
泉會俠蹤
【下冊】
東方玉武俠大系8

泉會俠蹤

【下 冊】

東方玉

東方玉武俠大系8

泉會俠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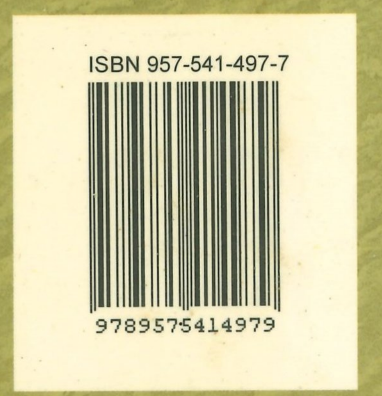
(下)

東方玉 著

皇佳出版社

東方玉武俠大系





ISBN 957-541-497-7

9789575414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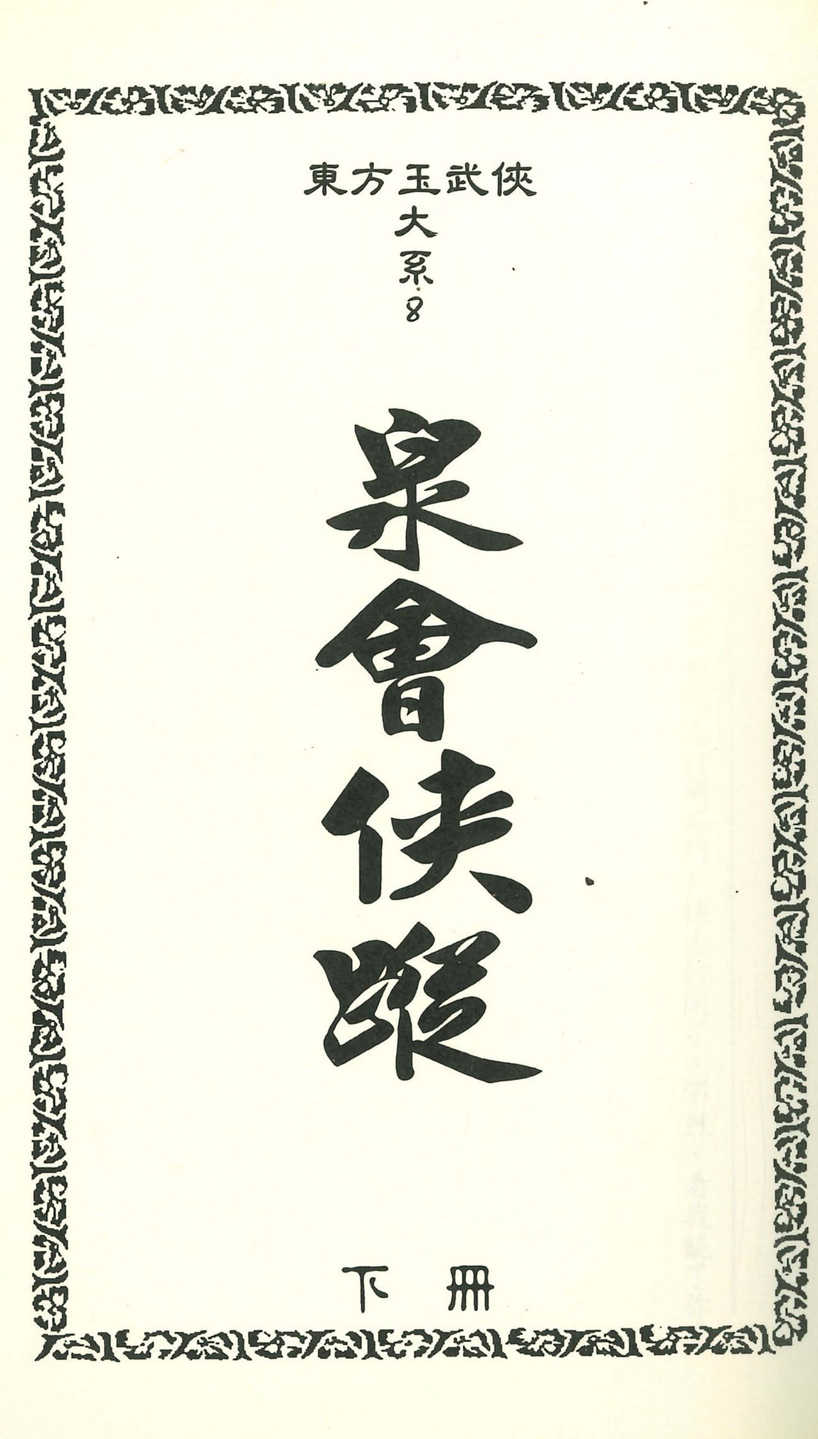
皇佳出版社

Hwang Jia publish Co.



清

青玉荷花鮭魚



東方玉武俠大系·8

泉會俠蹤

下冊

大顯身手

聞人鳳氣道：「你聽到了沒有，我大哥要你去打開石門，快去打開了，不然，看我饒了你才怪。」

那漢子依然一聲不作，但身子搖了兩搖，就往地上倒下。

聞人鳳看得一怔，說道：「大哥，他……」

雲中岳在達生堂藥舖遇上襲擊自己的幾個黑衣漢子也是如此，你問他話，他們就服毒自戕，這就說道：「他們口中有毒藥，已經服毒自戕了。」

聞人鳳哼道：「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還怕問不出來嗎？」

左手一抬，一下揑開另一個黑衣漢子的下顎，再在他後頸拍了一掌，那漢子「咯」的一聲，吐出一小粒蠟丸。

聞人鳳道：「大哥，現在你可以解開他穴道問話了。」

雲中岳抬手一拂，解開了他受制穴道，說道：「朋友最好和我們合作，逞強是沒有用的，你只要把石門開了，就可以放你絕不留難。」

那漢子忽然身軀一震，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往地上倒了下去。

聞人鳳看得一怔，咦道：「他口中那粒毒藥明明吐出來了，怎麼會死的呢？」

雲中岳道：「他口噴鮮血，可能是嚼舌而死。」

聞人鳳氣道：「好死不如惡活，他們幹嘛這樣視死如歸？」

雲中岳道：「可能他們受到嚴格的控制，一旦身落人手，就非死不可。」

正說之間，鼻中隱隱聞到一股隱隱約約的蘭花香氣，他還以爲是聞人鳳和自己站得很近，女孩家衣衫上喜歡薰香，也並未在意。

聞人鳳可是使毒世家出來的，她也聞到了這一股淡淡的幽香，心中驀然一動，身子緩緩朝雲中岳身邊靠近，附著他耳朵悄聲道：「雲大哥，溫老二送給你的那瓶『解迷丹』用得著了。」

雲中岳道：「妳覺得那裡不對了？」

聞人鳳道：「你沒聞到香氣嗎?我聞得出來，這香氣之中，並不是毒藥，那一定是溫家

的迷香了。」

雲中岳低噢了一聲，說道：「我還當是……」

他只說了四個字，底下的話就停住了，怎好說是姑娘家身上的香氣?這話不太輕薄了?

聞人鳳嬌靨微微一紅，嫣然笑道：「我從不薰香……」

雲中岳急忙取出溫老二的「解迷丹」，打開瓶塞，傾了兩顆，每人口中含了一顆，一面低聲道：「我們要不要來給他來個將計就計？」

聞人鳳低低的道：「我就是這個意思咯！」

接著嬌笑道：「不過這件事不用大哥操心，交給我來辦就好了。」

雲中岳道：「妳要怎麼辦？」

聞人鳳道：「待會你只要假裝昏迷，不用動手，只管靠在椅上休息就好。」

雲中岳道：「要是有人進來呢？」

聞人鳳悄聲道：「你不管咯，我不出聲，你就不用出手，我要誘溫老三進來，等他進來了，你就不能讓他再出去。」

「好！」雲中岳點頭道：「我聽妳的就是了。」

聞人鳳甜甜一笑道：「就這樣說定了。」

石室香氣漸漸由淡而濃！

聞人鳳道：「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休息了。」

雲中岳點點頭，兩人就在石椅上坐下，各自找了最好的角度，倚几假寐，緩緩閉上了眼睛。

濃馥的蘭花香氣，好不迷人，嶺南溫家的迷香，委實有它的奇妙之處，聞久了也一點都不嗆喉，讓你有如入芝蘭之室的感受，如果沒有溫老二這顆「解迷丹」，兩人眞會在不知不覺中沉醉過去。

約莫過了頓飯時光，雲中岳耳中隱隱聽到右首牆角響起極輕微的移動之聲，那就是方才副總管王奇逃進去的那道門戶。

他心中暗道：「來了！」

一面即以「傳音入密」，只好不作聲。

石門開啓之後，只聽王奇的聲音在門外陰側側笑道：「好小子，你也會落到老子的手裡！」

隨著話聲，當先舉步，走了進來。

雲中岳悄悄睜開一線眼縫，只見王奇身後還跟著兩名黑衣漢子，王奇一招手，吩咐道：

「你們先把這小子送到囚房裡去。」

兩名黑衣漢子答應了一聲。

其中一個道：「副總管，這女的要不要送到女囚房去？」

王奇瞇著一雙色眼，貪婪的看了聞人鳳一眼，得意一笑道：「要送，也是明天的事兒，先讓她留下來，本座要好好的問問她。」

那漢子涎笑道：「昨天送來的那個，副總總也『問』過了嗎？」

他們口中的「問」，說得很含蓄，但顯然不是好事。

王奇托著下巴，哼道：「那姓藍的丫頭，可是上面交下來的，指定要交柳娘們那裡去，本座就不用『問』了。」

他摸著下巴的手一揮，說道：「你們快把這小子弄走，別耽擱時光了。」

這兩個黑衣漢子敢情是副總管的心腹，聽到副總管這句「別耽擱時光」，兩人會心一笑，口中又應了聲是。

正待跨上前來，忽然身子一陣搖晃，不約而同咕咚倒了下去。

王奇看得一驚，喝道：「你們……啊……」

他臉上突然間流露出驚怖之色，只啊了半聲，身子一歪，也砰然跌倒下去。

雲中岳看得一奇，但立即明白過來，這一定是聞人鳳在這間石室中佈下了什麼毒粉，難怪要自己只靠在椅上休息，不用出手了。

王奇無故昏倒，引起石門外幾個人的驚呼！

雲中岳只瞇著一條眼縫，不敢抬眼望去，是以看不到石門外情形。

只聽有人說道：「大概室中香氣太濃了，副總管也昏迷過去，這該怎麼辦？」

另一個道：「快去稟報兩位老爺子才好。」

第三個接口道：「對，那要快去才行。」

雲中岳心中暗道：「不知他們口中說的兩位老爺子是誰？」

他們只是在門口張望，沒有一個人敢跨進石室中來。

接著只聽第一個人道：「那就這麼辦，你們兩個守在這裡，兄弟這就趕去報告。」

隨著話聲，有一個人的腳步聲，速快的離去。

雲中岳估量門口只有兩個人了，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兩個黑衣漢子面朝石室，望著他們副總管，這就雙手齊發，朝兩人招了招。

那兩個黑衣漢子看到雲中岳忽然睜開眼來，還朝他們招著雙手，口中剛「咦」了一聲，突覺一股極大的吸力，把自己身子往石室中吸了進去，不禁同時驚「啊」方起，兩個人已經

身不由己的飛到雲中岳身前。

雲中岳那還怠慢，閃電點出兩指，把兩人放倒離王奇不遠的身邊。

聞人鳳聽到聲音，悄悄睜開眼來，看了雲中岳一眼，問道：「是大哥出手了？」

雲中岳以「傳音入密」說道：「這兩人就站在門口，所以我把他們請進來了，哦，妳快閉上眼睛，已經有人來了。」

聞人鳳依言趕緊閉上眼睛。

過沒多久，只聽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及門而止。

雲中岳聽出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腳步較重，是報訊去的黑衣漢子。

後面一個好像是點著足尖走路，聽音甚是輕微，敢情就是他們口中「兩位老爺子」中的一個了。

只要聽此人走路的聲音，輕功極高，一身武功，就勝過王奇甚多。

這回他因對方身手極高，不敢再瞇著眼睛看去。

只聽走在前面的黑衣漢子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十一號和十三號，剛才明明守在門口的，怎麼也進去了？」

接著有人咳嗆了兩聲，響起一個低沉而沙啞的聲音說道：「奇怪，你們王副總管已經預

先服過解藥，進去不可能被迷倒，十一號和十三號，在你趕去報訊之後才進去的，石門開啓已超過一頓飯的時光，迷香藥力，應該已經消失，也不可能會被迷昏……」

雲中岳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心中暗道：「是然是溫老三！」

那黑衣漢子道：「那麼副總管他們怎麼會……」

溫老三道：「你隨老夫進去瞧瞧，唔，你可知道這兩個少年男女是什麼來歷嗎？」

他開始舉步跨入，但他是個老奸巨猾的人，疑心也很重，跨進石室，就停住了下來，聳起肩膀，皺著鼻子，朝石室中嗅了一陣，才繼續跨進第二步。

那黑衣漢子跟在他身後，說道：「小的不大清楚，聽說他們是兄妹兩人。」

「兄妹？」溫老三才跨出第三步，忽然停住，說道：「會是聞人俊兄妹？」

他凝注目光朝靠在石椅上昏迷不醒的雲中岳、聞人鳳兩人打量了一陣，才道：「不是聞人俊兄妹，這兩人會是什麼人呢？」

接著又跨上了兩步，突聽「砰」的一聲，跟在他身後的黑衣漢子忽然一聲不作的倒了下去。

溫老三微微一驚，接著掀鬚笑道：「果然是聞人老兒的『三步倒』，嘿嘿，老二這瓶『解迷化毒丹』眞還管用，今後你們聞人老兒、四川唐門、雲南藍家用毒縱然精奇，也奈何我

不得了。」

雲中岳心想：「此時該可以出手了。」一面暗中施展「傳音入密」說道：「溫老三，你少冒大氣了。」

溫老三突聽耳邊有人說話，不由吃了一驚，回身喝道：「什麼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雲中岳乘他回頭之際，突然站了起來，大笑一聲道：「是我。」

溫老三反應奇快，耳朵也極靈，聽到聲音，已經回頭過來，目光一注，喝道：「你是聞人俊？」

聞人鳳也及時站起，哼道：「溫老三，你已經走不了啦！」

雲中岳含笑道：「在下是誰，你應該猜想得到，如果猜不到，看這個就知道了。」

左手突然朝他招去，一股奇大的吸力，在他招手之間，像怒潮般捲出。

溫老三看到他凌空招手的手勢，隨即雙足一點，一個人隨勢朝雲中岳當頭撲去，人未撲到，緊握著拳頭的雙手業已五指一放，撒出兩把灰色煙霧，當頭罩落。

嶺南溫家使的雖然不是什麼劇毒，但這兩把灰色煙霧，瀰漫空中，只要你吸入一絲，就包管你躺下來。

雲中岳使得是「擒龍功」，一吸之力，何等強大，但他發現溫老三藉著自己施展「擒龍

功」之際，撒出迷藥，這一手倒是毒辣得很，不過他可不知道自己已經服了溫老二的「解迷丹」，溫家迷香已無所施其技了，口中大笑一聲：「溫老三，在下並不懼怕你使迷。」向他招去的左手突然五指一揮，朝外揮去，這是由「擒龍功」改為「縱鶴功」，把吸來的人，又朝外摔去。

溫老三一個本是順著他吸力點足撲來，他一揮手改為「縱鶴功」，他平空飛來的人，應該一個觔斗平空跌出去才是，那知溫老三身在半空，突然身形一弓，雙足橫點，一個人居然一下掙脫雲中岳「縱鶴功」直摔的力道，朝斜刺裡飛了開去。

這下看得雲中岳不禁一呆，「縱鶴擒龍」，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絕技，武林中還從沒有人能夠突破。

聞人鳳急忙叫道：「別讓他逃出去。」

雲中岳早在一怔之後，長身撲起，人還未到，接連拍出三掌。這三掌幾乎全在空中發招，快得有如閃電雷奔，使人目不暇接！

溫老三堪堪從橫裡掠出，雙腳還未落地，雲中岳已經追擊而至，掌勢如黃河天來，勁風如濤，心頭不覺大怒，身形一沉，口中喝道：「好小子，你以為溫三爺眞的怕了你嗎？」呼呼兩掌迎擊而出。

雲中岳跟著他飄身落地，雙掌開闔，攻勢一招緊似一招。沒想到溫老三的武功果然十分高強，掌劈指戳，以攻還攻，一路搶攻過來，身法步法，無一不快，一個人直像是滴溜溜亂轉，雙手伸縮之間，指掌齊出，凌厲非凡！

雲中岳曾聽溫老二說過，不知他從那裡學來的武功，輕而易舉的把溫老二制住，溫老二的武功，自己雖沒見過，但他成名多年，當然也不會差到那裡去，由此可見溫老三確有他的絕活。

心念一動，招式一變，立即使出「九轉身法」，你不住的亂轉，我就在你左右前後穿插游走，身形飄忽，雙掌記記不離他要害大穴。

本來溫老三滴溜溜亂轉的身法，已是十分怪異，只在進退數步之間，迴旋如意，不可捉摸，但這回雲中岳一經展開「九轉身法」，在他外面游走搶攻，登時像把他困在中間，鬥到酣處，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雲中岳的人影，圍著溫老三搶攻。

聞人鳳看著兩人動手，她根本插不上手去，索性手持短劍，退到門口，（他們進來的一道石門，是在對面，現已關起，這道石門是裡首的一道）不讓溫老三有逃走的機會。

溫老三雖被七八個雲中岳的人影，圍在中間，滴溜溜亂轉，看去已經有些手忙腳亂；但雲中岳要想勝他，卻也非易事。

這一番搏鬥，足足打了一百多招，把站在門口的聞人鳳看得眼花撩亂，看都看不清，她心頭漸感不耐，嬌聲叫道：「大哥，你省點力氣吧，和他纏鬥什麼？快些停手，讓我來試他一試？」

溫老三大笑道：「小丫頭，就算妳老子毒君聞人無咎在此，溫老三又何懼之有？」

他搶走了溫老二的「解迷化毒丹」，不懼劇毒，不然，這間石室中聞人鳳早就撒下了毒粉，旁人一個個倒了下去，他豈會若無其事？

這點，聞人鳳自然明白，她小嘴一撇，哼道：「你敢不敢試試看？」

「試就試。」溫老三被雲中岳困在中間，已經逼得他汗流浹背，一面大聲道：「妳要這小子住手，老夫倒要看看妳使毒的本領，能不能把老夫毒倒？」

聞人鳳叫道：「大哥，你就住手咯，我要和他打賭呢！」

雲中岳知道她生性好強，說出來了，拗不過她，只得雙掌一收，退後了兩步。

聞人鳳道：「你方才向大哥撒了兩把迷藥，我也要撒兩把毒粉，你可不許閃避。」

溫老三道：「好，老夫不閃避就是了。」

聞人鳳收起短劍，回頭朝雲中岳俏皮的笑了笑，才道：「溫老三，你準備好了嗎？」

溫老三道：「妳只管施展好了。」

「好！」聞人鳳叫道：「這是第一把！」

她一隻纖手揚處，洒出一蓬黃煙，迷迷濛濛的在溫老三面前瀰漫開來！

溫老三果然一動也沒動，毒煙對他果然毫不發生作用。

聞人鳳叫道：「那麼你再試試我的第二把吧！」

身形倏地欺上，左手急揚，一蓬灰白色的粉末朝溫老三迎面洒去。

這一把粉末，辛辣無比，溫老三聞到氣味，那裡是什麼毒粉，竟是一把胡椒粉，急忙閉住眼睛，往後疾退，但鼻孔中已經聞到，忍不住「哈啾」「哈啾」接連打了兩個噴嚏！

武林中人動手過招，那有你打噴嚏的時間，聞人鳳咭的一聲輕笑，身發如箭，右手閃電一指朝他胸口「膻中穴」上點去。

溫老三連打了兩個噴嚏，鼻孔似乎意有未盡，但在要打未打出之前，突覺一縷指朝胸口襲來，心頭大怒，暴喝一聲，掄手就是一掌直劈過來。

聞人鳳眼看就要得手，雖然看到他舉掌劈來，她貪功心切，豈肯退讓？右手依然筆直點去，左手一指，竟去硬接他的掌勢。

雲中岳看得吃了一驚，他知道溫老三武功極高，聞人鳳如何接得下，口中急忙喝道：「妹子接不得！」

身形一晃，搶了過去，但已是慢了半步！

只聽「撲」的一聲，聞人鳳一指點上溫老三的「膻中穴」，同時也雙掌接實，發出拍的一聲輕響，聞人鳳一個人被震得啊了一聲，往後連退了七八步。

溫老三雖被她點中穴道，但聞人鳳功力火候較差，他只後退了一步。

雲中岳搶到之時，眼看溫老三已經中了一指，那還怠慢，右手振腕一指，閃電點向他「華蓋穴」，一面回頭看去，聞人鳳紅菱般嘴角沁出血來，一手掩胸，似乎傷得不輕，心頭一急，急忙掠了過去，問道：「妹子，妳傷在那裡？」

話聲未落，但聽「砰」的一聲，溫老三中指跌坐下去。

聞人鳳身軀顫動，艱澀的道：「我……我……」

她被溫老三掌風擊中酥胸，這要她怎麼說？她只說了兩個字，粉臉驟然紅了起來，一個人也搖搖欲倒！

雲中岳睹狀大驚，急忙伸手把她扶住，急道：「妹子，妳到底傷在那裡？」

聞人鳳緩緩偎入他懷裡，一顆頭附著她耳朵，幽幽的道：「溫老三一記掌風，好像……好像擊在我胸口……」

雲中岳吃驚道：「這怎麼辦？妳感覺怎麼樣？」

「我……」聞人鳳輕喘著道：「胸口很痛，悶悶的透不過氣來。」

雲中岳著急道：「那就是負了傷，妳……快坐下來，我幫你運一會氣就會好的。」

他半抱半扶，讓她在地上盤膝坐下，自己也跟著在她身後坐下，讓她靠著自己，右手後她臂下環過去手掌緩緩按在她胸口之上。

他因聽說聞人鳳受傷，一時著急，忘了男女有別，等到手掌按上她鼓騰騰的胸前，心頭不由狂跳起來，聞人鳳雖然閉上了眼睛，但他手掌按上這地方，姑娘家一個嬌軀，也止不住輕輕發顫。

雲中岳雖然心旌飄蕩，但尋思此時此地，除了替她運氣療傷，別無他想法，自己總不能看著她傷勢惡化，不加救治。

這麼一想，漸漸收攝心神，一面低聲道：「妹子，快凝神靜氣，儘量放寬心情，不可再生雜念，緩緩吐納，越慢越好。」

聞人鳳不敢說話，只是輕輕的點了下頭。

雲中岳練的究竟是玄門正宗功夫，手掌雖然按在令人發生遐思的地方，但他這一定下神來，立即澄心淨慮，雜念不生，緩緩吸了口氣，功運右臂，緩慢的從掌心透出，滲入她傷處。

聞人鳳但覺他按在胸口的手掌，愈來愈熱，一股陽和之氣，滲透肌肉，傷處壓迫、疼痛、和透不過氣來的感覺，登時舒暢了許多，她本來一直還在害羞，這一來，她也趕緊收攝心神，照著大哥說的話，緩緩做著吐納，很快就能和雲中岳度入的眞氣會合在一起，循著經絡運行。

就在兩人擁坐著默默運功療傷之際，被制住穴道，倒臥地上的溫老三忽然睜開眼來。

他被聞人鳳點中「膻中穴」，但聞人鳳接不住他一掌，被震了出去，他一指的力道自然也減弱了。他是被雲中岳的指風擊倒的，這一指點中他「華蓋穴」，力道可不小，但雲中岳發現聞人鳳受了傷，一指出手，沒有來得及再點上一兩處穴道，就急忙朝聞人鳳身邊掠去。

以溫老三這樣的高手，只點一兩處穴道是不夠的，何況聞人鳳那一指，根本只能說點了他一半穴道。因此他不動聲色，緩緩運氣衝穴，先衝開「膻中穴」，再衝「華蓋穴」，等到兩處穴道完全解開，悄悄睜開一條眼縫，朝室內略打量一下，才看清雲中岳正在替他妹子療傷。

他想起那小丫頭方才曾和自己硬接一掌，敢情還傷得不輕，本來這是最好的機會，不論你武功有多高的人，在運氣行功之際，都是最脆弱的，就是一個沒有武功的人，也可以在舉手之間把他殺死。

但溫老三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他對雲中岳的武功，也存有很大的忌憚，雖有機會，卻是不敢出手，匍匐著爬到王奇身邊，探懷取出一個瓷瓶，傾了一粒藥丸，悄悄納入他口中。

這藥丸正是溫老二化了二十年心血才煉成的「解迷化毒丹」。王奇是中了聞人鳳撒在地上的毒粉而中毒昏迷的，劇毒一解，他自然很快就清醒過來，雙目咕嚕一轉，看到溫老三正在朝他眨著眼睛。

王奇大喜過望，正要開口，只聽溫老三以傳音入密說道：「王副總管，你醒過來了就好，有咱們兩人聯手，就足可以把這小子拿下了。」

王奇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屬下省得。」

「好！」溫老三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這就一左一右朝那小子夾攻過去，記住，聽老夫喊出一二三，咱們同時一躍而起，出手攻擊，你準備好了。」

王奇點頭道：「屬下準備好了。」

溫老三叫道：「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人同時從地上一躍而起，一左一右疾如鷹隼，縱身朝雲中岳撲去。

雲中岳雖在替聞人鳳療傷，但身前不遠之處，有人在地上爬行，發出來蟋蟋嗦嗦的聲音，自然可以清晰的聽到。及至兩人騰身撲起，朝他發動襲擊，他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連眼

也沒睜，右手按在聞人鳳胸口沒動，左手揮起凌空朝溫老三拍去。

這一掌他用了八成力道，一道狂飆，有如風起雲湧激盪撞去。他此時正在施展「九陽神功」，發出去的掌風，灼熱如火，掌風未到，一股熱氣已經炙人而至！

溫老三不防他正在運功療傷的人，還能分心揮掌，拍出來的掌力，竟然還有如此強勁，心頭不禁大駭，他因人在空中，無可躲閃，急忙施展「千斤墜」身法，一下飄落地面，疾快的斜飄出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雲中岳一掌逼退溫老三；但王奇和溫老三是同時發動的，他逼退溫老三的同時，王奇已經欺到雲中岳的右邊，右手一探，五指如鉤，一下朝他肩頭「肩井穴」上抓落。

雲中岳身子沒動，右手按在聞人鳳傷處，更不能稍動，但他左手已經一下彎了過來，一把抓住王奇的右腕。

這一下宛如五根燒紅了的烙鐵扣住脈門，就痛得王奇大叫出聲。

溫老三後退出七八尺遠，定睛看去，雲中岳右手依然按在那小丫頭胸口未動，分明還在替她療傷，他不信正在替人療傷的人，還能分得出精神和自己動手，右手一探，從腰間取出一支旱煙管，身形一晃而至，側身進招，旱煙管揮動之際，忽打忽戮，急襲過來。

雲中岳左手一揮，扣著王奇手腕，呼的一聲，把他一個人當作兵器，朝溫老三砸去。

溫老三沒防他有此一著，急忙縱身後躍。

王奇被右手如同火灼，再經他這一摔，被摔得昏頭轉向，口中大叫道：「少俠快請放手，在下……在下再也不敢了。」

溫老三哼道：「沒出息的東西！」

他心中暗道：「你總歸只有一隻手可以運用，而且坐著的人不能移動，我倒不相信鬥不過你。」

心念一轉，身形閃動，倏進倏退，忽左忽右，旱煙管隨著敲敲打打乘隙進招，靈活無比！

這下雲中岳就感到有些窮於應付，因爲他既要替聞人鳳療傷，坐著的人不能移動，先前還可以把王奇當作撞箭牌；但對方這一左一右前後游走突襲，你總不能提著王奇左右迎擊，這要化多少力氣？

心中一急，立即左手五指一鬆，放開王奇，出指如風，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然後左手一抬，鏘的一聲，從聞人鳳身邊抽出一支二尺長的短劍，以靜制動，你溫老三攻到那裡，他劍就迎向那裡。

他處的雖是劣勢，但聞人鳳這柄短劍，卻是精芒流動寒鋒犀利，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溫老三久走江湖，自然識貨，手中旱煙管不敢和它硬碰。

這一來，雲中岳雖然坐著不能移動，但溫老三也因顧忌對方手中寶劍，兩人優劣之勢就扯平了，一連對拆了四五十招，還是進進退退，誰也沒佔到一點便宜。

但這樣打法，雲中岳卻感到極爲吃力，一面要替聞人鳳運功療傷，一面又要處處防範溫老三的攻擊，四五十招下來，已經打得汗流浹背，幾乎接應不暇。

溫老三也恨得牙癢癢的，心想：「這小子若是沒有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劍，說不定早就給老子制住了！」

正在相持不下之際，石門外又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只聽一個蒼老而沙啞的聲音喝道：「人在那裡？」

接著另一個人的聲音道：「回田老爺子，溫老爺子和那小子就在裡面動手。」

雲中岳聽出這蒼老而沙啞的聲音，正是在「高山仰止」洞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那個神秘老人的聲音，心中暗道：「他們果然是一夥的了。」

他左手揮動短劍，不讓溫老三逼近，右手緩緩離開聞人鳳胸口，暗中以「傳音入密」說

道：「妹子快自行運氣行功，再運行一週，就可好了，身外不論打鬥如何激烈，都不可分心，自有在下對付。」

就在此時，石門外已經大步走進一個人來，此人赫然是長髮披散的駝背老頭，滿臉鬈髭，除了一個酒渣鼻，和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幾乎看不清他的面貌，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黑衣，看去十足像個怪人。

雲中岳及時站起來，劍交右手，刷刷兩劍把溫老三逼退了兩步。

那長髮駝背老人目光炯炯，沉笑一聲道：「溫老哥怎麼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也會久戰不下？」

溫老三手握旱煙管，陰沉一笑道：「田老哥不妨來試試看？」

長髮駝背老人嘿然道：「好！」口中只說了一個好字，右手抬處，凌空一掌朝雲中岳拍了過來。

這駝背老人走的是剛猛路子，一掌出手，掌風如濤，一團勁力，凌空撞了過來。

雲中岳道：「果然是你！」

舉手朝前推出，硬接對方一掌。但聽「砰」的一聲，雙方潛力乍接，兩人之間捲起一陣旋風，居然勢均力敵，各不相讓。

長髮駝背老人不覺一怔，目光緊注雲中岳問道：「你認識老夫？」

他因雲中岳易了容，是以認不出。

雲中岳大笑道：「在下曾在高山仰止洞口聽過你的聲音，也在振衣亭側，和你動過手，你怎麼忘了？」

長髮駝背老人嘿嘿乾笑道：「你就是冒充毒公子的那個小子了？」

揮手一掌，迎面擊到。

雲中岳怒笑道：「在下先前還以為你們認錯了人，直到現在，才知道這是你們有意安排，把在下當作聞人公子的了。」

左手迎出，又是蓬的一聲，硬接了對方一掌。

長髮駝背老人陰森一笑道：「好小子，等你明白了，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雙手猛然朝前推出。他這下雙掌同時推出，顯然用了十成力道，兩股勁力，匯成了一道掌風，像排山倒海般席捲過來。

雲中岳不敢怠慢也立即運集功力，依然只使一隻左手，五指一放，朝前迎去。

長髮駝背老人不知他使的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縱鶴擒龍功」中的「縱鶴功」，不論對方掌力如何厲害，他依然只是使用單掌推出，心中不禁暗暗怒笑：「好小子，你有多大的能

耐，敢以單掌接我雙掌同發的一擊？」

雙方一擊一迎，勢道何等快速？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長髮駝背老人被震得腳下浮動，一頭長髮更是飄揚飛舞，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雲中岳身上一震，也同樣後退一步，心頭上下不住暗暗震驚，忖道：「自己聽師父說過『縱鶴擒龍』功普天之下沒有一種掌力可以抵得住，這長髮駝背老人居然把自己『縱鶴功』接了下去！」

但他也不想想，你只有多大年紀？修習「縱鶴擒龍」只有多少年？人家一大把年紀，一身功力，已經勤修苦練了幾十年？

不說雲中岳暗暗吃驚，長髮駝背老人可比雲中岳更為震驚，他雙掌同發，這一擊大有石破天驚之勢，對方這小伙子居然只用單掌，而且還是左手，就接了下去，這小子打從沒出娘胎就練功，也和他差得遠，一時睜大雙目，幾乎不敢相信。

溫老三陰惻惻笑道：「田老哥，怎麼樣？這小子不是和你半斤八兩嗎？」

他生性是個陰損的人，這話說更更陰損！

長髮怪人怒吼一聲道：「溫老三，你只管站在一旁看清楚了，老夫非把他拿下不可！」

雙手向上一叉，全身骨骼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暴響，看去身形登時長了數寸，連一頭長髮

也無風拂拂自動，威猛已極，舉步向雲中岳逼來。

溫老三笑道：「那好，你老哥對付這小子，兄弟就去把小妞抓過來。」

身形一晃，朝坐在地上運功的聞人鳳欺了過來。

雲中岳發現這長髮駝背老人功力驚人，正在全神戒備，眼看溫老三居然乘人於危，朝聞人鳳欺來，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右手短劍起處，一招「神龍掉首」，一道劍光矯若神龍，向右揮出。

他自從來到百泉鎮，從未施展過「龍形三十六劍」，爲的是不讓人家看出師門來歷；但此時強敵當前，他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領來。

劍光乍展，匹練橫飛，右手短劍雖然只有二尺來長，但劃出去的劍芒，竟然像慧星一般，足有尋丈光景。

溫老三方才已和雲中岳打過數十招，看他劍法平平，只是仗著手中是柄削鐵如泥的利刃而已，沒想到這一劍竟會有如此凌厲，一時驟不及防，幾乎被劍芒掃中，急遽之間，只得用旱煙管朝前封出，身形隨著往後躍後，但聽「嗒」的一聲，他一支精鋼旱煙管，已被劍芒掃過，削斷了三分之一！

長髮駝背老人雙手提胸，正待發招，看到雲中岳逼退溫老三的劍勢，目中奇芒閃動，發

出一陣咯咯怪笑，說道：「龍形劍法，這就對了，你剛才使的是『縱鶴擒龍』功了，崑崙一脈，代傳一人，你是述古老人門下？」

雲中岳冷然道：「在下並沒問閣下來歷，閣下又何用問在下師門？」

長髮駝背老人怒哼一聲道：「好小子，你以爲老夫怕了崑崙派嗎？老夫是因爲崑崙門下，一向都從不捲入江湖是非，你若是崑崙門下，只要是少年好奇，無意闖入，老夫還可作主，放你出去，若要在老夫面前逞強，那就不用出去。」

雲中岳還沒開口，只聽一個嬌脆聲音接口道：「好意心領，我大哥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還用得著你放出去嗎？你們這些躲在墳墓裡見不得陽光的人，少冒些大氣吧！」

聞人鳳說話聲中，已經盈盈站起。

雲中岳看她運功完畢，傷勢自然已經好了，這就把手中短劍朝她遞去，說道：「妹子，這是妳的劍。」

聞人鳳道：「好，我正要找溫老三算帳呢！」

一手接過短劍，劍尖朝溫老三一指，嬌叱道：「姓溫的，你偷了溫老二的『解毒丹』，不畏劇毒，我也有解迷丹，不懼你的迷香，如今使毒、使迷，已經都不管用了，來，咱們各憑武功，打上一場，你敢不敢和姑娘動手？」

溫老三聽長髮駝背老人說出雲中岳是崑崙傳人，崑崙派近百年來，每代只傳一人，崑崙傳人武功劍術沒有練成是不准下山的，這年輕人武功之高，使他深具戒心，如今聞人鳳向他挑戰，這兄妹兩人之中，自然是聞人鳳容易對付得多，聞言大笑一聲道：「很好，溫三爺要是連一個小妞都不敢動手，還用在江湖走動嗎？老夫就讓妳先出手好了。」

他手中旱煙管已被雲中岳削斷，早就從地上拾了一柄朴刀，橫刀當胸，等候聞人鳳發劍。

聞人鳳粉臉凝霜，哼道：「我先出手，就先出手，這也沒佔你什麼便宜。」

口中說著，短劍揚空一閃，飛雲掣電，欺身直進。

溫老三一言不發，手中朴刀一撥，格開劍勢，反劈過來。

聞人鳳早就對他恨之入骨，這番動手，正好報他一掌之仇，因此一招出手，第二、第三招接連出手，短劍疾發如風，銀光激射，一刹那間進了三招。

溫老三身形晃動，連削帶封，避了開去。

聞人鳳終是火候稍欠，這連環三劍刺不著敵人，不敢逼進，短劍一圈，正待變招。

溫老三大笑一聲，朴刀一記「雲橫秦嶺」刀光如練，橫掃過來。

聞人鳳避讓不及，迫得將短劍一擋，銀光激射，但聽「噹」的一聲，溫老三手中朴刀，

被削去了三寸長一截，他瘦削的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懼之色！

聞人鳳雖然仗著手中利器，削落對方三寸刀頭，但也給他震出了幾步，手腕隱隱痠麻。

再說長髮駝背老人給聞人鳳一激，一雙炯炯眼神中射出兩道森冷的光芒，口中也同時發出沙啞的笑聲，說道：「令妹說的話，你也同意了？」

雲中岳凜然道：「在下兄妹進入石室，自然要見見眞章，閣下毋須多說。」

長髮駝背老人微哼道：「好，你亮劍吧！」

雲中岳大笑道：「閣下不使兵刃，在下自然也是徒手討教了。」

長髮駝背老人點點頭道：「崑崙絕技三折九轉十八掌，三十六劍冠武林，老夫就試試你的龍形十八掌也好。」

話聲一落，從大袖中緩緩伸出雙手，手掌一陣互搓，緊接著雙手一拍，發出錚然金鐵擊撞之聲，沉笑道：「小子，你可以出手了。」

雲中岳看他雙手互擊，居然會發出金鐵擊撞之聲，心頭暗暗駭異，目光一注，只見這一瞬間，對方一雙手掌，好像比方才大出許多，而且色呈淡金，不知他這是什麼掌功？

對方既然要自己先發招，那就不用客氣了，一面略一抱拳，說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左足跨前半步，右手直豎，朝前推去。

長髮駝背老人剛才說道：「崑崙絕技：三折九轉十八掌，三十六劍冠武林」，這兩句話，包括了崑崙四種絕技，那是：「雲龍三折」和「龍形九轉法」、「龍形十八掌」和「龍形三十六劍」。

「天龍十八掌」，雖然只有十八記手式，但每一掌都有九個變法，就成爲一百六十二手，一正一反，相生相尅，變化循環，悉仿龍形。

這一套掌法，施展開來，奇奧莫測，如果再配合「龍形九轉法」，更使人莫測虛實，武功稍差一點的人，就會連人影都看不清楚。

雲中岳出手第一招，使得十分緩慢，乃是心存禮讓。

孔夫子說過：「揖讓而升，退而飲，其爭也君子」的話，江湖上人雖然大半都是武夫；但動手之前，卻必須按江湖禮數動手，所謂「先禮後兵」是也，你別看這是迂闊，這可是五千年文化的精義所在，先禮後兵，其爭也君子。

長髮駝背老人倚老賣老，口中沉笑一聲，右掌同樣直豎，迎著雲中岳手掌推出。

他推出的雖慢，但一般金風，隨掌而生，暗勁已經透過手掌，朝前暗襲過來。

雲中岳因不知對方使的是什麼掌功？又因對方剛才雙掌互拍，發出錚然金鐵之聲，被他

先聲奪人之勢所懾，不敢和他硬對，身形一晃，斜移而出。

長髮駝背老人又是一聲沉笑，左手一掌隨著拍出，右手一圈，帶轉掌風，追擊而至。

雲中岳眼看他兩隻巨人般手掌，一前一後擊來，只得使出「龍形九轉身法」，閃避對方掌勢。

長髮駝背老人看他不敢硬接，一陣得意的呵呵大笑聲中，雙掌開闔，記記如巨斧開山，朝雲中岳輪番攻出。

雲中岳一著失機，全盤陷入被動，處處挨打，他只是仗著「龍形九轉身法」，忽左忽右，閃行游走，一面雙掌緊守門戶，帶守帶攻，擋過了對方十數招，已經有力拙技窮之感。

兩人動手，對方的情況如何，另一方自然瞭如指掌，雲中岳使出「龍形九轉身法」，僅能以躲閃趨避掌勢，長髮駝背老人那會看不出來？口中沉笑一聲，雙掌一合，發出一聲震耳的金鐵狂鳴，等到雙掌一分，呼呼兩掌，截住雲中岳身法，緊迫劈到。

這兩掌威勢之猛，有如黃河決口，掌風橫掃，襲捲而來，幾乎莫之能禦！

雲中岳被逼得退無可退，狂濤般掌力，已經快要壓上身來，實逼處此，只得運起全身功力，使了一招「紫氣東來」，雙掌朝前迎擊出去。

這一下，很快就接觸上去，但聽拍拍兩聲，兩掌接實，雲中岳但覺自己雙掌如擊敗革，

對方聲威奇猛的掌勢，掌上竟似絲毫不曾含蘊眞力一般，居然把他震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還是站立不住，一屁股往地上坐了下去。

這下幾乎連雲中岳都不敢相信，對方如此凌厲的掌勢怎麼會如此不堪一擊？

原來長髮駝背老人使的是「金聲掌」，出於西域白駝一派，練的是西方「庚金眞氣」，是以雙掌合一，聲若鳴金，擊中人體，內腑受到金氣襲擊，立遭摧殘，因此「金聲掌」擊中人體，內功最純也無法抵擋。

但雲中岳練的卻是「九陽神功」，屬於乾天眞火，火可剋金，故而雙方掌勢乍接，雲中岳絲毫沒有感覺，長髮駝背老人的「庚金眞氣」便已破去，一個人也被震出七八步之遠，眞氣破了，一身功力已然全廢，那得不跌坐下去？

雲中岳目注看去，但見長髮駝背老人在這一瞬間，長髮枯黃，臉頰如火，目光散漫，萎頓在地，除了胸口起伏，喘息不停，像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衰老老人，和方才完全變了樣子！

溫老三一柄朴刀被聞人鳳削斷，只得丟去了斷刀，仍用他的旱煙管和聞人鳳搶攻，只是他已知聞人鳳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就不敢再和她兵刃接觸。

他一身武功，原是高出聞人鳳甚多，一支旱煙管敲敲打打，盡是找聞人鳳周身穴道下手。

聞人鳳心頭又氣又急，但人家武功高過妳，這是沒法子的事，只好咬著銀牙把短劍使得潑風一般，全身銀光繚繞的劍，舞個不停，若不是她手中短劍是一柄削鐵利器，溫老三心存顧忌，她應該早就落敗了。

溫老三對他也恨得牙癢癢的，正待招招逼進，突聽「拍」「拍」兩聲擊掌之聲響處，田駝子居然一跌坐在地再也站不起來，這下看得他心頭大爲凜駭！

聞人鳳卻精神一振，嬌叱道：「溫老三，我勸你還是束手就擒吧！」

她本已屈居劣勢，但這一瞬間，此長彼消，形勢頓易，聞人鳳喝聲出口，刷刷刷一連三劍，閃電般搶攻而出，逼得溫老三身不由己的後退出一步。

就在此時，疾風颯然，雲中岳也一閃而至，左手一招，施展「擒龍功」，一股吸力朝他旱煙管上捲去，右手駢指如戟，一縷指風凌空朝他右肩「巨骨穴」上擊到。

溫老三剛逼開聞人鳳三劍，突覺右手一振，旱煙管脫手飛出，心頭方自一驚，急急向旁閃出。

聞人鳳短劍一指，一道寒光又迎面射到。

溫老三趕緊向左斜移三尺，忽然全身一麻，被雲中岳指風點中「將台穴」。

聞人鳳對他恨之入骨，豈肯甘休，又是刷的一劍朝他右肩劈去，此時溫老三已被制住穴

道，一動也不動，劍光一閃，一條右臂立被齊肩劈落，血流如注！

雲中岳忙道：「妹子，留他活口！」

聞人鳳劍光指著溫老三鼻子，冷哼道：「姓溫的，你也會落在姑娘手裡。」

雲中岳走到他身邊，點出兩指，替他閉住血穴，然後伸手朝他懷中摸去，取出一個青色葫蘆形的瓷瓶，低頭一看，瓶上貼著一張紅色標籤，上書「解迷化毒丹」五字，不覺喜道：「這就是溫老二先生花了二十年時間的『解迷化毒丹』了。」

聞人鳳道：「他一定還有許多害人的東西了。」

短劍一揮，劍鋒從溫老三前胸劃下，衣衫被劃破了尺許長一道，從懷中滾落三個小瓶。

聞人鳳伸手一抄，接到手中，低頭看去，一瓶是「彈指迷香」，一瓶寫著「麻人草」，另一個瓶上則是「入口迷」，這就揣入懷中，一面笑道：「溫老三，我照單全收了，哦，你還有『掌中針』呢？」伸手抓起溫老三右手，果見他中指戴著一枚黝黑的指環，上面微凸之處，有一個細孔，並不見針，口中說道：「大概就是這個了。」

老實不客氣把它取了下來，仔細看看，敢情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指環底部，只見從那凸起的細孔中忽然鑽出一支極細針尖，不覺喜道：「這指環原來做得精巧得很！」

雲中岳一面拂開溫老三穴道，冷冷的道：「溫老三，在下有幾句話要問你……」

聞人鳳沒待他說完，短劍一指，搶著道：「你若有半句虛言，我先割你鼻子，再割你耳朵，看你敢不敢說？」

溫老三道：「你要問什麼？」

雲中岳道：「我想知道這裡的負責人是誰？」

溫老三看了躺在地上的王奇一眼，說道：「就是副總管王奇。」

雲中岳道：「有副總管，自然還有總管了？」

溫老三道：「這裡沒有總管。」

「沒有總管？」雲中岳又道：「這麼說，副總管管理的只是這個地下石室，另外一定還有總管，但總管和副總管，僅是受僱於人的名稱，他們自然還有主人，這主人是誰？」

溫老三道：「老夫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雲中岳道：「這話我會信嗎？」

溫老三道：「你不信也只好相信。」

聞人鳳短劍指著他鼻尖，說道：「你再說一句不知道，我就削下你的鼻子來。」

溫老三道：「就是削下老夫腦袋，老夫也說不出這裡的主人是誰來。」

雲中岳道：「你說這裡的負責人是王奇，那麼你和姓田的兩個，是什麼身分呢？」

溫老三道：「咱們兩個，名義上是這裡的供奉，月支三千兩，地位高過王奇，但並無實權，說穿了只是此地的高級護院而已！」

雲中岳看他說的不像有假，點頭道：「我相信你。」

溫老三道：「你可以解開老夫穴道了。」

雲中岳道：「可以，不過要等我完全證實之後，才能放你。」

隨即走近王奇身邊，舉足朝他身上一蹴，喝道：「王奇，你可以起來了。」

王奇只覺身上一鬆，但四肢依然無力，只得戰戰兢兢的站了起來。

聞人鳳短劍一指，叱道：「王奇，我大哥有話問你，若有半句虛言，我會砍下你的四肢。」

王奇眼看溫老三被齊齊肩砍斷了一條右臂，心頭直是發毛，忙道：「大俠要問什麼，小的知無不言。」

「好！」雲中岳道：「你是這裡的副總管，總管是誰？」

王奇一怔，慌忙趴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小的眞的不知道，不知道總管是誰？」

聞人鳳喝道：「你敢不說。」

王奇哭喪著臉道：「姑奶奶，小的眞的不知道，小的當了三年副總管，從沒見過總管的面。」

雲中岳道：「你總有主人吧？」

「有。」王奇道：「但小的也一直不知道這裡的主人是誰？當時，就是三年前，小的被人迷昏了送來這裡，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個蒙面黑衣人，他問小的願意活？還是願意死？小的當然想活，那人就要小的擔任這裡副總管月支一千兩，手下還有兩個管事和二十四名刀手，小的就答應了，後來……」

雲中岳道：「後來什麼？」

王奇道：「後來……小的在江湖上，原有一個相好的姘婦，叫做柳三娘，她有一個兒子叫做小三子，小的到了這裡之後，過沒多久，柳三娘和小三子也給他們弄來了，住在這裡，生活很舒適，而且小的職位也最大了，他們都要聽我的，因此小的也就死心塌地的做副總管了。」

雲中岳道：「你主人沒有來過但總會有命令給你吧？」

「有。」王奇道：「那是由一個蒙面黑衣人傳達下來的，他不常來，只有主人有指示的時候才來。」

雲中岳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王奇道：「小的若有半句不實，小的不要命了？」

雲中岳道：「好，你們這裡囚禁了些什麼人？你在面前帶路，不過王奇，我要告訴你，你最好老老實實，別在我面前耍什麼花樣，我點了你三處穴道，十二個時辰不解，就得逆血倒行，心脈斷絕而死。」

王奇道：「小的不敢。」

雲中岳回頭道：「溫老三，你和他一起走在面前。」

聞人鳳問道：「那駝背老頭呢？」

雲中岳道：「他眞氣已散，武功盡失，暫時讓他留在這裡，等我們回來，再把他送上去就是了。」

王奇聽說田駝子眞氣已散，武功全失，心頭更是直打哆嗦，連聲應：「是」，首先走過去，打開了通向甬道的石門。

聞人鳳道：「溫老三，走呀！」

溫老三到了此時，那裡還敢有半點倔強，乖乖的跟著王奇身後走去。

聞人鳳一手持著短劍，緊跟在他們兩人身後，回頭嬌笑道：「大哥，他們只要敢稍有異動，我就可以讓他們試試一劍穿心的滋味。」

出了石室，甬道上早已齊集了十來名黑衣刀手，大有躍躍欲試的模樣！

王奇走在第一個，他自然怕死，急忙喝道：「大家快放下刀，不得妄動。」

那十來名黑衣刀手聽了副總管的話，不敢違拗，各自放下朴刀。

聞人鳳咭的笑道：「王奇，你還算聰明，這些人在姑娘眼裡，就算不放下刀，又有何用？」

話聲甫出，但聽一陣砰砰連響，十來名刀手就像木排一般，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

雲中岳道：「妹子，妳用毒殺了他們？」

「才沒有呢！」聞人鳳得意一笑道：「我只是讓他們昏過去罷了。」

「不錯！」雲中岳點頭道：「罪魁禍首並不是他們，他們只怕也是受人僱用而來的罷了。」

聞人鳳道：「我爹常說，用毒可以殺人，但用毒也可以救人，我從沒有用毒殺過人。」

雲中岳道：「如此就好。」

這幾句話的工夫，甬道已到盡頭，迎面是一堵石壁。

王奇沒待雲中岳開口，就走上前去，雙手握住石壁上一個鐵環，朝左一直轉著圈，石壁右首，緩緩移開，裂現出一道門戶，裡面像是一條甬道，但黝黑如墨。

王奇走在前面，伸手從懷中取出火摺子，晃著了，在壁間點起一盞油燈，然後說道：「回大俠，這就是囚人的地方了。」

雲中岳目光轉動，才發現這甬道很短，左右各有四個鐵門，門上都上了鎖，這就問道：「這裡囚禁的有多少人了？」

王奇道：「一共六個。」

雲中岳問道：「你可知他們是些什麼人嗎？」

王奇道：「不知道，是上面送來的，小的沒問他們，就是問也問不出來的。」

雲中岳道：「爲什麼？」

王奇道：「因爲他們都是神志不清的人，除了會吃飯，什麼話也說不清。」

雲中岳道：「他們六個人，分別囚禁在四間石室中嗎？」

王奇首：「不，三間是空的，住人的只有右首一間。」

雲中岳自然不信，說道：「好，你去把四間鐵門都打開了，我要看看。」

王奇應著「是」，從身邊取出一串鑰匙，走過去依次打開鐵鎖，先沒住人的三間鐵門打開，取出火摺子，讓雲中岳一一看了，果然僅係三間石室，並沒有人，然後又去拉開右首一道鐵門，當先走入，點起了油燈。

雲中岳、溫老三、聞人鳳也相繼走入，這間石室，較爲寬大，靠壁處地上，舖著草荐，果然有六個黑衣人神情呆滯，坐在草荐上，因爲石室幽暗，地方寬敞，看去除了裡首坐著六個人，很難看清他們的面貌。

雲中岳問道：「他們可是服了什麼迷失神志的藥物嗎？」

王奇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他們送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雲中岳不覺凝目看去，只覺坐在最外首的一個黑衣人，看到的雖是側面，但極爲眼熟，好像在那裡見過。這就舉步走了過去，再仔細一瞧，這人生成一張同字臉，皮膚白皙，果然極爲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正在沉吟之間，聞人鳳也跟著走近，口中咦道：「大哥，他是大通藥行的吳掌櫃，怎麼會在這裡的？」

那黑衣人聽了聞人鳳的話，不覺望了聞人鳳一眼，臉上流露出茫然之色！

雲中岳經聞人鳳一提，不禁哦了一聲道：「不錯，他就是吳掌櫃。」

再一打量，六個黑衣人中，卻認出四個人來，那是藍文蘭的哥哥藍文蔚，少林寺藥王殿長老清源大師，和丐幫司藥長老宋志高，這四個人，正是懷幫搖頭獅子單老爺子處見過一面，無怪看來甚是面善了，一面指著第二個人道：「這是雲南藍文蔚，這位是少林寺清源大師

，這位是丐幫長老宋志高。」

溫老三聽得吃驚道：「清源大師是少林寺藥王殿長老，宋志高是丐幫的司藥長老，在江湖上極負盛名，你不會認錯人吧？」

雲中岳道：「錯不了，那天懷幫單老爺子柬邀在下，在座的就有這四位……」

說到這裡，忽然又哦了一聲道：「對了，他們身上穿著的這套長衣，正是那天晚上在關帝廟祝融殿拍賣藥材時，每人都必須穿上的黑衣，原來他們都是參加祝融殿拍賣失蹤的人了。」

溫老三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雲中岳朝他笑了笑道：「因爲在下那晚也參加了拍賣會。」

溫老三點頭道：「原來你是雲中岳！」

雲中岳笑道：「不錯，你終於想起來了。」

溫老三道：「老夫早就應該想到是你了。」

雲中岳道：「爲什麼？」

溫老三道：「你是唯一從拍賣會上生還的人，找到這地底石室來，自然以爲這樣秘密的所在，黑梔子也定然會藏在這裡了，你難道不是爲了找黑梔子來的？」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找黑梔子來的。」

溫老三道：「那你到地底石室來作甚？」

聞人鳳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雲中岳探手取出從溫老三懷中搜來的「解迷化毒丹」，傾了六粒，親自餵給六人服下，他們神情呆滯，神志不清，但你說的話，他們還會聽，你分給他們藥丸，要他們吞服，他們就毫不猶豫的吞了下去。

聞人鳳道：「溫老三、王奇，你們再仔細看看，這兩個人你們認不認得？」

溫老三眼看雲中岳取出來的「解迷化毒丹」，是從他身上搜去的，心頭恨得癢癢的，但此刻身落人手，臉上不敢流出一點神色，只是微微搖頭道：「老夫這些年一直不曾在江湖走動，許多人都只知其名，從未謀面，自然不會認識了。」

聞人鳳一指王奇問道：「你呢？」

王奇揉揉眼睛，又走上了幾步，定睛看去，才道：「小的只認識一個。」

他指指坐在丐幫長老宋志高身邊的一個虬髯漢子道：「他是終南派的虬髯客司空天孫，因爲他祖父司空曉天，是終南派的掌門人，昔年當過第三屆武林盟主，聲名甚著，故而叫做天孫，他們幾代都是虬髯，江湖上從前稱他祖父都叫髯翁而不名，也就稱他爲虬髯客了。」

他因受制於人，故而有應必答，惟恐說的不夠詳盡。

雲中岳問道：「溫老三，服了『解迷化毒丹』，要多少時間，才能清醒過來？」

溫老三道：「大概有盞茶工夫，就可以清醒了。」

雲中岳道：「那好，我們就在這裡等上盞茶工夫再走。」

說話之時，目光一動，只見那六人服下解藥，忽然眼皮沉重，似有昏昏欲睡的模樣，不覺偏頭問道：「妹子，他們服了解藥，好像很睏，會不會藥不對症？」

聞人鳳嬌笑道：「大哥不是使毒的人所以不知道，這是他們藥力行開了，體內奇毒正在逐漸化去，才會有此現象。」

雲中岳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他們服的藥不對症呢！」

一盞茶的工夫，時間並不太長，過沒多久，少林清源大師功力深厚，首先倏地睜開眼來，目光轉動，口中發出一聲輕咦！

雲中岳連忙抱拳道：「大師醒過來了？」

清源大師緩緩從草蓆上站起，雙手合十，問道：「施主幾位是……」

雲中岳道：「在下雲中岳……」

清源大師目光凝注，遲疑的道：「雲少施主，貧衲曾在大通藥行見過一面，如是貧衲記

憶不錯……」

雲中岳含笑道：「大師說得極是，在這和這位聞人姑娘都是經過易容而來。」

說話之時，其餘五人也相繼睜開眼來。

虯髯客司空天孫一躍而起，洪聲道：「這是什麼地方？諸位是什麼人？」

他話聲洪亮，目光也炯炯逼人。

這時其他四人也相繼站起，各人目中都流露出詫異之色！

還是丐幫長老宋志高江湖閱歷較爲老到，一看自己等人的情形，心中已經料到了幾分，抱拳道：「請問四位，兄弟等人，莫非遭人囚禁於此，是四位相救的了？」

雲中岳點點頭，含笑道：「宋長老說得極是，此處是在梵王宮的地底石室之中，六位參與關王廟祝融殿拍賣藥材，被人迷失神志，因禁於此……」

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忍不住問道：「少俠怎麼會發現在下等人被囚禁在這裡的呢？」

雲中岳道：「在下和聞人姑娘是尋人來的，聞人姑娘是循著『追蹤散』一路找到這裡來的。」

「阿彌陀佛。」

清源大師雙手合十，低宣一聲佛號，問道：「雲少施主可知是什麼人劫持咱們的嗎？」

雲中岳一指王奇，說道：「他叫王奇，就是這裡的管理人，名義上是副總管，但連他都不知道這幕後的主人是誰？」

宋志高問道：「被囚禁在這裡的，就只有咱們六個嗎？」

雲中岳道：「這裡是男囚房，另外還有一處女囚房。」

說到這裡，朝藍文蔚道：「藍兄令妹，只怕也被囚禁在這裡了。」

藍文蔚道：「兄台如何知道舍妹也被他們劫持來了？」

他是參與藥才拍賣，才被擄來的，他妹子藍文蘭並沒有參加藥材拍賣。

再起波瀾

雲中岳道：「令妹失蹤，說來話長，目前時間寶貴，且待出去之後，在下再行奉告。」

藍文蔚道：「不知兄台大名如何稱呼？」

方才雲中岳向清源大師說出自己姓名之時，他尚未醒來，故有此問。

雲中岳含笑道：「在下雲中岳。」

藍文蔚驚奇的道：「你是雲兄？」

雲中岳道：「兄弟和聞人姑娘來此之前，怕人認出本來面目，經過易容過來。」

藍文蔚一把握住雲中岳的手，搖撼著道：「原來是雲兄，兄弟還以爲有兩個雲中岳呢！」

藍文蔚問身朝一個矮小中年人抱拳問道：「在下還未請教這位是：……」

那矮小中年人連忙陪笑道：「不敢，小人胡求福，只是販賣藥才的商人，多蒙雲公子仗義相救，小人感激不盡。」

藍文蔚道：「雲兄可知舍妹被囚禁在那裡嗎？」

雲中岳道：「兄弟也不詳細，這要問王副總管了。」

王奇連忙應道：「是、是，小的馬上領諸位去，只是……只是……」

聞人鳳道：「你說話吞吞吐吐的幹嘛？」

王奇囁嚅的道：「小的雖是這裡的副總管，但女囚房的事小的管不著……」

藍文蔚問道：「那是什麼人管的？」

王奇道：「是小的……小的婆娘柳花娘管的……」

藍文蔚問道：「柳花娘是誰？」

溫老三笑道：「柳花娘就是這位王奇副總管的老相好，她當了這裡的副總管，自然也要弄個職位安頓她，不料柳花娘當了女囚房的管事之後，權比副總管還大……」

藍文蔚道：「管事怎麼會大過副總管呢？」

溫老三道：「王副總管手下，有二十四名手下，每月支薪三百兩，但他們永遠住在這裡，不能出去，而且他們也都是男人，柳花娘原是老鴇出身，於是靈機一動，去外面弄了二十

來個女子進來，囚禁在女囚房裡，給這些殺手們行個方便，每次只要交出十兩八兩銀子，就可以進去作一次入幕之賓……」

這話聽得聞人鳳粉臉發赧，別過身去，裝作沒有聽到。

藍文蔚因妹子被囚禁在女囚房裡，心頭一急，忙道：「王奇，你快些帶路。」

王奇連聲應「是」，當先退出石室，走在面前帶路。

雲中岳道：「大師，諸位前輩，恕晚輩走在前面了。」

清源大師合十道：「雲少施主只管請先。」

聞人鳳手執短劍，說道：「溫老三，你也請吧！」

溫老三一句沒說，跟在雲中岳身後，聞人鳳則緊跟著溫老三身後，然後是清源大師等六人，魚貫走出石室。

王奇等大家退出甬道，就闔上了石門，一直往對面行去，經過副總管住的那間石室門口，再走了四五步路，迎面已是石壁擋路，到了盡頭。

王奇腳下一停，伸手輕輕拉了一下掛在石壁上的鐵環，石壁間忽然開啓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戶，從裡面探出一個年輕人的臉來。

這人削瘦臉、濃眉、膚色黝黑，看去約莫二十出頭，目光冷冷的看了王奇一眼，冷冷的

道：「副總管有什麼事？」

王奇道：「小三子，快把石門打開了。」

原來這黑臉青年就是王奇的姘婦柳花娘生的兒子。

小三子把頭縮了進去，從窗戶中伸出一隻手來，說道：「拿來！」

王奇一怔，說道：「你要什麼？」

小三子道：「銀子。」

溫老三道：「你是王奇的兒子，還跟老子要錢？」

小三子翻著白眼，冷冷說道：「娼門八字開，沒帶銀子錢莫進來，來的是老子、小子？咱可不管。」

王奇沉下了臉，喝道：「小三子，你這畜子，你還不快快把門打開？」

小三子橫了他一眼，哼道：「這是娘訂的規矩，任何人都得先付清銀子，才能進來，你不用對我窮吼。」

王奇怕雲中岳不耐，心頭又急又怒，喝道：「眞是雜種，我王奇那有你這種兒子。」

小三子道：「公事公辦，這裡可不能說什麼感情因素，你不交錢，我要關窗門了。」

王奇心頭怒惱已極，只得從身邊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說道：「快開門吧！」

小三子伸出手來，接過銀子，掂了掂道：「五兩銀子，只有你一個人可以進來……」

話聲未落，王奇已經一把抓住他腕脈，怒聲道：「小雜種，你只認錢，不認人，你給老子出來。」

這一下他怒極而發，用力一拉，把小三子整條手臂都拉出窗口來，還在用力的拉。

小三子一個肩膀塞住了窗戶，口中大聲叫道：「啊唷，我的媽呀，老小子把我手骨拉斷了。」

只聽裡面響起一個尖沙的婦人聲音叫道：「這是怎麼回事？老小子？你說拉著你手臂不放的是你老子，他瘋了？」

王奇大聲道：「柳花娘，妳快開門。」

尖沙婦人聲音道：「你怎不先放開他？」

王奇怒聲道：「這小畜牲也不問問清楚，就伸手要錢，我恨不得先砍下他一隻手來。」

尖沙聲音唷了一聲，說道：「瞧你，幹嘛和自己兒子過不去，人家說手臂朝裡彎，拳頭打出外，這話也虧你說得出來？」

王奇道：「妳快把石門打開了，我自會放了他的。」

手上略微用力，小三子又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尖沙婦人聲音叫道：「你輕些，別讓小三子吃苦頭了，這發那門子威？老娘開就是了。」

她話聲一落，左首半堵石壁果然緩緩朝左移開。石門中間站著一個頭戴黑布包頭，生成一張馬臉、三角眼、顴骨高聳，看去已有四十出頭的婦人，臉上依然塗著紅紅白白的，連一張闊嘴唇，也擦得和血盆大口一般，呷呷笑道：「你怎麼還不放手呢？」伸手一指，點了過來。

王奇冷不及防，他終究經穴受制，身子不大靈活，立即應指倒地。

小三子被他隔著一堵石壁，緊拉著手不放，痛極也怒極，此時王奇一放手，他就竄了出來，飛起一腳朝王奇當胸踢來，口中喝道：「老小子，看你還神氣不？」

王奇經穴受制，又被柳花娘點中穴道，身子無法動彈，小三子這一腳，正好踢中胸膛，口中悶哼一聲，跌倒地上，一手按著胸口，一手撐起身子，睜大雙目，口中喃喃的道：「男盜女娼，這是報應……」頭往後一仰，便自一動不動。

柳花娘看得吃了一驚，急忙說道：「小三子，你踢在他什麼地方，怎麼把你老子踢死了？」

小三子還沒說話，溫老三輕喟一聲道：「王奇一直把小三子當作是他的兒子，現在可以

證明他絕不是王奇的兒子了。」

柳花娘沒有作聲。

溫老三走上一步，低低的道：「他應該是老夫的兒子，當年他一出生，妳就給他取了一個乳名叫做小三子，老夫就知道這孩子是我的了。」

柳花娘道：「我不知道。」

溫老三道：「柳花娘，只要妳說一聲，他會聽妳的，妳不讓他姓溫，一直姓著王，豈不是要他做一世雜種？」

雲中岳不知道兩人在說些什麼？目睹王奇被他兒子小三子一腳踢死，心頭不禁勃然大怒，劍眉一挑，沉聲喝道：「好一個滅絕人性的逆倫之子，你給我過來。」

伸手一招，一股巨大的吸力，把小三子一下吸了過來，喝道：「跪下！」凌空點出一指，小三子雙足一軟，身不由己撲的跪了下去。

雲中岳瞋目喝道：「你知罪嗎？」

柳花娘失色道：「你這是做什麼，有話慢慢好說。」

溫老三也連連抱著拳道：「雲少俠，這孩子其是是老夫的孩子，還望雲少俠高抬貴手，饒了他吧！」

聞人鳳哼道：「殺父的雜種，還有人要，你不怕將來他也會踢死你嗎？」

舉步走到小三子面前，短劍一指，喝道：「你目中沒有老子，應該剜目。」

劍尖一轉，朝他左眼刺入，小三子大叫一聲痛得往後昏死過去。

柳花娘大吃一驚，口中尖聲喝道：「小丫頭，妳敢傷我兒子？」縱身朝聞人鳳撲了過來。

雲中岳大喝一聲：「柳花娘，妳給我站住。」

伸出右掌，直立如刀，朝前輕輕一推。

柳花娘撲縱過來的人，好似被一道無形氣牆給擋住了，那想撲得過去？

柳花娘心頭愈急，不覺破口大罵：「小丫頭，小蹄子，老娘今天要是饒了妳，我就不叫柳花娘了。」

聞人鳳聽得大怒，短劍一指，喝道：「老虔婆，妳再口出惡言，我就先宰了妳的小雜種。」

柳花娘眼看聞人鳳劍尖指著小三子胸口，一時倒也不敢發橫，眨著三角眼，問道：「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雲中岳道：「妳囚房裡囚著多少人？快領我們去。」

這時小三子已經醒了過來，一手掩著左眼，血流不止。

聞人鳳踢了他一腳，喝道：「別裝死了，還不站起來？」

小三子沒練過幾手武功，只是個欺善怕惡的人，這時那敢哼出聲來，乖乖的從地上爬起。

聞人鳳劍尖朝他肩頭一指，喝道：「叫你娘快領我們進去，不然我就先刺穿你琵琶骨。」

小三子只覺肩頭一陣刺痛，連忙叫道：「娘，妳就快領他們進去吧！」

柳花娘投鼠忌器，只得從身邊取出一串鑰匙，恨恨的道：「好，你們跟我來。」

雲中岳、藍文蔚兩人走在前面，聞人鳳押著小三子跟在後面，一同往裡行去。

清源大師等六人卻停在外面，並未跟著進去。

這石門裡面，一共只有兩間石室，是柳花娘和小三子住的，裡首橫著一道鐵柵門，柳花娘打開鐵柵門，卻是一條黝黑的走廊，左右兩邊，各有三間石室。

最前面的兩間，石室寬敞，每間住了十幾名少女。柳花娘打開鐵門，一群鶯鶯燕燕，看到柳花娘，都巴結的叫道：「嬤嬤。」

二十名少女鶯聲嚦嚦，像一陣風般圍了上來。

柳花娘喝道：「妳們都站住了。」

那些少女直到此時，才看到柳花娘身後，還跟著四個人，王管事一手掩著左眼，鮮血還在從指縫間滲出，他背後一個女子手中握著一柄銀光閃閃的短劍，抵著他後心。一時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花容失色，連連後退，站到了門口。

雲中岳問道：「柳花娘，這些姑娘，都是妳擄來的？一共多少人？」

柳花娘道：「一共二十個。」

藍文蔚問道：「我妹子在那裡？」

柳花娘翻著三角眼，問道：「你妹子是誰？」

雲中岳道：「妳把這四間石室的鐵門都打開了。」

柳花娘沒有作聲，先舉手推開中間兩間石室的鐵門，那鐵門沒有加鎖，這兩間石室是柳花娘用來賺錢的地方，石室中除了一張床，就別無他物，也沒人住，是供地底石室那些殺手們臨時尋芳之所。

最後兩間石室，鐵門上卻下了鎖。柳花娘打開了兩間石室的鐵鎖，先推啓右首一道鐵門，一邊說道：「這兩間石室裡，各囚著一位姑娘，一個是兩天前送來的，一個是今天才送來的，你們自己去認吧！」

鐵門開處，只聽有人嬌聲喝道：「老賊婆，妳怎麼不敢進來？」

雲中岳一聽聲音，就是藍文蘭，她是雲南藍家的人，善於使毒，無怪柳花娘不敢進去了，這就趕緊叫道：「文蘭，是我和藍兄來救妳了。」

「啊！」藍文蘭自然也聽出來了，這是她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情郎聲音，不覺大喜過望，口中「啊」了一聲，立即飛奔而出，一眼看到站著的竟然不是雲中岳，不覺怔得一怔！（雲中岳易了容）

雲中岳笑道：「妳不認識我了，是我臉上易了容。」

藍文蘭聽他這麼一說，心中釋然，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她只是望著雲中岳，那還再去看和雲中岳同來的還有什麼人，口中叫了聲：「大哥……」一下撲入了雲中岳懷中。

這下當著藍文蔚，還有一位聞人鳳姑娘，眞把雲中岳鬧得個面紅耳赤，手足無措，連忙把她扶住，輕聲道：「文蘭，妳看看還有誰來了？」

藍文蘭只是一時見到他如見親人，沒再多看一眼，就把嬌軀撲了過來，這時經雲中岳一說，她站停了下來，再定睛一瞧，站在雲中岳後面的，竟是自己大哥，這下直把她一張粉臉羞得通紅，說道：「大哥，你也來了？」

藍文蔚道：「愚兄比妳還早來了幾天呢，也是剛才由雲兄救出來的。」

雲中岳忙道：「文蘭，我來給妳們引見，這位是聞人鳳姑娘。」

接著又朝聞人鳳道：「她就是藍文蘭姑娘。」

聞人鳳早就看到藍文蘭奔出石室，連自己哥哥都沒看到，一下就往雲中岳懷裡撲，一個女孩兒家，豈會隨便朝人家懷裡撲的，只此一點，可見她和雲大哥的情份，有多深了？

她看著她，她也看著她，藍文蘭首先含笑叫了聲：「聞人姐姐。」

聞人鳳也點著頭，含笑叫聲道：「藍姐姐。」

柳花娘聽他們一個姓藍，一個姓聞人，不覺暗暗吸了口涼氣，忖道：「原來這兩個小妞，都是用毒世家出來的。」

接著走過去，又去推開了左首一間的鐵門，叫道：「姑娘請出來吧，有人來看妳了。」

裡面果然走出一個青衣少女，看了幾人一眼，冷冷的道：「我不認識他們。」

聞人鳳叫道：「秋月，妳不認識我？」

雲中岳笑道：「妳忘了臉上易了容，秋月姑娘怎麼認得出來？」

秋月驚喜的奔了過來，說道：「是小姐，雲公子，小婢眞的認不出來呢！」

雲中岳問道：「裡面還有人嗎？」

柳花娘道：「沒有了。」

雲中岳道：「好，秋月姑娘，妳押著柳花娘到她房裡去，把歷年積聚的骯髒錢都搬出來。」

柳花娘聽說要搬她歷年積聚的銀子，心頭不由大急，倏地轉身，雙手如叉朝雲中岳當胸插下，狠聲道：「老娘和你拚了。」

雲中岳站著不動，目光神光電射，喝道：「柳花娘，妳所作所爲，實是罪無可赦，我要把妳歷年來的造孽錢拿出來，分給被妳擄來的二十位姑娘，好讓她們回家團聚，也稍稍贖妳前愆，妳還想逞兇，那是不想活了？」

在他說話之時，柳花娘尖尖十指，已經插上了雲中岳的胸口，雲中岳依然一動沒動，柳花娘忽然口中驚叫一聲，十根手指宛如插在鐵石之上，登時折斷了六根，痛得她殺豬般大叫一聲，汗如雨下，一個人蹲了下去，幾乎昏倒。

秋月飛起一腳，踢在她鳩尾骨上，喝道：「快走！」

小三子早已嚇破了膽，忙道：「娘，就都給他們好了，錢是人賺的，咱們只要活著，還怕賺不回來嗎？」

聞人鳳聽得怒從心起，叱道：「小雜種，你狗命都保不住，還想再要作孽錢嗎？」手起劍落，把他一條右臂齊肩砍下。

小三子悶哼一聲，一個人搖搖欲倒。雲中岳點出一指，替他止了血。

柳花娘眼看母子二人落在人家手中，忍痛說道：「求求你們不要再傷我小三子了，老婆子一切遵命就是了。」

秋月道：「那就快走。」

柳花娘不敢違拗，只得走在前面，由秋月押著她母子兩人到房裡去。雲中岳、聞人鳳、藍文蔚、藍文蘭退出鐵柵門。

不多一會，秋月押著柳花娘母子，從他們房中搬出四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堆在走廊上。

雲中岳要藍文蘭、聞人鳳二位姑娘，告訴二十名少女，要她們分別取了銀子，隨同自己等人，出了地底石室，就各自回家。

那二十名少女聽說可以回家了，莫不感激得流下淚來，各人依言取了銀子，就站在一旁。

柳花娘道：「少俠現在可以放了我們母子吧？」

雲中岳凜然道：「放你們母子可以，但我要廢了你們兩個的武功，從此安安份份做人，如敢重操舊業，逼良爲娼，再給我遇上，妳就休想再活了。」

說完，一指朝柳花娘點了過去。

柳花娘身軀一顫，委頓在地，喘息道：「你……還是殺了我的好。」

雲中岳也不去理她，目注小三子喝道：「小三子，你知道你是誰的兒子嗎？」

小三子看到雲中岳兩道眼神，心裡就發毛，戰戰兢兢的道：「小的是王奇的兒子。」

雲中岳沉哼一聲道：「幸虧你不是王奇的兒子，否則以子弒父，今天我就不會饒你狗命。」

溫老三忙道：「小三子，因爲你是我的兒子，雲少俠才饒你不死的。」

小三子兩道濃眉一揚，大聲道：「我不是你的兒子。」

溫老三道：「是的，你娘生你的時候，你並沒有哥哥，爲什麼叫你小三子呢？就是因爲是我溫老三的兒子，老子是老三，兒子自然是小三子，不信，你可以問你娘。」

小三子心想：「王奇不過是副總管，溫老三卻是供奉，地位比副總管高得多，王奇已經死了，再有一個供奉的爹，倒也不錯。」心念這一動，不覺點點頭道：「好吧！」

溫老三喜道：「孩子，你認爲父了？那就該叫爲父爹了。」

小三子果然鮮不知恥的叫了聲：「爹。」

雲中岳道：「溫老三，這小子我答應饒他一命，但武功仍須廢去，不然江湖上豈不又多

出一個無行敗類了？」

隨手一拂，點了他三處經穴，小三子不自禁打了一個冷顫，他武功本來不高，雖被點破了三處經穴，除了有些像洩氣的感覺，也別無痛苦。

雲中岳道：「溫老三，咱們從那裡出去，你一定知道出路的了？」

溫老三連連點頭道：「老夫知道。」

雲中岳道：「那好，你走在前面，給咱們帶路。」

溫老三因穴道受制，那敢違拗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雲中岳道：「你把柳花娘、小三子也一起帶出去，有妻有兒，以後該好好爲人了。」

溫老三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雲少俠不說，老夫也要好好的做人了。」

一行人回到王奇住的那間石室，再由裡面一道石門進去，是一條不太寬的走道。

溫老三走在前面，來至盡頭處，迎面已是一堵石壁，他跨上左腳，在一處微凹的壁下先踩了兩腳，只見從上面緩緩垂下一條鐵鍊，鍊上懸著一個鐵環，他伸手抓住鐵環，用力往下拉動，石壁緩緩向左移開，裂出一道門戶，門外就是一道往上的石級。

大家魚貫循著石階而上，走了約莫二十來階，石階已到盡頭，溫老三雙手朝上一陣旋動，用手托起一塊圓形鐵板，頭頂已經透進天光。

雲中岳道：「這裡不是咱們進來的入口了？」

溫老三道：「這是出口，外面的人無法開啓，少俠進來之處是入口，裡面的人無法出去。」

雲中岳沉吟道：「當初建造的人，設想如此周到，不知這裡人究竟是誰？」

溫老三道：「這個除了那神秘的主人，只怕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了。」

雲中岳冷笑一聲道：「在下倒是不信，他劫持了清源大師等人，自然另有陰謀，只要他有陰謀，就不會查不出他是誰來。」

溫老三沒有說話，雙手攀著洞口，爬了出去。

接著是雲中岳，手掌一按，就穿洞而出，舉目看去，原來立身之處是一個乾涸的古井，仰首望去，離井欄還有三丈來高，因爲這是一口古井，地方十分逼仄，先上來的人，如果不躍上井去，後面的人就無法再出來了。

溫老三道：「雲少俠，你現在可以解開老夫穴道了吧？不然，老夫如何躍得上去？」

雲中岳冷森一笑道：「溫老三，在下不想騙你，我封了你兩處經穴，給你保留了三成武功，以後只要不再妄想練功，以你目前的武功，已足可防身，在下封穴手法，並無解法，你無法上去，在下可以送你上去。」

話聲一落，一手抓住溫老三手臂，縱身飛起，一下穿井而出，把溫老三身子放下。

溫老三聽得又氣又急，恨恨的道：「好，好，雲中岳你年紀輕輕，好毒辣的手段，老夫只要有一口氣在，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雲中岳笑道：「那就隨便你了，以你為人，本該廢去你一身武功，念在你給咱們領路，不無微勞，才留了你三成武功，你還不知足嗎？」

溫老三略一運氣，發現自己果然只剩了三成功力，心頭雖然對雲中岳恨之入骨，但卻一聲不作，再也不顧柳花娘和小三子，自顧自低頭疾奔而去。

接著上來的是清源大師、宋志高、吳福礎、虬髯客司空天孫和自稱藥材商的胡求福，他還是司空天孫把他帶上來的。

稍後是藍文蔚、藍文蘭、聞人鳳、秋月，最後是柳花娘、小三子，和十二名少女，這些人中，柳花娘、小三子都已被廢去武功，二十名少女一點武功也不會，由宋志高和虬髯客兩人，去找了一條山藤，把他們一個個從井中提了出來。

雲中岳要二十名少女先行離去。柳花娘和小三子最後上來，眼看溫老三已走，母子二人也只好互相攙扶著離去。

雲中岳回頭看去，那自稱藥材商的福求福，也雜在人群中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卻也並不

在意。

虬髯客司空天孫朝雲中岳抱抱拳道：「雲老弟，在下多蒙援手，大恩不言謝，後會有期，在下就此別過。」

雲中岳連忙拱手道：「司空老哥好說，老哥只管請便。」

司空天孫又朝清源大聲等人拱了拱手，揚長而去。

吳福礎道：「雲公子，咱們失蹤已有多日，單老爺子只怕連日都在派人四處找尋，兄弟之意，想請大師和宋長老幾位先回大通藥行休息，雲公子是否也一同先回敝行休息呢？」

雲中岳道：「聞人兄和龔大叔尚留在梵王宮，在下還得趕去通知他們一聲，大師、宋長老請先回大通藥行休息，在下明日一早，自當去藥行拜見單老爺子，還請吳掌櫃向單老爺子先容。」

吳福礎問道：「藍公子、藍姑娘二位呢？」

藍文蔚還沒開口，藍文蘭搶先說道：「我們也明天再去好了。」

清源大師合十道：「既然如此，老衲和宋施主就回藥行去了。」

宋志高也和大家拱拱手，由吳福礎陪同，一起走了。

藍文蔚道：「兄弟久聞聞人公子之名，只是緣淺一面，還要雲兄作介呢！」

雲中岳道：「聞人兄急人之急，乃是血性中人，和藍兄一定可以談得十分投契。」

聞人鳳催道：「大哥，我們快些走了。」

藍文蘭聽他也叫雲中岳「大哥」，心中不覺暗自忖道：「看她叫大哥的口氣如此親切，想必也一定對大哥十分傾心了！」

這口井離梵王宮並不太遠，五人趕到梵王宮，夜色之中，依然十分平靜，但卻不見毒公子聞人俊和黑煞神龔大鵬的人影！

雲中岳不由得暗暗擔心，忖道：「聞人兄和龔大叔莫要出了事不成？」心念一動，立即縱身躍上圍牆，凝目看去，大天井前玉砌雕欄，月色朦朧，依然不見有人影！

聞人鳳跟著縱上牆來，悄聲問道：「大哥，大哥和龔大叔……」

雲中岳道：「我們下去看看再說。」話聲一落，人已凌空掠起，朝大天井中飛落。

雲中岳、藍文蔚、藍文蘭、秋月等人，也跟著相繼飛落。

突聽走廊有人大喝一聲：「你們當眞憨不畏死，我若讓你們再活著出去，就不叫聞人俊了。」

一道人影隨著喝聲，從東首廊間飛出。

雲中岳聽到喝聲，就道：「聞人兄，是兄弟雲中岳。」

聞人鳳也嬌笑道：「大哥，你怎麼啦？」

迎著掠出來的正是毒公子聞人俊，他一手提著長劍，滿臉俱是激怒之色，看到雲中岳和妹子，才化怒爲喜，說道：「雲兄，你們怎麼會從外面來的？」

聞人鳳搶著道：「大哥，你方才兇巴巴的，是把我們當作什麼人了？龔大叔呢？」

聞人俊道：「你們來了就好，龔大叔負了傷。」

聞人鳳吃驚道：「龔大叔怎麼會負傷的呢？你們遇上了什麼人？」

「說來話長。」聞人俊目光一掠藍文蔚兄妹，說道：「這二位是……」

雲中岳道：「兄弟給二位引見，這位是毒公子聞人俊聞人兄，這位是藍文蔚藍兄，這位聞人兄見過，就是藍兄的令妹藍文蘭姑娘。」

聞人俊含笑道：「藍姑娘在下見過，只是那晚藍姑娘穿的是男裝，如果現在遇上，在下就認不出來了，藍兄卻是初次見面，但兄弟卻慕名已久，今晚才識荆，當眞幸會之至！」

藍文蔚大笑道：「毒公子名動武林，兄弟也慕名已久了。」

兩人緊緊握住了手，連連搖晃，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雲中岳笑道：「兄弟早就說過，二位見了面，一定會十分投機的。」

聞人鳳問道：「大哥，龔大叔怎麼會負傷的？他人在那裡呢？」

聞人俊回身一指，說道：「龔大叔就在走廊上，此刻正在運功療傷，妳不可去驚動。」

大家回身看去，果見東首走廊上，盤膝坐著黑煞神龍龔大鵬，雙目微闔，正當運功緊要關頭。

聞人俊抬抬手道：「雲兄、藍兄，咱們且到石階上坐下來再談。」

聞人鳳回頭道：「秋月，妳到走廊上去給龔大叔護法吧！」

秋月答應一聲，輕俏的朝廊上走去。

聞人俊和雲中岳等人，就在東首廊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聞人鳳舉手掠掠鬢髮，偏頭問道：「大哥，你快些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聞人俊笑道：「妹子，妳眞是急性子，這一會工夫，妳已經問了三遍啦，妳不問，我也會說的。」

聞人鳳小嘴一噘，說道：「那你就快說咯！」

聞人俊道：「事情是這樣，雲兄和妹子進入石碑地道之後，我和龔大叔一直隱身前殿屋脊上，注視著梵王宮四周的動靜，那知等了半個更次，依然不見你們出來，我和龔大叔心頭不禁暗暗焦急，不知你們進去之後，遇上了什麼棘手人物，不然絕不會進去了這許多時間，

還沒見你們退出來……」

聞人鳳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我和雲大哥進入石室，遇上了多少事呢！」

雲中岳含笑道：「妳先不要打岔，聽令兄說下去。」

聞人鳳瞟了他一眼，說道：「你沒聽大哥說，我們進去了這許多時光嗎？」

聞人俊沒去理她，續道：「當時依龔大叔的意見，就要進去瞧瞧，也好給你們打個接應，我說：這是唯一的出口，我們非守著不可，若是出口給對方堵住了，你們就出不來了，而且我相信以雲兄的武功、機智，地底石室中縱有高手，也未必是雲兄之敵，何況妹子又擅於用毒，對方即使人多，也未必困得住你們。」

聞人鳳道：「用毒，哼，溫老三得了二先生的『化毒解迷丹』，毒還有什麼用？」

聞人俊吃驚道：「溫老三也在裡面？」

聞人鳳得意的嬌笑一聲道：「但溫老三被我削斷了一條右臂，他從二先生那裡得來的『解迷化毒丹』，也到了我們的手裡呢！」

雲中岳道：「我們進入地底石室的事，待會再說不遲，還是先聽令兄說吧！」

聞人俊接著道：「這樣又等了差不多一刻之久，依然不見你們回來，龔大叔實在忍不住了，他說你們一定遇上了危險，要我守在屋上，他飛身下去，正待試著開啓石碑，那知就在

此時，從牆外飛落五個黑衣蒙面人，圍住龔大叔動起手來，那五人劍法不但淩厲無匹，而且精擅合搏之術，五柄長劍，簡直有如毒蛇一般，此進彼退，此攻彼守，龔大叔一向不用兵刃，以一雙肉掌，和他們五柄毒劍周旋，縱或不敗，也很難估計得到上風，我看他以一敵五，也立即縱身下去，加入戰圈，這一交手，才知道這五人身上穿了特製的鐵甲，長劍刺上去，恍如不覺……」

聞人鳳撇撇嘴道：「大哥也枉稱毒公子了，長劍刺不進去，你不會使毒？」

「妳又插嘴了！」聞人俊笑了笑道：「我和龔大叔聯手，依然只和他們打成個平手，因爲這些人個個都是久經訓練，合搏劍法，使得有攻有守，長劍又無法傷得了他們，只有他們可以放手搶攻，我和龔大叔卻處處受到制肘，我一向就很少使毒，但到了此時，卻不得不使毒了……」

聞人鳳哼道：「早該使毒啦，這不是多化力氣嗎？」

聞人俊朝他妹子笑了笑道：「怎知這些黑衣人頭戴面具，身穿鐵甲，根本不畏劇毒，使了兩次，他們依然若無其事，還是龔大叔使出『黑煞掌』，擊中了一人後心，把他震飛出去，如果他沒穿護身鐵甲，這一記『黑煞掌』，很可能要了他的命，但那漢子只是負了傷，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但聽一聲陰笑，一道人影，奇快無比搶入戰圈，舉手一掌，朝龔大叔肩頭

拍到，龔大叔回身反擊，就和那人動上了手，這一來，那四個蒙面黑衣人，就捨了龔大叔，一起把我圍在中間，向我展開猛惡攻勢，我在他們攻勢之下，就連連險招，心頭大急，暗想：他們雖然在黑衣之內，穿了護身鐵甲，不懼刀劍，頭上也戴了特製面具，不畏劇毒，但他們雙目炯炯，卻留了兩個眼孔，這大概是他們唯一的弱點了，這就右手掄動長劍，和他們見招拆招，一面暗暗運足功力，趁機欺近其中一人，振腕一指，朝他右眼點去。」

聞人鳳道：「大哥使出『天毒指』來了。」

聞人俊道：「我平日從未使過，但這回是不得已！」

雲中岳心中暗道：「大概『天毒指』是極厲害的毒功了！」

只聽聞人俊續道：「這回果然給我料中，那人大叫一聲，往後便倒……」

聞人鳳又道：「和龔大叔動手的那人是誰呢？」

「他也蒙了臉，有誰知道？」

聞人俊接著道：「我那時正在和四個黑衣人激戰之中，只聽龔大叔和那人連對了數掌，發出蓬蓬震響，等我施展『天毒指』，連傷了兩個黑衣人，龔大叔少說也和那人硬對了七八掌之多，只聽那人口中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兩個正在和我動手的黑衣人就不戰而退，隨著那人飛身上牆，迅速退走，龔大叔神威凜凜的凝立當場，看情形似是龔大叔勝了……」

聞人鳳道：「龔大叔既然勝了，怎麼會負傷的呢？」

聞人俊沒有理她，只是接著說道：「等我走到龔大叔身邊，才發現不對，他雖然凝立不動，但胸口起伏，似是正在努力壓制著翻騰的血氣，我看得一驚，正待開口，只聽龔大叔低低的道：『不可和我說話，此人武功奇高，他也許尚未去遠，也許會在暗中窺伺，他看我站著不動，不明虛實，也許會悄然退去，我只要一倒，公子一個人絕非他的對手。』

我聽得更驚，因為從龔大叔的話中，可以聽出他已經負了極重的內傷，當下我就大笑一聲道：『龔大叔，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全數留下呢？我有把握再有三個回合，就可以把其餘兩人制住，只剩下他一人，我們兩人合作之下，還不是也可以把他留下了』。

我說到這裡，耳中果然聽到一絲極輕的衣袂飄風之聲，那人果然隱身暗處，竊聽我們的談話，直到此時，才悄然離去，我朝龔大叔低低的道：『這人已經走了。』龔大叔聽了我這句話，忽然身子搖了幾搖，砰然往後便倒。」

聞人鳳忍不住問道：「龔大叔究竟傷在那裡呢？」

聞人俊道：「我睹狀大驚，急忙俯身看去，龔大叔雙目緊閉，面如金紙，傷勢顯然極重，當下就把他扶著坐起，一面用手掌抵著他背後『靈台穴』，輸入眞氣，過了一會，龔大叔才緩緩醒來，說他和對方連對了九掌，那人在九掌之中，夾雜著有一掌，使的極似『乾坤印

』一類功夫，被震傷了內腑，差幸對掌之時，龔大叔早已運起內功護穴，但那一掌，幾乎連護身內功都被震散，本來還不致傷得很重，因為那人心思惡毒，在那一掌之後，又和龔大叔連對了三掌，以致內腑被震得移位，才要我扶他靠壁坐下，他好運功療傷，我防對方去而復返，就一直守在龔大叔身邊，直到你們來的時候，我還以為他們果然又回來了。」

雲中岳道：「兄弟身邊有家師煉製的治傷丹，給龔大叔服下三顆，再重的傷，都可立時痊好。」

說完，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青瓷葫蘆，傾出三顆藥丸，遞了過去。

聞人鳳道：「給我好了。」

她接過藥丸，轉身朝秋月招了招手，秋月急步走出，聞人鳳悄悄和她說了幾句，要她去給龔大叔餵服，秋月接過藥丸，立即往走廊上行去。

藍文蘭好久沒有說話，這時開口道：「雲大哥，你和聞人姐姐如何進入地底石室，發生了些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雲中岳含笑道：「妳不問，我也要說的。」

她關心雲大哥，更關切雲大哥和聞人姑娘的事兒。

這回他從藍文蘭失蹤，自己走訪聞人俊說起，一直到進入地底石室，救出清源大師、藍

文蘭等人，尋來此地和聞人俊會合為止，很詳細的說了一遍。

聞人俊雙目微攏，說道：「劫持參加藥材拍賣場的人，和設計陷害雲兄、藍姑娘（指炸毀岩洞）以及脅逼達生堂姚姐兒服下迷神藥，事情雖有三件，但幕後主持人，似乎是一個人，這人利用梵王宮舊有石室，加以改建，作為囚人之所，甚至連在石室中主其事的副總管，都不知道他的來歷，足見此人心思何等縝密了。」

聞人鳳道：「除了心思縝密，這人也該是個極為富有的人，他改建石室，增聘武功高強的人，來擔任供奉，和僱用副總管以下的殺手，薪金極高，光是每月開支，就極為龐大，不是擁有極大資金的人，誰能負擔得了？」

雲中岳心中不由一動，說道：「對，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這人雖然狡猾如狐，隱身幕後，始終不會露面，但只要從擁有萬貫家財的人下手偵查，就可以由許多蛛絲馬跡，慢慢的把他扯出來。」

藍文蘭道：「現在範圍縮小了，要著手偵查的，只是資力雄厚的人了，這人就不會很多……」

聞人鳳曲指算道：「懷幫的搖頭獅子單曉初，廣幫的區古柏川幫的唐崇智，還有……還有……」

她抬起鳳眼，含笑道：「藍大哥、藍姐姐請不要多心，還有就是雲幫了。」

聞人俊含笑道：「妹子，妳還漏說咱們呢，爹也該算進去才對。」

聞人鳳道：「細算起來，應該還有，像林慮、王屋、析城三派、丐幫都該列入……」

藍文蔚突然哦了一聲道：「那個自稱藥材商的胡求福，此人一出古井，就開溜了，他也是很重要的嫌疑份子。」

雲中岳矍然道：「藍兄不說，兄弟倒是忽略了，此人果然十分可疑，但他最多也不過是個爪牙而已！」

正說之間，只聽走廊上傳出秋月的聲音說道：「龔老，你醒過來了，傷勢是否好些了？」

龔大鵬站起身，伸展了下手腳，洪笑道：「完全好了，咱們出去。」

聞人俊站起身，迎著道：「龔大叔，你怎麼不多運一會功呢？」

龔大鵬笑道：「已經完全好了，還運什麼功？你們都在這裡，我還靜得下來嗎？」

大家都站了起來，聞人俊給他介紹了藍文蔚兄妹。

龔大鵬連連抱拳，說了久仰的話，一面朝雲中岳拱拱手道：「老朽臟腑被震得離位，若非雲公子賜的治傷金丹，只怕沒有好得如此快法，老朽這裡謝了。」

雲中岳連忙還禮道：「龔大叔快別如此說法，傷藥是現成的，如果在下負了傷，龔大叔有傷藥的話，會不拿出來嗎？」

龔大鵬大笑道：「好，好，老朽不說謝就是了。」一面問道：「你們方才在說什麼？」

雲中岳道：「我們正在推算這地底石室的幕後主持人……」他先把自己和聞人鳳進入石室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然後又把方才大家推算想之事，也說了出來，一面接著道：「龔大叔江湖經驗豐富，你看那幾家嫌疑比較大些，咱們現在已有足夠的人手，可以在暗中著手偵查了。」

龔大鵬沉吟了一下，才道：「唐崇智也到了這裡，自然也有嫌疑，算起來應該川、廣、懷三幫財力最雄，嫌疑也最大了。」

聞人鳳道：「我們要如何偵查呢？」

龔大鵬道：「吳福礎不是約雲公子和藍公子兄妹前去大通藥行嗎？明日一早，三位只作不知，前去赴約，不妨相機行事，先看看他們動靜……」

聞人鳳道：「雲大哥，我也去。」

聞人俊道：「妹子，妳不能去。」

聞人鳳道：「爲什麼？」

龔大鵬道：「姑娘是以不去爲是，因爲咱們留在外面，可以作爲雲公子的後援，萬一雲公子等人中了他們狡計，咱們可以設法救援，姑娘如若去了，咱們豈非又少了一個人手了？」

聞人鳳點點頭道：「好嘛，我不去就是了。」

藍文蔚道：「如果這幕後主持人確是懷幫的話，表面上也未必看得出來。」

龔大鵬微微一笑道：「他們如果不是幕後主持人，心懷坦蕩，自然不會有什麼蛛絲馬跡露出來，但如果此次確是陰謀的主持人，作賊心虛，只要三位稍加留意，就會發現。」

藍文蘭道：「龔大叔，你這話我聽不懂。」

龔大鵬笑了笑道：「藍公子是在藥材拍賣場被他們用迷藥迷昏了劫持去的，和清源大師等人一同囚禁石室，自然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威脅，因爲藍公子知道的並不多。雲公子和藍姑娘就不同了，從在達生堂發現黑衣人起，再在高山仰止山窟被困，到雲公子追蹤到梵王宮，從石室救出許多被囚禁的人，把對方計畫，破壞無遺，對方自然把雲公子視作第一號敵人，因此只要他們確是幕後主持人，對雲公子也必然處處提防，就會露出許多蛛絲馬跡出來，這叫做欲蓋彌彰，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了。」

雲中岳點頭道：「龔大叔說得極是，這正是人性的弱點了。」

藍文蘭道：「但如果幕後主持人不是懷幫呢？」

龔大鵬道：「咱們先定的目標，是懷幫、廣幫、川幫，如果懷幫查不到什麼，還有廣幫和川幫兩處，假如也不是廣川兩幫，還有其他的藥材幫也不能放過，總之，咱們既然遇上了，非把這幫幕後主持人從暗處揪出來不可。」

聞人鳳道：「雲大哥他們去後，我們做什麼呢？」

龔大鵬笑道：「姑娘不要怕沒有事做，咱們要配合雲公子等人的行動，要做的事多著呢！」

說完，從身上取出易容小盒，打開盒蓋，取出一顆密色藥丸，遞給雲中岳，說道：「這是洗容藥丸，公子把它放在手掌上雙手輕輕滾動幾下，再往臉上拭抹，即可把易容藥洗去。」

雲中岳接過，依言放在掌心，雙手輕輕搓了幾下，然後把藥丸遞還給龔大鵬，雙手往臉頰上一陣拭抹，問道：「這樣可以了嗎？」

藍文蘭走到他面前，湊近臉去，凝目看去，嬌聲笑道：「好啦，都洗去了。」

聞人鳳看她當著這許多人，和雲大哥如此親密，心中不覺有一種異樣感覺，伸手從龔大鵬手中取過密丸，也在掌心搓了搓，往臉上拭抹了一陣，悄生生走到雲中岳面前，嬌聲說道

：「雲大哥，你看看我臉上，是不是也都拭乾淨了？」

她故意把粉臉湊得和他很近。

雲中岳含笑點頭道：「都拭乾淨了，龔大叔的易容藥物，眞是妙神得很。」

藍文蘭看她故意把粉臉湊近雲大哥面前，心中不禁暗暗怒惱，忖道：「雲大哥和我認識在先，我們同過患難，哼，妳想和我爭？」

這一陣功夫，天色已經漸漸接近黎明。

聞人鳳道：「現在快五更天了，大家已有一晚沒睡，雲大哥、藍大哥、文蘭姐姐，你們不如先回到我們那裡去，休息一會吧！」

藍文蘭搶著道：「不用了，等天一亮，我們就要到大通藥行去了。」

這話聽得聞人鳳大感不快，偏頭問道：「雲大哥，藍姐姐不去，你去不去呢？」

聞人俊看出兩位姑娘言詞間似乎針鋒相對，不覺暗暗攢了下眉，一面含笑道：「妹子，雲兄方才和清源大師等人說過，到這裡來知會我和龔大叔的，我想單老爺子他們一定在大通藥行裡等著，咱們都是自己兄弟，不用客氣，雲兄、藍兄妹三位，還是早些到大通藥行去的好。」

一面回頭道：「妹子，龔大叔，咱們也該回去了。」

聞人鳳聽說要走，這是要和雲大哥分開了，她心裡覺得依依不捨，眨著眼睛，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說道：「大哥，我們有龔大叔善於易容，爲了暗中進行偵查，或是要和雲大哥他們連絡，我們臉上也許易了容，雲大哥不易認得出來，我們應該先約好一句暗號，說出這句暗號的人就是自己人。」

聞人俊點頭道：「妹子說得對，咱們確實有此必要，龔大叔，你說暗號用什麼好呢？」

龔大鵬微微一笑，附著聞人俊耳朵說了一句，聞人俊點點頭，又附著雲中岳耳朵說了，雲中岳又附著藍文蘭耳朵，藍文蘭附著藍文蔚耳朵，一個個傳了過去。

聞人鳳問道：「大哥，你們說的什麼呢？」

聞人俊附著她耳朵，低低說了一句，才道：「雲兄、藍兄，咱們先走一步了。」

雲中岳、藍文蔚連忙拱手道：「聞人兄請。」

聞人鳳一雙秋波凝視著雲中岳，說道：「雲大哥，再見。」清澈的眼睛中忽然起了一片模糊，疾快低下頭去。

雲中岳含笑道：「妳已經一晚未睡，早些回去休息吧！」

龔大鵬也朝三人拱了拱手，四條人影一齊騰身躍起，在牆頭上一閃而逝。

雲中岳目送他們的人影在圍牆上消失，還是望著夜色出神。

藍文蘭嗤的輕笑一聲道：「雲大哥，怎麼啦？你一顆心跟著人家去了？」

雲中岳回目笑道：「蘭妹怎麼和我說笑起來了？」

這聲「蘭妹」，叫得藍文蘭心頭好甜，但當著大哥，他叫了出來，一張粉臉也登時緋紅起來，低頭笑道：「難道還是假的？」

藍文蔚道：「現在天色快要亮了，我想我們也不好去得太早，還是在這裡坐下來休息一會的好。」

雲中岳道：「藍兄請坐。」

藍文蔚笑道：「應該休息的是雲兄，不是兄弟，你已經有一夜不曾睡了，天亮之後，又要全副精神去應付，夜晚更須深加防範，所以不如在這裡運一會功再去，咱們兄妹兩人，替雲兄護法好了。」

藍文蘭更是深情款注，關切的道：「雲大哥，我大哥說得不錯，你就坐下來在這裡運一會功吧！」

雲中岳拗不過她，只得在長廊上盤膝坐下，瞑目調息。

藍文蔚和妹子藍文蘭則在廊前的石階上坐下。

藍文蔚悄聲道：「方才雲兄從妳失蹤說起，那已是故事的後半段了，前半段呢？你們怎

麼會被困在高山仰止那座洞窟之中的？現在妳可以說給我聽聽了。」

藍文蘭也悄聲道：「大哥都不知道嗎？」

藍文蔚道：「愚兄剛被救出來，就是聽到了這一點，也是零零碎碎的，並不完整。」

藍文蘭點頭道：「好，我來說。」

她從自己奉單老爺子之命，到達生堂去找雲中岳說起，如何在高山仰止那座石窟中，被誘深入炸毀洞窟，自己和雲大哥被困在僅能躺臥，無法坐起的大石之下，幸而不死，雲大哥如何發現山腹中的泉道，一路尋探而下，如何潛入水中，游出洞窟，已在百泉湖中，此後如何認識聞人俊，自己和雲大哥夜探達生堂，自己忽然聞到一陣花香，就失去了知覺，等到醒時，人已被囚禁在石室之中了。

這一段話，當眞曲折離奇，聽得藍文蔚不住的深思，然後抬目說道：「妹子，我們一到百泉鎭，就住在大通藥行裡，爹和單伯伯也是多年好友，單伯伯對我們也是照顧備至，但從妳剛才所說的情形看來，單伯伯的嫌疑很大……」

藍文蘭聽得一怔，說道：「大哥懷疑單伯伯就是幕後主持人？」

藍文蔚道：「不錯，剛才是妳說的，單伯伯追蹤一個黑衣人，去了高山仰止那座洞窟？」

藍文蘭道：「是呀，這是單伯伯說的，他要我跳出窗口，去幫助雲大哥，他發現了一條人影，要追下去看看。」

「這就對了。」藍文蔚道：「因爲雲兄故意說把黑梔子藏在高山仰止洞窟之中，那黑衣人立即溜走，到底有沒有這個黑衣人？如何證明他是去高山仰止洞窟的？只是憑單伯伯告訴妳，他發現了一個黑衣人，妳並沒有看到，對不？他料到你們一定會趕去的，故而趁你們詢問成天生的時候，儘快趕去高山仰止洞窟，埋好火柴，等著你們入伏了。」

藍文蘭道：「大哥怎麼會懷疑單伯伯的呢？」

藍文蔚道：「第一，本來是單伯伯、妳、和雲兄約好了的，單伯伯忽然退走，已是可疑，等你們尋到高山仰止洞窟，到了裡面，在石壁上發碧單伯伯身上衣衫的布條，以單伯伯的功力，豈會在石窟中勾破衣衫，還不是故意引你們進去的嗎？因爲除了你們，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單伯伯追入洞窟去了。」

藍文蘭道：「單伯伯爲什麼要害我們呢？」

藍文蔚道：「因爲雲兄知道了很多事情，他非把他除去不可，妳，只是雲兄的陪葬而已！」

藍文蘭道：「那麼他又爲什麼要劫持清源大師和大哥等人呢？」

藍文蔚道：「他做的是藥材生意，而且他的生意做得最大，只要弄到黑梔子，別人的藥材都失效了，他懷幫的藥材，豈不是可以一枝獨秀了？他認爲咱們這些人中，一定有人會知道黑梔子的下落，所以把與會之人一網打盡……」

他剛說到這裡，突聽前面不遠處，傳來了極輕微的聲響，那裡正是由天井通向前面門樓的通道，兩邊暗陬，很可能隱伏有人，在暗中覷伺。

藍文蔚爲人機警，一手按劍，低低說了句：「妹子坐在這裡不可離開。」

他已一伏身，動若脫兔，朝那通道射去。人還未到，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宛如灰鶴一般，騰空飛起。藍文蔚堪堪撲到，已知無法追得上人家，左手一抬，射出一點黑影，比射箭還快，朝那騰空人影激射而去。

藍文蘭問道：「大哥發現什麼人嗎？」

藍文蔚已經返身走來說道：「不知道，此人身法極快，已經給他逃走了。」

藍文蘭輕笑道：「這人能從大哥眼底下逃走，足見不是尋常人了。」

藍文蔚笑了笑道：「不過我已在他身上留了記號。」

藍文蘭咭的笑道：「大哥放出去一隻金蛉子，還是……」

藍文蔚點點頭道：「妹子一口就猜著了，我讓牠留在他身上，如果這人和咱們見面，金

蛉子就會飛回來，不是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嗎？」

藍文蘭道：「大哥懷疑他是……」

藍文蔚道：「有這樣高絕的輕功的人並不多。」

這時東方漸漸吐露魚白，天色要亮不亮，好像長夜漫漫等得人心焦，只要一露曙光，很快就眞相大白。

轉眼工夫，晨曦也升起來了，照在玉砌雕欄和潔白的石階上，就使人有耀目之感。

藍文蘭一直守在雲中岳身邊，此刻回頭看去，只見他雙目微闔，一張俊臉晶潔如玉，眉心印堂間，更是紫氣氤氳，內瑩神儀，顯然正在功行百脈，心中暗暗訝異，忖道：「爹時常說：一個人要內功練到此乘境界，眉宇間才會隱現紫氣，可以寒暑不侵，水火不損，雲大哥年紀輕輕，難道就有此等境界了？」

正在思忖之間，雲中岳已經倏地睜開眼來，藍文蘭只覺他抬目之間，神光奇亮，但這只是一瞬間事，他眼神便已隱去。

雲中岳看她一直深情款款的望著自己，不覺含笑道：「賢兄妹一直沒有休息嗎？」

藍文蘭道：「我和大哥坐在石階上聊天，也等於休息了，哦，方才有人隱身照壁後面，偷聽我們談話，被大哥發現，他就逃跑了。」

雲中岳道：「藍兄可曾看清他是什麼人嗎？」

藍文蔚道：「沒有，此人輕功極高，兄弟只看到一道黑影。」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但他輕功雖高，只要再給咱們遇上，一樣可以把他抓出來。」

她這話，雲中岳相信，聞人鳳會使「追蹤散」，他們雲南藍家也以用毒出名，自然也可能已在那人身上做了手腳了。

雲中岳緩緩站起，看看天色，說道：「時間不早了，藍兄，咱們也該到大通藥行去了。」

藍文蔚點頭道：「好，咱們走。」

三人離開梵王宮，因爲此時還只是清晨，山徑上甚少遊客，腳下自可加快，不多一會，已來到百泉鎮大街，街上的情形不同了，行人車輛，熙攘往來，已是十分熱鬧，街簷下也有許多人三三兩兩的交頭接耳，好像在談論著什麼，只是他們交談的聲音極輕，無法聽得清楚。

藍文蔚回頭道：「雲兄，看情形，百泉鎮上，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

雲中岳點頭道：「不錯，這些街坊交頭接耳，談論的應該是同一件事情了。」

藍文蘭道：「要不要去問問他們？」

藍文蔚笑道：「他們說得這麼輕，自然不願人家聽到，妳去問他們，只怕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如果百泉鎮眞要出了什麼事，咱們到了大通藥行，還怕會不知道嗎？」

藍文蘭道：「那就快些走了。」

大街南首的大通藥行，今天情形顯然也有些不對！

平常，大通藥行的正門——兩扇黑漆大片，是很少開啓的，但正門右首一條橫街上，長長的走廊，共有十幾間店面，放著十幾個長櫃，在泉會時間，專門收購從各地來的藥材，十幾個帳房，上百名伙計，過稱的過稱，打包的打包，算帳的算帳，付錢的付錢，天天都是忙得不可開支。

但今天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橫街上幾十間店面全上了牌門板，長廊上冷冷清清，一個人也沒有，相反的，平常很少開啓的正門，如今卻敞開著。

大門前，還站著一式青衣緊身勁裝，手中還持著明晃晃單刀的壯漢，一邊八個，像雁翅般左右排立，如臨大敵。

藍文蔚看得一怔，忍不住站停下來，回頭低低的道：「雲兄，看樣子，好像是大通藥行出了事！」

大通藥行不但是全國首屈一指藥材行領袖，而且也是懷幫在百泉鎮的總舵所在，在泉會

期間，有搖頭獅子單曉初坐鎮大通藥行，以單老爺子在江湖上的威望，除了應天承運的皇帝老子，還有誰敢動大通藥行一草一木？因此，大通藥行如果出事，那一定是大事無疑！

雲中岳一呆，問道：「會出什麼事呢？」

藍文蘭眼尖，看到從大門中迎出一個人來，忙道：「大哥，周兄迎出來了，大概是單伯伯要他在門口等我們的了。」

話未說完，周振邦（單曉初的大弟子）已經迎著三人走來，抱拳道：「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三位總算來了，在下奉家師之命，從昨晚四更一直恭候在門口了。」

雲中岳抱拳歉然道：「要周兄久等，實在不好意思，在下和藍兄怕來得太早，打擾單老爺子清夢。」

藍文蔚問道：「單伯伯好吧？」

周振邦道：「家師還好，三位請進。」

今日大通藥行門禁森嚴，若非周振邦守在門口，三人來了，就得費去一番唇舌，才給你通報進去呢！

進入大門，大天井兩廊，也有數十名勁裝佩刀的漢子，似在待命，這一情形，愈加顯明，不是大通藥行出了事，便是百泉鎮出了什麼大事，不然，大通藥行不會有如此森嚴的戒備。

周振邦回頭道：「家師和清源大師等人此刻都在書房裡，雲公子三位請隨在下來。」

他領著三人折而向西，進入另一道門，長廊雕欄，欄外花圃中種著許多嫣紅妊紫的名花！

這是通向單老爺子書房的走廊，寧靜得沒有半點聲音。

藍文蘭忍不住問道：「周兄，百泉鎮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周振邦回身道：「藍姑娘還不知道嗎？」

藍文蘭道：「我和大哥遭人劫持，昨晚才脫困的，我們剛從梵王宮來，怎麼會知道呢？剛才在大街上，看到許多人交頭接耳，好像在談論著什麼，到這裡又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才問周兄的，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周振邦道：「敝幫和廣幫，約在今晚在蘇門山南麓理論。」

江湖人的「理論」也就是械鬥了。

藍文蔚吃驚的道：「這是爲什麼呢？」

周振邦氣憤的道：「事情是這樣，每年從三月十三日起，晚上煙火競賽，一連三天，在湖上舉行，這本來是給百泉鎮增加歡樂的餘興節目，使大家熱鬧熱鬧，有競賽，大家才會出

奇制勝，錦上添花，但近年來，大家竟把這件事認了眞，今年你精彩，明年我比你更精彩，變成了互鬥財力，和互拚勢力了，去年廣幫奪了魁，今年更是大事鋪張，非再奪魁不可，家師和廣幫區古柏表示，希望煙火照常舉行，但取消競賽，大家依然各自展出，不論名次，據說區古柏拒絕了。到了前晚，由他們廣幫的煙火船領頭，第二艘是我們懷幫的，不料等到放燃煙火之際，但聽轟然一聲巨響，廣幫和咱們兩艘主船同時爆炸，最可惡的，在炸藥之中，還加入了毒藥，聞到濃煙的人，無不立中奇毒……」

藍文蔚道：「據兄弟所知，十五晚上，凡是參加水上煙火的各家，主船上坐的都是主人，單伯伯沒事吧？」

周振邦道：「咱們的主船，每年都是由大通藥行吳大叔（吳福礎）出面，今年吳大叔無故失蹤，改由齊副掌櫃齊大元主持，當場被炸死了。」

藍文蔚問道：「廣幫呢？傷了人沒有？」

周振邦道：「廣幫區古柏也沒有出面，據說是他們公所裡的一名管事，因爲咱們船上，由中艙爆炸，他們爆炸是在船尾，死傷的人較少……」

藍文蘭道：「這是什麼人做的手腳，查出了沒有？」

周振邦道：「事實很明顯，咱們的船是中艙爆炸，死傷狼籍，他們只有船尾爆炸，自然

是廣幫做的手腳，他們竟然反咬咱們一口，家師忍無可忍，所以約定今晚了斷這場過節。」

說話之時，已經進入月洞門，只聽書房中傳出搖頭獅子單老爺子的共聲談笑。

周振邦腳下加快，趨近階前，垂手道：「啓稟師父，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來了。」

只聽搖頭獅子哦了一聲，急步迎了出來，跟在他身後迎出來的還有清源大師、宋志高、吳福礎三人。

搖頭獅子看到雲中岳立即一把握住了手，呵呵笑道：「雲老弟怎麼這時候才來，老朽和清源大師、宋長老已經恭候多時了。」

逆來順受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這麼說，在下如何敢當，在下怕來早了，驚擾你老爺子。」

搖頭獅子另一隻手握住了藍文蔚的手，大笑道：「藍賢侄、賢侄女總算脫險歸來可喜可賀，來、來，咱們進去再作詳談。」

他一手拉著一個，舉步走入書房，大家分賓主落座。一名青衣使女送上茶來。

搖頭獅子道：「雲老弟三位，大概還沒用早點吧，阿香，快去把早點端出來。」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返身退出，不旋踵，就手托銀盤，送上四式細點，和三碗蓮子稀飯，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欠身道：「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請用早點了。」

搖頭獅子抬抬手道：「雲老弟你們不用客氣，快請用吧，咱們都已吃過了。」

雲中岳三人就不再客氣，圍著小圓桌坐下，各自吃了。

青衣使女等他們吃畢，又送上三條面巾。三人抹了抹嘴，站起身來。

搖頭獅子招呼道：「雲老弟，你們到這邊來坐，清源大師、宋長老和吳福礎離奇失蹤，老夫派人明查暗訪，差不多的地方都找遍了，竟然一點影子也沒有找到，後來老弟和藍姑娘又忽然失蹤，真教老夫又急又怒，別的不說，咱們懷幫在百泉鎮可以說根深蒂固，居然會在泉會期間，在大通藥行作客的人，會一個個離奇失蹤，傳出江湖，咱們懷幫還有臉見人？哈哈，想不到老弟卻在一夜之間，把失蹤的人全救出來了，老夫不但感激，也感到無比的欽佩。」

雲中岳道：「單老爺誇獎了。」

搖頭獅子續道：「那晚老夫和藍賢侄女同去達生堂，老弟故意中毒，朝那黑衣人說出把黑梔子藏放高山仰止那座洞窟中，老夫就發現黑暗中另有一個黑衣人悄悄退走，老夫就一路跟在他身後而去……」

藍文蘭道：「單伯伯，你當進入房去的黑衣人是誰？他就是達生堂掌櫃豬頭成天生扮的，據他說，是被一個黑衣蒙面人脅迫他假扮的。」

搖頭獅子嘿然道：「這賊人果然狡獪，老夫一直跟蹤到高山仰止洞窟之中，因裡面石窟曲折相通，又極黝黑，還是被他逃脫了，等老夫退出之後，再趕去達生堂，老弟二位都已不

見了，而且一連三天，都沒有你們的影子，究竟到那裡去了？」

雲中岳道：「在下和藍姑娘在石窟中中了賊人的暗算。」

當下就把石窟爆炸，自己兩人如何死裡逃生，找到山腹泉道，從百泉湖泅出，大概說了一遍。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掌道：「吉人天相，我佛有靈，保佑二位絕處逢生。」

搖頭獅子目中神光連閃，嘿然道：「又使用火藥，這手法和煙火船爆炸，幾乎相同，老夫不相信會不是廣幫幹的。」

宋志高道：「事無佐證，就算廣幫幹的，也該先查明白了再說。」

搖頭獅子目光回注雲中岳，問道：「雲老弟又如何發現梵王宮一處地底石室的呢？」

雲中岳又把藍文蘭失蹤，自己向毒公子聞人俊求助，聞人鳳以「追蹤散」一路找到梵王宮之事，說了出來。

「該死的東西！」搖頭獅子怒哼一聲，才點著頭道：「王奇、溫老三……嘿嘿，區古柏和溫家老二是臭味相投的一對，這梵王宮地底石窟不是他廣幫的一處暗舵，有誰相信？」

雲中岳道：「據溫二先生說：溫老三盜走他們溫家祖傳的一部『迷經』，離家出走，已有數十年不知下落……」

搖頭獅子搖著頭笑道：「雲老弟，他這話你也相信？他故意這樣說，才不會牽扯到他的身上去。」

藍文蔚在雲中岳說話之時，暗暗放出一隻金蛉子，這是他多年訓練的毒物，放出一隻，另一隻聽到同類的飛鳴，就會跟著飛出。

他早晨發現那輕功甚高的黑影，身材似極高大，他懷疑是搖頭獅子單曉初，所以暗中放出一隻金蛉子，此時自己又放出一隻金蛉子來，照說那一隻應該飛出來了，但卻杳無徵兆，心中不禁暗暗懷疑，忖道：「難道隱身照壁暗陬的不是單伯伯嗎？」

吳福礎站起身道：「老爺子，屬下告退。」

搖頭獅子含首道：「老夫這裡有客，外面你去照顧一下吧！」

吳福礎應了聲「是」，便自退去。

藍文蔚道：「單伯伯今晚約了廣幫講理，不知……」

搖頭獅子忙著道：「今晚之事，只是老夫和區古柏兩人的事。」

清源大師道：「老施主約了區老施主嗎？」

雲中岳心中暗道：「原來清源大師還不知道今晚講理之事。」

搖頭獅子道：「兄弟因前晚兩家煙火船爆炸一事頗出意外，很可能是廣幫幹的，因此約

了區古柏，單獨晤面，想勸勸他，不可傷了兩家和氣。」

清源大師道：「老衲和區老施主也是素識，老施主既然約了區老施主，老衲意欲和老施主同去一行，不知老施主意下如何？」

搖頭獅子微有作難之色，但又立即點頭道：「好，既然大師要去，兄弟自表同意。」

宋志高道：「兄弟閒著無事，也想和大師同去，好替兩家作個和事佬。」

搖頭獅子道：「二位縱有斡旋之心，只怕區古柏未必肯接受二位的善意呢！」

藍文蔚道：「大師和宋長老是武林前輩，去了或可使兩家化干戈為玉帛，小侄等人，也想跟單伯伯同去……」

「啊！」搖頭獅子連連搖手道：「你們都不用去了，雲老弟初來，你們兄妹兩人代我招待招待就是了。」

他不想大家去參與今晚的事。

雲中岳沒有說話，卻以「傳音入密」朝藍文蔚道：「藍兄，他今晚前去赴約，大通藥行必然防範較疏，我們正好趁機看看藥行中是否有可疑之處了。」

藍文蔚暗自點了下頭，才道：「單伯伯既然不要小侄去，小侄只好遵命了。」

搖頭獅子深沉一笑，說道：「如此就好，雲老弟昨晚一夜未睡，賢侄兄妹也熬了一夜，

你們不如就代老夫領雲老弟到賓舍先去休息一會吧！」

□ □ □

賓舍，離搖頭獅子的書房並不太遠，從長廊穿出另一道月洞門，是一座林木蔥鬱的花園，花樹叢中，掩映著碧瓦朱欄的樓宇，一共有六幢之多，每幢樓宇，可住兩位賓客。

這是大通藥行招待貴賓的所在，少林清源大師和丐幫長老宋志高都住在這裡。

賓舍是由單老爺子的五弟子羅兆春管理。藍文蔚兄妹原先就住在這裡，是以路徑十分熟悉。

三人剛走近賓舍，羅兆春已經迎了出來，含笑抱抱拳道：「藍兄、藍姑娘回來了，這位大概就是雲公子了？」

藍文蔚連忙介紹道：「這位正是雲中岳雲兄，這是單老爺子門下負責管理賓舍的羅兆春羅兄。」

雲中岳抱抱拳道：「羅兄原來是單老爺子的高足，兄弟久仰了。」

羅兆春道：「雲公子好說，三位沒來之前，家師已經要大師兄周振邦通知在下，收拾好房間了，雲公子和藍兄同住一幢，是原來藍兄住的『元』字樓，藍姑娘依然住『黃』字樓了。」

雲中岳道：「多謝羅兄費神了。」

羅兆春連說：「不敢。」引著三人來至一幢樓宇前面，一名青衣少女迎了出來，欠身道：「小婢新月，見過羅爺。」

羅兆春道：「妳去見過雲公子、藍公子二位。」

青衣少女又朝雲中岳、藍文蔚二人躬下身去，說道：「小婢新月，見過雲公子、藍公子，藍公子還是住從前那間房，雲公子是隔壁一間，二位公子請隨小婢來。」

說完，領著四人，登上樓梯，打開了兩間房門。

藍文蔚道：「羅兄不用客氣，只管請回，兄弟在這裡住過多天，算是老客人了，雲兄雖是初來，自有兄弟會招呼的。」

雲中岳也道：「羅兄有事，只管請便吧！」

羅兆春拱拱手道：「兄弟那就告退了。」轉身自去。

藍文蔚道：「妹子，咱們昨晚也一夜未睡，現在時間還早，妳也可以去休息一會。」

藍文蘭點點頭道：「雲大哥、大哥，你們休息吧，我走啦！」

她匆匆下樓而去。

藍文蘭走後，雲中岳、藍文蔚也就各自入房，解衣登床。雲中岳這些天來，接二連三的

遇上事故，一直沒有好好睡過，現在還是早晨，就算有事，也要等到夜晚，因此躺下之後，就立時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到房門輕啓，有人放輕腳步走了過來。

凡是練武的人，都特別警覺，雲中岳突然從睡夢中醒來，要待翻身坐起，那知身子竟如夢魘一般，手足如壓重鉛，一點也動彈不得，心頭不由大吃一驚，立時想到自己中了人家暗算，只是想不通在什麼時候中的暗算？

抬目看去，只見吳福礎臉含微笑，緩步朝床前走近，說道：「雲公子醒來了？」

雲中岳躺著不動，問道：「吳掌櫃有事嗎？」

吳福礎含笑道：「在下是奉老爺子之命，來探視雲公子的。」

雲中岳故作不解，問道：「單老爺子爲什麼要吳掌櫃來探看在下呢？」

吳福礎笑了笑道：「雲公子沒有感覺那裡不對嗎？」

雲中岳心裡明白，自己果然中了人家暗算，這暗算自己的人，可能就是……

他暗暗提聚眞氣，但全身眞氣竟似散了一般，再也無法提聚，不覺劍眉一剔，冷然道：「是你們在我身上做了什麼手腳？」

吳福礎看著他笑了笑道：「雲公子應該清楚，沒有人進來過，怎麼會有人在你身上做了

手腳呢？」

雲中岳怒道：「那麼雲某好端端的怎會……」

吳福礎淡淡一笑道：「雲公子可是提不起眞氣來，那是因爲你睡的枕頭上，有人撒了散功散，你在不知不覺中吸了進去，以致眞氣渙散，武功盡失。」

雲中岳哼道：「好卑鄙的手段，這是單老爺子的意思，還是你吳掌櫃的意思？」

「雲公子莫要誤會了。」

吳福礎深深一笑道：「這也並不是害你。」

雲中岳緩緩撐著身子坐起，怒道：「這還不是害我，我十數年苦學的武功，毀於一旦：………」

吳福礎平靜的道：「老爺子知道你有一身高超的武功，如果不能收爲己用，如果雲公子要和老爺子作對，豈非是一個十足令老爺子頭痛的強敵，老爺子不想把你雲公子當作敵人，唯一的辦法，只好使雲公子失去武功了，其實雲公子若想恢復武功，那也並非難事……」

他忽然住口，故意不說下去。

雲中岳道：「我失去的武功，還能恢復嗎？」

吳福礎笑道：「雲公子是聰明人，總該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句話吧？」

雲中岳心頭一動，暗道：「不錯，他們撒在枕上的『散功散』，可能是一種毒藥，既是毒藥，就有解藥了。」

心念轉動，問道：「單老爺子有條件？」

吳福礎堆起笑容，說道：「其實也說不上條件，因爲老爺子非常看重雲公子，只要雲公子肯和老爺子合作，老爺子立時可以使雲公子失去的武功，完全恢復。」

雲中岳道：「就這麼簡單？」

吳福礎聳聳肩道：「事情當然也不完全如此簡單。」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可是要在下承諾什麼嗎？」

吳福礎笑了笑道：「承諾口說無憑，老爺子豈會相信？」

雲中岳道：「那要在下如何呢？」

吳福礎道：「老爺子要在下來探視公子，也就是要在下徵詢雲公子的意見。」

雲中岳道：「吳掌櫃請說。」

吳福礎道：「凡是肯和老爺子合作的人，都得服用一顆老爺子親自煉製的藥丸，雲公子如果願意服用，老爺子自會替雲公子解去『散功散』，恢復你的武功。」

雲中岳心中一動，暗道：「他這顆藥丸，必是迷失心志之藥了。」

一面問道：「服用那顆藥丸的後果如何呢？迷失神志，任人擺佈？」

「不，不！」吳福礎連連搖手道：「老爺子對雲公子極爲器重，如果服下藥丸，只是一個迷失神志的殺手，又有何用？」

雲中岳道：「在下想聽聽那是一種什麼藥物？服下後的後果如何，在下才能考慮。」

「好！」吳福礎點頭道：「在下那就直說了，那是一顆極毒的毒藥，服下之後，每隔一月，必須服一顆緩和毒性的藥丸，才可無事。」

雲中岳道：「假如不服那顆緩和毒性的藥呢？」

吳福礎道：「那就毒發無救。」

雲中岳道：「這樣他可以永遠控制我，也永不敢背叛他了。」

「不！」吳福礎笑了笑，又道：「老爺子也不想永遠控制雲公子，他預期一年，到了一年之後，自會給你解去身中之毒。」

雲中岳道：「一年之後，他不怕我背叛了嗎？」

吳福礎笑道：「那時雲公子自然會心悅誠服的依附老爺子，絕不會再生貳心了。」

雲中岳人本聰明，吳福礎的口風，他自然聽得出來，心中暗哦一聲，忖道：「和單曉初合作一年之後，已經做下無數壞事，除了依附單曉初，江湖上已沒有容身之處了。」

接著又暗暗忖道：「他們只在枕上撒了『散功散』，那是真的沒有人進來過，換句話說，他們也並沒有搜過自己身子，還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瓶從溫老三那裡得來的『解迷化毒丹』，據溫二先生說，這『解迷化毒丹』，化了他四十年心血，才煉製而成，能解任何迷藥，能化天下奇毒，那麼『散功散』和單曉初煉的毒藥，自然也都能化解無疑了。」

吳福礎看他只是沉吟不語，還當他一時無法決定，這就陪笑道：「雲公子服藥之後，就成爲老爺子的心腹，老爺子答應可以給你副總領的名義，總領是老爺子兼的，雲公子豈不立時成爲老爺子面前第一紅人，一人之下，無數人之上，雲公子何樂而不爲？」

雲中岳點點頭，心中暗道：「現在自己唯一的辦法，只有先敷衍過去，讓吳福礎離開房間，自己才有機會取出『解迷化毒丹』，先試試能否解去『散功散』之毒，如果能解『散功散』，大概也可以化解單曉初煉製的毒丸了。」

吳福礎笑道：「老爺子並無強迫之意，雲公子自可考慮好了再答覆，但時間不能太長：………」

雲中岳道：「好，給在下半個時辰如何？」

吳福礎以爲他並不死心，還想運氣試試，立即點頭道：「好，在下那就半個時辰之後，再來聽雲公子的佳音了。」

說完，略一抱拳，便自回身退出，還隨手帶上了房門。

雲中岳極爲小心的舉目打量房中每一角落和窗櫺、門縫等處，發覺確然並沒有人在暗中窺伺自己，但還是防備有人偷覷，上身靠坐床上，先緩緩拉起薄被，掩住了胸口，才伸手入懷，取出藥瓶，在被內開啓瓶塞，把藥丸傾在掌心，蓋好瓶蓋，收入懷中，然後裝作打呵欠模樣，左手從被中伸出，掩掩嘴，迅快把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過了約莫盞茶工夫，想來藥力業已行開，暗暗吸了口氣，果覺體內眞氣，逐漸疏通，心中不禁大喜，暗想：「只要自己武功恢復，就不怕他們了。」

但繼而一想：「單曉初會用這種手段對付自己，自然也可以對付藍文蔚兄妹，甚至也會對付清源大師、宋志高等人，自己倒不可魯莽從事，不如將計就計，虛與委蛇，才能解救其他中毒的人。」

心念轉動，就緩緩閉上眼睛，暗中運功調息，直等眞氣運行一週，體內確然已無異處，才算放心。

半個時辰，很快就過去，門外及時響起一陣腳步聲，吳福礎已經推門而入，含笑說道：「雲公子考慮好了嗎？」

雲中岳看了他一眼，點頭道：「在下已經決定了。」

吳福礎道：「在下相信雲公子必有明智的決定。」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在下談不上明智，但一個練武的人不論任何人，都會把武功視作第二生命，一旦失去武功，就會有生不如死之感，在下考慮之下，自以恢復武功，最爲重要，所以決定和單老爺子合作，願意服下單老爺子那顆毒藥了。」

吳福礎喜形於色，呵呵一笑道：「雲公子果然不負老爺子殷切的期望，難道這還不是明智決定嗎？老爺子剛才還和在下說：他老人家門下雖有五個弟子，也經老爺子調教了十幾年，只要他們等及你雲公子十分之一，老爺子就會高興的不得了了，老爺子還說雲公子加入敝幫之後，將來振興敝幫的人，就非雲公子莫屬。」

雲中岳問道：「吳掌櫃可曾把藥丸帶來了嗎？」

吳福礎道：「在下帶來了，雲公子是不是現在就服呢？」

雲中岳道：「在下既已決定，自然早些服下，也可以早些恢復武功了。」

「雲公子說得是。」吳福礎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紙包，打開紙包，裡面是一顆黃豆大小呈翠綠的藥丸，他回頭朝門外喝道：「新月！進來。」新月在房門口，手捧茶杯，走了進來。

吳福礎從她手中接過茶杯，說道：「雲公子張開嘴來。」

雲中岳依言張嘴，吳福礎親自把藥丸丟入他口中，一手遞過茶杯，說道：「雲公子喝口

開水，就可以吞下去了。」

雲中岳因有「解迷化毒丹」可解奇毒，果真依言接過茶杯，一口把藥丸吞了下去。

吳福礎看在眼裡，他果然吞下了藥丸，一面問道：「雲公子，這顆藥丸苦不苦？」

雲中岳眞的吞了下去，但覺喉頭奇苦無比，一手放下茶杯，皺皺眉頭道：「這藥丸奇苦無比。」

這自然答對了。

吳福礎微微一笑道：「雲公子再用口吸一口氣。」

雲中岳依言用口吸了口氣。

吳福礎又道：「現在呢？雲公子覺得如何了？」

雲中岳道：「奇怪，在下吸了口氣，喉頭不但不苦，反倒有些甘甜了。」

這話又答對了。

吳福礎才從懷中取出另一個小紙包，遞了過來，說道：「這是『散功散』的解藥，雲公子先收起來了，要過半個時辰，才能再服，吞下解藥，不出一盞熱茶的時光，雲公子的武功就可以完全恢復了。」

雲中岳伸手接過，收入懷中。

吳福礎伸手從茶几上取起空茶杯，送到雲中岳面前，又道：「雲公子在茶杯中吐一口口水在下就可以向老爺子覆命了。」

雲中岳不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只得依言朝茶杯中吐了一口口水，目光一注，但見自己吐在白瓷茶杯中的口水，居然色呈翠綠，不覺怔得一怔！

吳福礎笑道：「雲公子別怕，這是服藥後必然的現象，過一會就會正常，但雲公子必須小睡片刻，在下這就告退，待會再來請雲公子了。」

說完，一手端著白瓷茶杯，退了出去。新月也躬身一禮，隨著退出。

雲中岳怕方才服的「解迷化毒丹」，化去「散功散」之毒，力量業已消耗甚多，不能再化解這次服下的綠色毒藥之毒，等吳福礎和新月退出之後，立即取出瓷瓶，又傾了兩顆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這樣又過了半個時辰，雲中岳並未發現身心有何異樣之處，這才算放下了心，看來「解迷化毒丹」果然可以解單曉初的綠色毒藥了。

心頭自然大爲高興，這一來，單曉初一定十分信任自己，其餘中毒的人，也都有救了。

過沒多久，房門再次被推開，吳福礎堆著一臉笑容，朝雲中岳招呼道：「雲公子覺得如何，頭還痛嗎？」

雲中岳心中暗道：「如果不會頭痛，他就不會問了。」心中想著，這就點了點頭。

吳福礎望了他一眼，心中暗道：「師兄這藥丸，雖然不致使人靈志盡失，卻也會損失一半，這雲中岳武功極高，可惜從此成了半個神志迷失的人了。」

雲中岳看他臉色，似是微有憐憫之色，心頭突然一動，忖道：「他忽然目露憐憫之色，莫非自己服下的綠色藥丸，還是會迷失神智的了，幸虧自己沒有說話，否則豈不弄巧成拙了？」

吳福礎含笑道：「老爺子在密室等候雲公子，請隨在下來。」

雲中岳點點頭，隨即站起身，跟著吳福礎就走，出了花園，折向一條長廊，又經過一重院落，才到密室，雲中岳默默記下了路徑。

吳福礎走在前面，舉手叩了兩下門。木門開啓，一名青衣使女欠身道：「總管請進。」

吳福礎舉步跨入。雲中岳也跟著走入，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吳福礎是大通藥行的掌櫃，這使女卻稱他總管，梵王宮地底石室，王奇只是一名副總管，原來總管就是吳福礎，那麼他和清源大師等人一起被擒，同時失蹤，只是一種遮眼法，也許他的被囚在石室還另有作用也說不定。」

目光一抬，搖頭獅子單曉初一手捧著白瓷茶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喝茶。

吳福礎急忙趨前一步說道：「大師兄，雲公子來了，只是他人……」

雲中岳心中暗道：「原來他們還是師兄弟。」

搖頭獅子點點頭。雲中岳跟著走上去，抱抱拳道：「在下見過單老爺子。」

搖頭獅子目光一抬，兩道炯炯眼神朝雲中岳望來。雲中岳稍微斂去了一些神光，也朝搖頭獅子望去。

過了半晌，搖頭獅子含笑道：「雲公子服藥之後，覺得如何？」

雲中岳道：「在下很好。」

搖頭獅子又道：「是否那裡有些不舒服嗎？」

雲中岳道：「在下方才覺得有些頭昏，現在好像好多了。」

搖頭獅子含笑點點頭，說道：「老夫要派你擔任副總領職務，你願意屈就嗎？」

雲中岳道：「願意。」

搖頭獅子回頭朝吳福礎含笑道：「他情況很好。」

吳福礎道：「小弟總覺得他神志還有些不對……」

搖頭獅子笑了笑道：「這是愚兄估高了他，一般人服藥之後，可能神志有一部分會受到影響，如果內功精湛的人，這影響也就較少，可以與常人無異，由此看來，他內功也並未十

分深厚了，但這個不要緊，再有一兩天時間，藥力完全消失，就可以恢復了。」

雲中岳只是站著不動。

搖頭獅子從懷中取出一塊圓形的金牌，朝雲中岳遞來，一面說道：「這是副總領的金牌，代表你的身分，有這面金牌，才能指揮金獅堂的人，你收下了。」

雲中岳依言接過，收入懷中，心中暗自忖道：「金獅堂，不知是些什麼人？」

搖頭獅子含笑道：「很好，雲中岳，從現在起，你就是老夫的副手，代老夫統率金獅堂了。」

雲中岳點點頭口中應了聲：「是。」

搖頭獅子朝吳福礎一擺手道：「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今晚就由他統領好了。」

吳福礎答應一聲，回頭道：「雲公子咱們走。」轉身往外行去。

雲中岳隨著他退出密室，又回到了賓舍。

吳福礎道：「雲公子，在下今晚另有要事待辦，老爺子交代由你率領金獅堂的人，在下自會吩咐新月領你去的。」

雲中岳點點頭應道：「好。」

吳福礎說完，就匆匆走了。

雲中岳走到窗前一張椅子坐下，心中惦記著藍文蔚兄妹，如果他們不出事，一定會來找自己，看情形他們也和自己一樣，準是著了搖頭獅子的道了，還好自己當上了副總領，如果他們也服了綠色毒藥，自然會歸自己指揮，自可伺機給他們解毒了。

房門啓處，新月端著一杯剛沏好的茗茶進來，放到几上，說道：「雲公子，請用茶。」

雲中岳問道：「隔壁的藍公子醒來了嗎？」

新月含笑道：「藍公子還未醒來，小婢知道他和雲公子是好友，方才總管說的，今晚他也要隨雲公子一起去呢！」

雲中岳問道：「還有什麼人？」

新月道：「還有什麼人，小婢就不知道了。」

雲中岳沒有再問，新月也悄然退了出去。

事情已經很明顯，搖頭獅子今晚和廣幫區古柏約好了在蘇門山「講理」，所謂「講理」，其實就是江湖人的械鬥。

他把自己等人用毒藥迷失神志，自然是要自己率領這些人去對付區枯柏了。這眞是一石二鳥之計，想不到名滿天下，江湖上都尊稱他一聲「單老爺子」的搖頭獅子單曉初，大家都認爲他是一位大仁大義的老英雄，竟然會是陰狠毒辣的人！

雲中岳一邊慢慢喝著茶，一面只是盤算著今晚之事，自己該如何著手才好？最好當然能和聞人俊兄妹取得連繫，但這恐怕很難，目前自己所扮演的是神志半清半不清的人，自然不好有什麼行動，那只有等待晚上自己率領金獅堂的人出發之時，才能伺機而動，不過那時候只怕時間上太急促了，但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時間漸漸接近黃昏，又過了一會，天色就昏暗下來。

新月手中提了一個布包走入房來，她先把布包放到床上，然後點起了燈燭。

雲中岳目注布包問道：「那是什麼？」

新月嫣然一笑道：「那是公子晚上要穿的衣服，公子一天沒進飲食，大概肚子餓了，小婢這就去取飯菜來。」

說完，很快退了出去。過沒多久，果然提著食盒走入，放到桌上，說道：「雲公子請用飯了。」

雲中岳也不客氣坐下來吃過了飯。

新月絞了一把巾面送上，等雲中岳指了把臉，就接了過去，一面說道：「雲公子請換衣衫了。」

轉身走近床前，打開布包，取出一件寬大的黑衣，伸著雙手，伺候更衣。

雲中岳脫下身上長衫，換上了黑衣，新月取出一條盤龍玉扭的束腰帶，幫著他束好腰，然後又從布包中取出一張薄如蟬翼，只有手掌大的面具，說道：「雲公子，你請坐下來，小婢替你戴上面具。」

雲中岳道：「還要戴面具嗎？」

新月嬌笑道：「這是上面規定的。」

雲中岳依言在木椅上坐下。新月雙手繃開面具，輕輕覆在他臉上，又用掌沿輕輕的四周熨貼，一直把面具拭得四平八穩，不見半點皺紋，才取過長劍，給他佩好，說道：「公子要不要喝口水再走？」

雲中岳但覺臉上繃得緊緊的，很是不舒服，一面忖道：「不知自己戴了面具，變成怎樣一個人了？」一面說道：「不用了，我該到什麼地方去，姑娘知道嗎？」

新月道：「總管方才交代過，要小婢領雲公子到桂花廳去。」

雲中岳道：「好，妳帶路。」

新月欠身道：「雲公子請隨小婢來。」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雲中岳隨著她出了賓舍，穿行花徑，繞向西首，不大工夫，來至一座敞軒。

新月腳下一停，說道：「這裡就是桂花廳了，小婢不能進去，雲公子請吧！」

雲中岳點點頭，就舉步朝石階上走去。

只聽廳上有人說道：「副總領來了，大家要肅立致敬。」

雲中岳不去理他，自顧自跨進大廳，只見一個身穿黑衣青年迎上來，躬身道：「屬下金獅堂執事張宜生見過副總領。」

雲中岳心中暗道：「此人和羅兆春年紀相仿，大概也是搖頭獅子的門下了。」

他沒有說話。

張宜生抬著右手欠身道：「副總領請。」走在前面引路，一直朝廳上行去。

雲中岳舉目打量，只見廳上早已站立著八個黑衣人，面向廳上，自己從他們後面走上去，是以看到的只是他們的背影。

他這一打量，發現右首第三個人身材比其他七人矮小，雖然穿著寬大黑衣，腰束闊帶，但一眼就可認出她來那不是和自己共過患難的藍文蘭，還有誰來？那麼站在她邊上的第二個人，該是藍文蔚了。

張宜生領著雲中岳，一直走到上首，面向八人而立，然後說道：「這位就是副總領了，今後諸位就歸副總領率領，一切都聽副總領指揮。」

說到這裡，一面低聲道：「請副總領取出金牌來，給他們看看。」

雲中岳依言取出那塊圓形金牌來，拿在手中，給大家認清楚了。

大廳上點燃著兩支兒臂粗的蠟燭，十六道目光都一齊朝金牌上投來。

雲中岳目光一瞥，但覺面前八人，面貌陌生，一個也不認識，這當然是他們臉上和自己一樣，戴了面具之故。

尤其那十六道目光之中，有兩道目光，只是一眨不眨的盯著自己直瞧，大有似曾相識之感！

這人正是右首第三個藍文蘭。

雲中岳看得心頭不由一楞，暗道：「是了，大概只有自己一個，搖頭獅子爲了要利用自己率領金獅堂的人，才並未完全迷失神智，他們敢情心神全被迷失了，不然文蘭不會有這種似曾相識的眼光看自己了。」

雲中岳收起金牌。

張宜生又道：「老爺子因副總領地形不熟，特命屬下替你老作嚮導，咱們此時就要出發，副總領要告訴他們，隨著你老身後而行。」

雲中岳點點頭，朝大家說道：「現在咱們就要出發了，大家請隨本座來。」

張宜生早已走在前面，說道：「屬下給你老帶路。」

雲中岳隨著他身後而行，其餘八人分作兩行，緊隨雲中岳的身後。

雲中岳心中暗自盤算，這八人之中，可能有少林寺清源大師、丐幫長老宋志高和藍文蔚兄妹，只不知還有四個是什麼人？片刻工夫，已經到了花園後門，一名看門的園丁迅快打開了左邊一扇木門。

張宜生回身道：「門外停有兩輛馬車，副總領要大家登車。」

雲中岳點點頭，回身道：「門外停著兩輛馬車，出了木門，大家隨本座登車。」一面朝張宜生道：「你去招呼另一輛車吧！」

張宜生躬身領命。

雲中岳首先跨出大門，走近第一輛車前，抬手道：「你們先上去。」跟在他身後的四人正是方才站在右首的四個，依言一一登上車廂。

雲中岳從他們身形推測，這四人第一個該是少林清源大師，第二個是藍文蔚，第三個是藍文蘭，第四個是丐幫宋志高。心中暗暗高興，也就跟著上車。

車把式不待吩咐，立即掩上車篷，揚鞭上路。

雲中岳居中坐下，從身邊取出「解迷化毒丹」，傾出三粒，朝第一個吩咐道：「你把這

藥丸吞下去。」

第一個人毫不猶豫，接過藥丸，就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雲中岳又傾出三顆交給第二個人，也道：「你把這三粒藥丸吞下去。」

第二個也依言吞下，雲中岳依次把藥丸分給了第三、第四個人，他們也各自吞服下去。

雲中岳收起藥瓶，貼身藏好。

過了約莫盞茶工夫，第一個人首先發出一聲輕「咦」！

雲中岳知道該是他們清醒的時候了，這就舉手從臉上揭下面具，一面朝第一個人悄聲道：「你大概是清源大師了，此刻雖在車中，但話聲不宜說得太響。」

第一個人聽得一怔道：「貧衲正是清源，雲大俠怎麼不認識貧衲了嗎？」

他還不知道自己臉上戴著面具。

這時第二、第三、第四三人也依次清醒過來。

第三個人正是藍文蘭，她內功較差，不能夜視，但車廂中有天光透入，雖是黑夜，仍可依稀辨認得出來，剛叫出：「雲……」

雲中岳早就防她會叫出聲來，急忙輕「噓」一聲道：「禁聲，妳不可大聲說話。」

藍文蘭驚奇的問道：「我們好像在車上，要到那裡去呢？」

雲中岳沒回答她，朝第二、第四二人問道：「這位是藍兄，這位是宋長老，對嗎？」

藍文蔚、宋志高時時點點頭道：「正是。」

雲中岳舒了口氣道：「如此就好。」

藍文蘭道：「雲大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雲中岳因時間匆促，就把自己遭遇的事，簡扼說了一遍。

清源大師聽得一怔道：「這麼說，單老施主就是梵王宮地底石室的幕後主持人，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宋志高道：「由此可見此次泉會期間所發生的事，也都是他的陰謀了？」

雲中岳道：「正是如此，只不知那第二輛車上的四人，會是什麼人？」

藍文蔚道：「雲兄是否也打算替他們解去身中之毒呢？」

雲中岳沉吟了下道：「目前兄弟還不知道那四人底細，未解毒之前，他們還可以聽兄弟的指揮，一旦解去了毒，萬一不肯和我們合作，豈非弄巧成拙，反而把事情弄砸了？」

宋志高道：「雲少俠這顧慮極是。」

清源大師道：「雲少俠對今晚之事，可有腹案嗎？」

雲中岳道：「在下要和大家商量的，也就在此，單曉初在我們身上暗使手腳，而且像四

位連神志都迷失了，此刻要在下領隊出發，據在下推測，他想利用我們去對付廣幫的區古柏，才要我們掩去本來的面目，只不知今晚在蘇門山，他還有什麼安排？」

清源大師道：「阿彌陀佛，此人心機如此毒辣，他自以爲這一計謀，萬無一失，卻沒想到雲少俠神志並未被迷。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佛慈悲，早已安排得比他更爲周密。雲少俠，貧衲慚愧，除了會修合藥物，平常很少在江湖走動，也可以說一無經驗，宋長老閱歷經驗，比貧衲要豐富得多，今晚之事，可能十分驚險，不到時間，誰也無法預料，因此貧衲之意，第一、咱們應該隨機應變，第二、如何行動，都要當場才能決定，咱們不妨請宋長老當軍師，雲少俠擔任指揮，方可濟事。」

宋志高道：「大師所說，在下如何敢當……」

藍文蔚道：「宋長老，咱們時間寶貴，大家要通力合作，當仁不讓，不可再推辭了，咱們都聽宋長老和雲兄的就是了。」

宋志高慨然道：「好，兄弟承蒙大家抬舉，自當全力以赴。」

事情就這樣決定。

藍文蘭悄聲道：「雲大哥，你該把面具戴上了呢！」

雲中岳點點頭，雙手繃開面具，覆到臉上，再用手掌在臉上耳角等處，輕輕按平。

忽然間，他想到了一件事，說道：「宋長老，在下有一件事想請教，聞人兄他們，曾和在下約定，今晚可能會去大通藥行，不知可有方法，傳遞消息給他們？」

宋志高問道：「雲少俠要他們做什麼事？」

雲中岳道：「宋長老如果有辦法遞出消息，就要他們到蘇門山去，也好接應我們。」

宋志高道：「泉會期間，敝幫有不少弟子，或明或暗的來了不少，但此刻已經快初更了，未知這消息是否還能遞得到？在下不妨試試。」

說完，從內衣上撕下一塊布來，不知他如何在布上做了記號，伸手輕輕推開了一些車篷，把布條揉成一團，擲了出去。

要知丐幫弟子遍佈天下，他們幫中傳遞消息，有著特別記號，可以迅速傳達，但此時業已入夜，自然不一定有把握。

行馳中的車子，漸漸緩慢下來，可見已快到地頭了。

雲中岳道：「看來快要到了。」

宋志高道：「待會下車之後，咱們仍然要裝作神智被迷，不可露了破綻。」

過沒多久，車子果然停住了。車把式一躍下車，同時也推開了車篷。

這時後面第二輛馬車也停住了，張宜生躍下車廂，迅速走了過來說道：「副總領請下車

了。」

雲中岳首先跨下車廂，清源大師等四人也相繼下車，第二輛車上的四個黑衣人也紛紛下車。

張宜生朝雲中岳欠身一禮，說道：「副總領請隨屬下來。」

說完，急步朝右首一片濃林奔去。

雲中岳朝八人打了個手勢，就跟著張宜生身後走去。

這是山麓後面的一片松林，林密而黑，也很幽深。

張宜生領著雲中岳等九人，一直走到松林深處，才行停住，說道：「到了，副總領請大家在這裡休息。」

雲中岳朝身後八人揮揮手道：「大家可以休息了。」

八人依言散了開去，各自找大石、樹根坐下。

雲中岳回頭朝張宜生問道：「咱們到這裡來做什麼？」

張宜生陪笑道：「副總領只管請坐下來休息，到時屬下自會奉告的。」

雲中岳雙目一瞪，說道：「你現在不肯說嗎？」

張宜生道：「不是的，因爲時候還沒到，這是老爺子交代……」

「單老爺子要本座聽你的？」

雲中岳翻著白眼，冷冷的道：「你是副總領，還是我是副總領？」

張宜生爲難又惶恐的道：「屬下不敢，屬下……這……」

雲中岳聽得更火，目光直注，說道：「說，咱們有什麼行動？」

張宜生和他目光一對，發現他目中寒光懾人，直似兩把利刃，看得人心頭發毛，嘴裡結結巴巴的道：「是、是，屬下說，那是……等到老爺子仰首長笑，說出：『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這句就是暗號，副總領就率領他們衝出去，把對方幾人，格殺勿論，一舉殲滅。」

雲中岳道：「本座如要個別指揮他們，應該如何稱呼他們呢？」

張宜生道：「他們也各有一方金牌，一號是金一，二號是金二。」

雲中岳道：「還有呢？」

張宜生道：「還有……沒有了。」

雲中岳道：「那好，你給本座休息吧！」

抬手一指點了過去，張宜生就乖乖的坐了下去。

雲中岳朝宋志高走了過去，以「傳音入密」問道：「宋長老，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宋志高也以「傳音入密」問道：「雲少俠把張宜生制住了？」

雲中岳點點頭。

宋志高道：「目前第一件事，少俠先必須弄清楚那四個是什麼人，才能指揮他們。」

雲中岳點點頭道：「好，在下這就去。」

接著問道：「宋長老，你的金牌幾號？」

宋志高道：「四號。」

他們都是以「傳音入密」交談，外人看來，雲中岳只是在宋志高面前站了一站，就舉步朝一個黑衣人面前走去，問道：「你是幾號？」

那人緩緩站了起來，答道：「我叫金七。」

雲中岳道：「取下面具給我瞧瞧？」

金七應了聲「是」，果然從臉上揭下了面具，原來金七竟然是析城派掌門人戴崑山。

雲中岳點點頭道：「把面具戴上了。」

戴崑山依言戴上了面具，也隨著坐下。

雲中岳又舉步行去，要另外兩個黑衣人也取下面具來，金五是林慮派掌門人宗大德，金六是王屋派掌門人谷長庚。

最後走到金八面前，問道：「你是幾號？」

雲中岳道：「取下面具來。」

金八依言取下面具。

雲中岳只覺此人是個瞇著雙眼的老者，在他取下面具之際，眼神閃爍，似有懷疑之色，心中不覺一動，暗道：「神智迷失的人，眼神不應如此，莫非此人是單曉初故意要他裝成神智迷失，混在咱們之中，來監視咱們的行動了。」

心念一動，這就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金八道：「金八。」

雲中岳道：「本座問你原來叫什麼名字？」

金八搖搖頭道：「不知道。」

雲中岳一抬手道：「好，戴上面具。」

雲中岳道：「你知道本座是什麼人嗎？」

金八道：「副總領。」

雲中岳朝他一笑，說道：「你神智很清楚，是嗎？」

金八眼中閃過一絲驚色，說道：「不清楚。」

要知一個神智被迷失的人，你如果問他神智是不是很清楚，他一定會回答你很清楚的，譬如喝醉了酒的人，他絕不會承認自己喝醉了酒一樣，金八說他神智不清楚，豈非正是很清楚嗎？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很好。」

話聲甫出，突然一指朝他點了過去。

金八要想閃避，但他如何閃得開雲中岳的一指，身軀一振，就被點上了「肩井穴」。

「肩井穴」只是麻木，不是昏穴，身子雖然不能轉動但人卻是清醒的，他眨著眼睛，只是望著雲中岳，，流露出驚異之色。

雲中岳冷然問道：「說，你是什麼人派來的奸細？」

金八道：「沒有人派我來的。」

雲中岳冷笑道：「你瞞過了總管，（總管指吳福礎）如何瞞得過本座？再不實話實說，本座就點你五陰絕脈，叫你逆血攻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信是不信？」

金八眼有懼色，說道：「副總領，屬下不是奸細。」

雲中岳心中暗道：「來了！」一面微哂道：「你神智很清楚，不是奸細，還是什麼？」

金八道：「屬下眞的不是奸細，是……是……」

雲中岳冷聲道：「是什麼人派你來的快說。」

金八道：「屬下是……總管派我來的。」

雲中岳不信的道：「總管派你來的?他怎麼會沒和本座說呢?嘿嘿，這話有誰相信?」

金八急道：「屬下說的全是眞話，確實是總管要屬下來的，他……只是沒和副總領說罷了。」

雲中岳怒聲道：「吳福礎只不過是老爺子的師弟罷了，本座是副總領，算起來他還是本座的屬下，他敢欺瞞本座?」

說到這裡，一手托著下巴，口中說了個「好」字，才道：「你說，他要你來做什麼的?」

金八眼有懼色，爲難的道：「這個……屬下說出來了，就會沒命……」

雲中岳心知吳福礎派他前來，必有隱情，因此冷厲的道：「本座問你，你若是不肯說，本座就劈了你，你若是從實說來，本座身爲金獅堂副總領，自可保你不死，你想死還是不想死?」

金八道：「副總領能保屬下不死，屬下自然只有說了。」

雲中岳道：「好，你說。」

金八道：「總管交代屬下，等副總領等人聽到暗號，衝出松林之際，屬下就在林中點燃火線……」

雲中岳問道：「什麼火線?」

金八道：「松林前面的一片廣場四周，已經埋下了一百斤火藥，引火線就在松林一方大石之下，此處離廣場已遠，沒人注意，只要點燃火線，就可把廣場上的人一起炸死。」

雲中岳心中暗道：「好險，差幸自己發現金八神智似未被迷，否則豈不糊裡糊塗的送了性命，單曉初這老匹夫好毒辣的手段!」一面問道：「這廣場下的火藥，可是你埋的嗎?」

金八道：「屬下在老爺子手下，專門管理火藥，計算多大的範圍，需要用多少火藥，埋設火藥的並非屬下。」

他是火藥專家!

雲中岳心中一動，又問道：「前晚煙火競賽，忽然爆炸，也是你設計的了?」

金八點頭道：「是的。」

雲中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金八道：「屬下阮文新。」

雲中岳道：「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伸手在肩頭輕輕拍了一下，阮文新（金八）果然往石上坐下。

雲中岳急忙朝宋志高走了過去。

清源大師、藍文蔚、藍文蘭一起湊了過來。

雲中岳低聲道：「在下有重大之事，要和大師、宋長老研商，藍兄和文蘭，可否到數丈外巡視，以防有人潛入竊聽。」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雲大哥不用操心，大哥已經在周圍數丈，佈了防呢，沒人可以闖得進來。」

雲南藍家善於役使毒物。

「如此就好。」

雲中岳道：「爲了防人窺伺，大家還是坐下來的好。」

大家依言席地坐下。

清源大師問道：「雲少俠有了什麼重大發現？」

雲中岳首先說出金五、金六、金七，即是太行三派的掌門人宗大德等三人，然後說出自己如何發現金八眼神閃爍，不像是迷失神智的人，經自己盤問，他說出實話來，詳細說了一遍。

清源大師聽得雙手合十，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若非雲少俠機智過人，不知要有多少人被炸死於此，單老施主這等倒行逆施，當眞天人難容！」

雲中岳道：「宋長老，現在事機緊迫，咱們該如何辦了？」

宋志高略爲沉吟，目光掠過在場諸人，說道：「事不宜遲，藍姑娘，妳守在此地，大師、雲少俠、藍少俠和在下同去，雲少俠先去把阮文新解了穴道，要他領路，指示火藥線埋藏在何處？」

藍文蘭本待跟雲大哥同去的，宋志高要她留守，不好多說，只得點了點頭。

宋志高道：「咱們走吧！」

雲中岳回到阮文新面前，一掌拍開了他的穴道，喝道：「金八，你領本座去察看火線埋設之處。」

阮文新不敢違拗，只得應了聲「是」，走在前面領路，一直走到松林深處，一方大石前面，伸手一指，說道：「回副總領，火線就埋在這裡了。」

雲中岳道：「你去把泥土挖鬆些，讓本座驗看，你說的話，是否可靠？」

阮文新聽他口氣，似乎還不相信自己說的是實話，爲了取信副總領，答應了一聲立即走上前去，俯下身，雙手輕輕扒開了一些泥土，就已露出一段藥線來了，這就直起身說道：「

回副總領，藥線就在這裡了。」

宋志高道：「好，金八，你就在這藥線上，撒上一泡尿。」

阮文新睒著兩眼，駭然道：「這怎麼可以？」

宋志高道：「爲什麼不可以？這是本座的命令。」

阮文新望著他問道：「你……是什麼人？」

宋志高道：「本座金一，金獅堂的軍師。」

阮文新道：「金獅堂還有軍師？」

雲中岳道：「不錯，金一確是本堂軍師，這是老爺子封的，軍師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阮文新哭喪著臉道：「這……會要了屬下的命。」

宋志高道：「你違抗本座命令，也會要你的命的。」

阮文新道：「好，好，屬下遵命。」

他無可奈何，只得對著藥線，撒了一大泡尿。

宋志高問道：「金八，這藥線一路如何埋過去的？」

阮文新道：「從這裡繞著樹根，一路埋出去的。」

宋志高道：「好，你每隔一丈，去把泥土扒開來，要看到藥線爲止。」

阮文新只得依言循著線路，每隔一丈，就扒開泥土。

宋志高道：「現在每人每隔一丈，對著藥線去撒上一泡尿。」

原來他是爲了要大家撒尿，才不讓藍姑娘來的。

男人撒尿最方便了，大家跟著阮文新，每隔一丈，就撒上一泡。

回到原處，阮文新跟在雲中岳身後，說道：「副總領，這是你吩咐的，你老要替屬下作主。」

宋志高道：「金八，你不用害怕，今晚只要聽本座的話，包管你沒事。」

阮文新連聲應是，雲中岳一揮手道：「你去坐著，有事本座會叫你的。」

阮文新又應了聲「是」回到石上坐下。

藍文蘭迎著雲中岳問道：「雲大哥，事情辦好了嗎？」

雲中岳點點頭道：「都辦好了。」

藍文蘭道：「你們把藥線都挖出來了嗎？」

雲中岳道：「沒有挖起來。」

藍文蘭道：「那怎麼算辦好了呢？」

雲中岳就把剛才的事，說了出來。

藍文蘭粉臉一紅，笑道：「眞虧宋長老想得出來？」

宋志高噓了一聲道：「藍姑娘的話說得輕一些，外面已經有人來了。」

一面朝雲中岳道：「雲少俠，這片深林，正在他們雙方評理的點後面，自是極爲引人注意，單曉初把咱們派在這裡，自然不會再派人來搜索，但廣幫和其他的人，難免暗中有人進來，咱們的人手，最好到樹上去，隱蔽身形，就算有人進來，也不會發現了。」

雲中岳點點頭，要宗大德等三人，隱到樹上去，沒聽到自己的口令，不可妄動。

三人依言各自騰身而起，隱入樹中。

宋志高低聲道：「張宜生交給在下，阮文新交給清源大師，雲少俠只須記住一點，待會不論外面情勢如何，懷幫和廣幫實力相等，不用咱們出手，咱們仍然以單曉初的那句暗號爲準，據在下推測，他發出暗號，是要咱們攔截廣幫的人，他才能從容退走，咱們也就將計就計，等到他發出暗號，就立即飛掠出林，截住單曉初、吳福礎，不能讓他們脫身。」

雲中岳點頭道：「在下省得。」

宋志高轉身朝藍文蔚問道：「藍少俠方才在林中佈的防線在必須撤去才好。」

藍文蔚點點頭道：「這個容易。」

宋志高一手提起張宜生，清源大師也點了阮文新的穴道，提著他騰身而起，往林中射去。

雲中岳道：「文蘭，妳也找棵樹好上去了，我會在妳附近的。」

藍文蘭已有幾天沒和他在一起了，嬌聲道：「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雲中岳道：「妳和我在一起，不太好吧？」

藍文蘭臉上紅馥馥的，低聲道：「這有什麼關係，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在石窟裡，我不是也和你在一起嗎？而且……而且還躺在一起呢，我反正是你的……」

雲中岳沒待她說完，突然用手掌掩住了她的櫻唇，低聲道：「有人來了，快上去。」

一手拉起藍文蘭的手，騰身往上拔起，一下隱入三丈高處枝柯之上。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樹下不遠處，已閃入兩條黑影，好快的身法！

藍文蘭根本連一點聲音都沒聽到，來人已經到了腳下，忍不住悄聲問道：「雲大哥，這兩人是誰？」

雲中岳附著她耳朵道：「不知道，這兩人輕功極高，妳不可說話了。」

只聽下面一個尖細的男子聲音說道：「奇怪，現在快二更了，他們既然約好了在這裡評理，怎麼還沒人來呢？尤其這片樹林裡，雙方的人，都沒設暗樁！」

憑他這句話，這兩人應該不是懷幫和廣幫的人了。

接著只聽一個輕俏的聲音低低的道：「師哥怎知樹林子裡沒人呢？也許人家早就來了。」

雲中岳聽到這輕俏的話聲，心中方自一動！

藍文蘭已經附著耳朵，悄聲道：「會是姚姐兒！」

雲中岳點點頭，但輕輕的握了她一下手，示意她不可說話。

只聽那尖細男人聲音，輕笑道：「有人，還瞞得過妳師哥的眼睛？就算瞞得過我的眼睛，還瞞得過我的鼻子？」

輕俏聲音格的輕笑一聲道：「你的鼻子靈，前天晚上豬頭已經到了窗下，你還沒有聞得出來，不是我聽到他的豬蹄聲音，你還走得了？」

尖細聲音道：「那不一樣，誰叫妳身上那麼香……」

輕俏聲音道：「你少貧嘴。」

尖細聲音道：「我真想不通，師父會叫你嫁給一個豬頭，妳也真的會嫁給他。」

輕俏聲音幽幽道：「師父的命令，你敢不遵？」

尖細聲音道：「我對師父這件事，始終弄不明白，堂堂四川唐門的唯一女弟子，卻要妳

前一年就住到百泉鎮來，扮成無依無靠的孤女，再憑媒婆說合，下嫁給豬頭，做一個藥舖老板娘，他老人家到底爲了什麼呢？」

雲中岳聽得一怔，他們會是唐門子弟，唐崇智的門下！

輕俏聲音道：「誰知道，師父只是交代我，要一直注意他的行動，他一天到晚都在藥舖子裡，白天呆頭呆腦，聽我使喚著，晚上一睡下來，就像一頭死豬，嫁了他八年，那有什麼好注意的？」

雲中岳心中也暗自泛疑，忖道：「唐崇智要姚姐兒嫁給豬頭成天生，那是爲什麼呢？」

尖細聲音道：「那只有一個可能，成天生跟大通藥行的吳福礎很熟，利用這點關係，妳才能獲得搖頭獅子的信任。」

「信任個屁！」輕俏聲音撇著嘴道：「那老驢子是個老色狼，就是我不嫁給豬頭，只要在百泉鎮住下來，還不是會給他看上，這老驢子可惡極了，要我去主持拍賣藥材，我也以爲他信任我，才要我獨當一面，那知臨了還要殺我滅口，我恨死他了。」

將計就計

「什麼?」尖細聲音笑道:「妳叫他老驢子?」

輕俏聲音道:「這有什麼好笑?」

尖細聲音道:「他老雖老,潘驢鄧小閒,五個字裡,還佔上第二個字呢!」

「拍!」輕俏聲音打了他一下,嬌嗔道:「你想到那裡去了?」

樹下兩人打情罵俏,摟摟抱抱的,樹上兩人也緊挨著身子,耳環廝磨,默默的聽著。

就在此時,松林外有了人聲,也亮起了氣死風燈。

來的是懷幫的人,在草坪中間放上了幾張條桌,兩旁放好了十幾條板凳,接著又有人在條桌上放好了茶碗,也有人在松林邊架起石塊,升水燒水,沏好了兩大壺茶。

接著由懷幫搖頭獅子單曉初領頭,他後面是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和單曉初的五個門人。

雲中岳只認識大弟子周振邦、五弟子羅兆春二個,其於三個沒有見過,但五人走在一起,自然是師兄弟了。最後是二十名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自然是懷幫的武士了。

雲中岳心中暗首:「搖頭獅子果是梟雄人物,只要看他帶來的人,清一色是懷幫的人,並未邀約外人,如果僅從表面看來,豈不是他胸懷坦蕩,不請外人助拳,焉知他不但埋伏了被他迷失神智的高手,還埋下了火藥,居心當眞陰險毒辣得很。」

搖頭獅子朝四周圍爲看了看,朝吳福礎點點頭道:「很好,咱們就坐下來吧!」說著就在左首一張長凳上坐了下來。

吳福礎也隨著坐下來,周振邦等五人,就在搖頭獅子身後垂手伺立。二十名黑衣漢子,便退後了一步,一排站定。

一名打雜的漢子立即手提茶壺,給三人倒上了茶。

搖頭獅子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就放下茶碗,站起身,呵呵一笑道:「區古柏倒是準時得很!」

他一站起,吳福礎自然也跟著站了起來。

只見山麓大路上,正有一行人朝草坪走來。

第一個身材高瘦的藍袍老者,頦下留一部黑鬚,目光炯炯的是四川唐門的唐崇智。

第二個頭盤小辮，臉上土黃，嘴上留著八字鬍，手拿旱煙管，身穿土布大掛，看去像鄉巴佬的是嶺南溫老二先生溫遂良。

第三個中等身材，禿頂紅臉老者才是廣幫藥材商的頭兒笑面判官區古柏。

第四個是五十多歲的白胖矮老者，看去一臉和氣，則是廣輝公所的負責人于文彬。

這四人身後只跟著三男一女四個人，三個男的年齡都在三十以下，女的是關小倩，他們自然是區古柏的門人了。

搖頭獅子大步迎了上去，呵呵笑道：「兄弟聽說唐兄到了百泉鎮，卻一直沒見到你的人，今晚會和區老哥一起來，這倒是大出兄弟意料之外的事，哈哈，眞是一場難得的盛會，歡迎歡迎。」

他這話是說唐崇智替廣幫助拳而來，深感意外。

唐崇智洪笑一聲道：「單老哥，你這話是責問兄弟替區老哥助拳了，哈哈，閣下完全錯了。」

搖頭獅子道：「兄弟那裡錯？」

唐崇智一指溫二先生，笑道：「兄弟和溫老二，聽該你們兩家約在此地評理，大家都是多年老朋友了，有什麼事，可以攤開來說，切不可有意氣之爭，咱們兩個是做和事佬來的。」

搖頭獅子一臉笑容，拱手道：「兄弟至表歡迎。」

一面朝區古柏拱拱手道：「區老哥、于老哥準時而來，兄弟已經敬備茶水，快快請坐，喝杯茶水。」

區古柏也抱抱拳道：「單老哥太客氣了。」

一面朝唐崇智、溫老二兩人抬抬手道：「今晚二位是公證人，應該請上坐。」

唐崇智、溫老二還待謙讓。

搖頭獅子也接著笑道：「區老哥說得極是，今晚之事，咱們兩家是主，二位是賓，自該上座的了。」

唐崇智、溫老二只得坐了上首兩個位子，接著是區古柏、于文彬也依次落座。早有一名漢子提著茶壺過來，給四人斟上了茶。

區古柏的四個門人也在師父身後垂手伺立。

雲中岳心中暗道：「唐崇智原來是替兩家作和事佬來的，他也果然老謀深算，怕兩家的人在樹林裡埋伏幫手，才派他兩個弟子先到林內來搜索的。」

只見搖頭獅子首先站起身來，拱拱手道：「今晚本來只是敝幫和廣幫了斷過節之會，因

爲要了斷過節，兄弟到廣輝公所去不適宜，區老哥到大通藥行去，也不適宜，才擇定到這裡來的，不想到驚動了唐、溫二位老哥，爲了顧全同道義氣，才挺身而出，來作魯仲達，二位老哥這番盛情，兄弟至爲感激，也至表欽佩，但今晚這場過節，只怕二位老哥也無法調解的了。」

唐崇智一手摸著黑鬚，微微攢眉道：「據兄弟所知，懷、廣二幫，平日縱有小隙，也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怨，難道連兄弟和溫老二兩張老臉都賣不成嗎？」

搖頭獅子還沒開口，吳福礎站起身道：「唐老哥有所未知，廣幫爲了煙花賽，一向把敝幫視作唯一的敵人，平日兩幫弟子，偶而在街上相遇，爭執時起，單老爺子除了泉會期間，很少在這裡，在下總是告誡敝幫的人，忍讓爲先，在河南地面上，咱們是地主身分，須得讓人三分……」

他話聲未已，廣輝公所的于文彬站了起來道：「吳掌櫃說得好聽，去年泉會時間，就是貴幫弟子先起的釁，還依仗人多勢衆，持械結衆找上廣輝公所來，這是忍讓爲先嗎？再說：……」

他本是一團和氣的人，但說到熱憤之處，一張白團臉都脹紅了。

區古柏一擺手道：「文彬，既是評理，是非曲直自有公理，你讓吳掌櫃先說完了再說不

遲。」

吳福礎面有怒容，冷笑一聲道：「就是去年之事，也是敝幫弟兄受貴幫欺凌，忍無可忍，才到貴公所去評理的，還不是單老爺子得訊親自趕去，才把敝幫弟兄壓了下來，這是去年之事，不提也罷，咱們今晚是爲了煙火船被炸，才到這裡來評理的……」

「……當時第一條船，是你們廣幫的，第二條船是敝幫的，咱們的船是中艙被炸，本來每年都由兄弟主持，但今年因兄弟在拍賣藥材場上遭人劫持，無故失蹤，才由齊大元代爲主持，結果齊大元當場被炸得血肉模糊，屍骨無存，貴幫的船雖然也被炸了，但炸在船尾，傷亡不重，不但兩條船同時被炸，最可惡的炸藥之中，還加入了毒藥，聞到濃煙的人，無不立中奇毒，就是沒有被炸死，也立即中毒死去，以致慘不忍睹……」

他越說越憤慨，切齒的道：「二位公證人可以想得到，咱們的船，跟在廣幫的後面，廣幫船尾爆炸，雖然也波及敝幫的船，還不算嚴重，但他們船尾冒起的毒煙，卻正好全數籠罩在敝船之上，縱或敝幫的船中艙不起爆炸，船上的人也一樣會被毒死……」

于文彬又站了起來，說道：「吳掌櫃，敝幫船尾遭歹徒預置火藥，引起爆炸，敝公所也有一名管事和七名水手，十數名正在放煙花的人分別受到輕重傷，這件事，因爲事出意外，只可說你我兩家都疏於防範，才會被歹人所乘……」

「歹人？歹人是誰？誰又敢在廣幫和懷幫的船上做手腳？」

吳福礎連聲冷笑，接著道：「敝幫的船，炸在中艙，自是蓄意要給敝幫顏色看，貴幫的船，炸在船尾，那是敝幫的船炸了，貴幫的船也不得不跟著爆炸，何況毒煙又是往船後吹的，中毒的依然是敝幫的人……」

于文彬一臉怒容，虎的站起，喝道：「吳福礎，你這話什麼意思？」

吳福礎冷冷的道：「在下這話不是說得很明白嗎？連二位公證人都聽得懂，你于文彬還會聽不懂？我說炸了別人的船，自己船尾總得賠上了，以免貽人口實，但天下事，往往欲蓋彌彰……」

「你胡說！」于文彬氣極，大喝道：「我說是你們懷幫故意炸了中艙，才好作爲找尋咱們尋釁的藉口，咱們船上，你的手下無法在中艙暗置炸藥，才只好把炸藥偷偷安置在船尾之上，所以只好炸毀船尾，虧你們還反咬咱們一口。」

吳福礎獰笑道：「天下歪理可以說得出十七八條，但眞理卻只有一條，事實俱在，狡辯是沒有用的。」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道：「福礎，不用說了，咱們縱然說破了嘴皮，他們廣幫也不會坦然承認……」

區古柏洪聲道：「單老哥這話是咬定咱們廣幫暗中放置炸藥的了？江湖上講求的是一個理，咱們來評理，要心平氣和，尋求出眞正原因，或是什麼人陰謀，企圖藉此引起咱們兩家火拚，豈可如此武斷，一口咬定是咱們暗施手腳？試問炸死你們大通藥行一個副掌櫃，和二十幾個貴幫弟子，對咱們又有什麼好處？」

搖頭獅子道：「那就要問你區老哥了。」

區古柏聽得臉色微變，怒笑道：「看來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搖頭獅子洪笑道：「懷幫二十九條性命，豈能白死，今晚之事，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談的。」

區古柏怒聲道：「那麼你們要待如何？」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道：「江湖上了斷過節，本來就是勝者爲直，負者爲曲，唐老哥、溫老哥二位，調解雖然不成，但他們兩位可以替咱們兩家作個公正的裁判，廣幫、懷幫放手一搏，以定孰勝孰負？也是一樣的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聲淒清的哭聲，傳了過來，一個全身素衣的中年婦人連哭帶奔，朝草坪上趕來，走到近前，她目射兇芒朝右首投來，切齒道：「你們之中，誰是區古柏？」

區古柏身爲廣幫領袖，當著許多人，自然非承認不可，這就站起身，抱抱拳道：「在下

正是區古柏，這位大嫂……」

那素衣婦人目光一注，突然厲聲道：「區古柏，你這心思惡毒，陰謀害人的老賊，還我丈夫命來。」

刷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把寒鋒銳利的匕首，刷的一聲振腕刺來。

區古柏只覺她刺來的這一記手法，十分毒辣，招式變化，奇幻莫測，心頭不禁暗暗一凜，忖道：「一個懷幫的婦女之輩，竟有如此高明的手法？」

身形趕緊往後移開一步，說道：「大嫂是什麼，不知尊夫是誰……」

素衣婦人一匕未中，口中恨恨的道：「我丈夫就是被你陰謀炸死的齊大元，我不找你報仇，還找誰報仇？」

幾句話的工夫，匕首揮動，已經連續刺出七八記之多。

區古柏自然不肯和她動手，連退了三步。

于文彬眼看這素衣婦人一上來就出手，他知道區老大是不肯和婦道人家動手的，這就橫跨一步，嗆的一聲長劍斜撥，把後面四五記匕首的攻勢攔了過去，說道：「大嫂，這是評理會，有話好說，不可先動手。」

素衣婦人道：「除非你們還我一個齊大元來，否則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她因于文彬攔住，撲不上去，心頭急怒交迸，手中匕首一緊人隨匕上，刷刷刷寒鋒飛捲，白光繚繞，快得如同閃電一般，只是朝于文彬左右急攻，招式愈出愈見奇詭，攻勢也愈來愈是快速，一支匕首能使到如此凌厲，江湖上已不多見！

于文彬不願和她動手，手中長劍除了封架，很少出手反擊，因爲只守不攻，便成了挨打之勢，形勢自是極爲險惡。

區古柏也看出于文彬處境艱苦，忍不住大聲道：「單老哥，今晚咱們是評理來的，有話好說，老哥快要齊大嫂住手才好。」

搖頭獅子洪笑一聲道：「區老哥，她是齊大元的未亡人，爲夫報仇，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兄弟如何阻止得了？」

正說之間，忽聽山麓前哭喊之聲大起，二十幾名身穿素服的婦女，手持鐵尺、釘鈀、菜刀、鋤頭，蜂湧而來，口中大聲叫囂著：「廣幫還我丈夫的命來！」

「咱們要區古柏償命！」

「區古柏納命來！」

這些婦女居然個個都是健婦，衝到會場，就朝區古柏和他四個弟子圍了上去。

「姓區的老賊，還我丈夫命來！」

這些人那和你講什麼江湖過節，哭叫聲中，揮動手中兵器，就一擁而上，鐵尺、菜刀、釘鈀、鋤頭，亂砍亂殺，遇人就打。

區古柏洪聲喝道：「大家請住手，火藥不是廣幫放的，懷幫和廣幫應該合作找出偷放火藥的陰謀分子來，事情總會查得出來的，現在請大家保持冷靜……」

這時有誰還會理你？只聽大家叫嚷著道：「不是你們廣幫，還會是誰？」

「他就是區古柏，先剁了他，替咱們枉死的丈夫報仇！」

這時還有誰有理智可言，刀尺如風，攻了上來，區古柏到了此時，也不得不掣出長劍，和四個門人，聯成一圈，背貼背，舉劍封架攻來的兵刃。

等到雙方這一接觸，區古柏立時感覺出不對！

這二十幾個婦女，自稱是懷幫遇難弟兄的未亡人，手中拿的也不是什麼兵刃，只是極普通家中用具，有的拿著菜刀，有的拿著鋤頭，這一情形，應該說她們是聽到懷幫和廣幫今晚在此間評理，才一齊趕來的，臨時抓起一件鐵器，就隨著大家而來。

照理該是如此吧？但區古柏和四個門下聯手拒敵，才發現這二十幾名健婦，雖然手中拿的是鐵尺、菜刀、釘鈀、鋤頭等不是兵器的兵器，但她們居然個個身手矯捷，武功大是不弱！

尤其像這般許多人一擁而上，應該是亂砍亂殺，毫無部勒才對，但這二十幾個健婦，你看她們擁上來，揮刀揮鋤，出手甚亂，實則她們居然進退攻守，絲毫不亂，對聯手攻敵，似是久經訓練一般！

使釘鈀和鋤頭的人支援使鐵尺和菜刀的，一長一短，互相配合，互相呼應！譬如使釘鈀的人攻出一招，區古柏這邊自然會用劍封架，你長劍堪堪架住釘鈀，另一個使用菜刀的，就會使出「地趟刀」一滾而入，一連可以砍上七八刀，刀刀砍你的雙腳，你如用劍去擋，使釘鈀的可能使一招「泰山壓頂」，朝你當頭砸下。

這叫做遠拒近攻，近拒遠攻，長短兵刃，此攻彼守，此進彼退，連環運用，有時正面對架，左右夾擊，有時左右封拒，正面攻擊，反正她們人數眾多，二十幾個人對付五個人，幾乎是五對一的局面，忽聚忽散，有如擺下了一座「娘子陣」，把廣幫的區古柏師徒五人，緊緊困在陣勢中央！

「哈哈！」區古柏幾招下來，已經心裡有數，洪笑一聲道：「唐老哥、溫二哥，你們二位是公證人，現在總算看出來了，這些人久經訓練，以陣勢圍攻兄弟，豈會是新寡文君，懷幫遇難弟兄的未亡人？這是不是懷幫早就佈置好的陰謀？二位老哥快快促請單老哥要她們住手，再不住手，兄弟總不能久處挨打的局面，不還手吧？」

搖頭獅子不待唐、溫二人開口，接著也洪笑一聲道：「區老哥已經殺了她們丈夫，又何在乎多殺幾個人？不錯，她們都是懷幫弟兄的老婆，她們平常練武防身，守望相助練習聯手攻敵的陣勢，這也是普通之事，難道懷幫弟兄的老婆就不該習武嗎？」

唐崇智道：「單老哥，今晚這是評理之會，如此搏下去，難免互有傷亡，怨仇宜解不宜結，單老哥還是先要她們住手，是非曲直，總可以談的。」

溫二先生也道：「單老哥，唐兄說得極是，今晚本是評理之會，如果雙方再增加傷亡人數，豈不是仇恨越結越深了嗎？」

搖頭獅子大笑一聲，還未開口，吳福礎已經接著道：「二位老哥說的原也不錯，但此仇不報，懷幫二十九條性命，難道就白白的死了不成？」

溫二先生道：「方才區老哥已經說過，這是雙方疏於防範，也許眞有第三者陰謀破壞，好使你們兩家引起爭端，目前最好是由單老哥喝住她們，雙方免得各走極端，煙火船爆炸一事，應由雙方合作查個水落石出，才是眞正解決紛爭的辦法。」

吳福礎冷笑一聲道：「溫二先生，兄弟聽說你和區古柏私交不錯，難怪說的話，都是偏袒廣幫的了。」

溫二先生聽得一張老臉變了色，怒笑道：「不錯，兄弟和區老哥有數十年交情，但今晚

卻是爲兩家調解糾紛而來，兄弟說的話可質諸天日，完全爲了息事寧人，免傷兩家和氣，若是認爲兄弟的話，偏向廣幫，那麼你吳掌櫃的心目中，大概只有偏向你們，才是公正的了？」

搖頭獅子皮笑肉不笑道：「溫二哥莫要誤會了……」

溫二先生不待他說完，忽然站起身來道：「兄弟和唐大兄，此刻還是公證人的身分，對不？那麼兄弟要說句公道話，今晚之會，是單老哥邀約的評理會，單老哥是懷幫的龍頭，單老哥說一句話，江湖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會聽你的，評理會，評的是理，姑不論這十幾位未亡人是不是受人挑撥，或是有人事前安排，照理說，她們可以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至少目前偷放炸藥，炸毀兩家煙火船的主使人是誰，尚難確定，她們不應該手持兇器，圍毆廣幫的人，單老哥連這一點都壓不下去，兄弟實在不敢相信，所以不論放置炸藥的主使人是誰，只此一點，懷幫就已理虧了。好了，兄弟這些話，吳掌櫃當然聽不進去，但懷幫領袖，究竟不是吳掌櫃，單老哥認爲兄弟說的是對的，就該立時制止她們，別貽江湖上的口實，也有失單老哥的威信。如果認爲兄弟說的不對，那麼從此刻起，兄弟這公證人就不用當了。」

他這番話，說得義正詞嚴，把搖頭獅子單曉初一張臉說得一陣紅一陣白，一時答不上話來。

吳福礎獰笑道：「你溫老二本是和廣幫區古柏一鼻孔出氣的人，本來就不配當公證人。」

溫二先生大笑道：「懷幫究竟是單老哥負責，還是你吳掌櫃負責？單老哥還沒說話，你吳掌櫃卻對江湖同道，如此放肆說話？」

搖頭獅子抱抱拳道：「溫二哥，福礎也是一時氣憤之言，還望老哥海涵。」

唐崇智眼看吳福礎和溫老二言語上起了衝突，搖頭獅子竟然沒有一句話攔阻，心中也大不爲然，洪笑一聲道：「方才單老哥已經說過，今晚咱們這調人是做不成了，溫二哥也不用再說了。」

溫二先生道：「調人縱然做不成，咱們既已到了這裡，總不能讓區老哥師徒幾個給這些娘子軍殺了，也不能讓這些已經作了未亡人的傷在區老哥手下，兄弟認爲調解不成，兩家一定要訴諸武功，也應該另約日期、地點，公平決戰，亦未嘗不可，但絕不應該在今晚這樣胡亂混戰，到最後落個兩敗俱傷，依然於事無補。」

唐崇智點點頭，也站了起來，道：「不錯，咱們兩個公證人是幹什麼的，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只有咱們出面加以制止了。」

搖頭獅子虎的站起，巨目精芒暴射，洪笑道：「怎麼，二位也有興趣出手嗎？」

唐崇智道：「咱們既是公證人，自然不能眼看著雙方再混戰下去，好歹也先要大家停下手來再說。」

吳福礎嘿然道：「我早就看出你們兩個是區古柏邀來助拳的人，還來混充什麼公證人？」

搖頭獅子單曉初自恃早有安排，縱然唐、溫二人不好對付，但今晚他們既然來了，自然就得一併除去，以絕後患，這就拱拱手道：「唐老哥、溫老哥，二位和我單某相識數十年，今晚若要強自出頭，干預敝幫之事，那就成了敝幫的敵人，咱們這朋友，也只好到此爲止。」

他在說話之時，舉足橫跨一步，攔在唐崇智的面前。

唐崇智大笑道：「單老哥這是和咱們劃地絕交了？」

搖頭獅子深沉一笑道：「兄弟對四川唐門善於用毒，心儀已久，只是從未向唐兄討教過，今晚借此機會，正好領教領教。」

唐崇智聽得暗暗一怔，忖道：「聽他口氣，好像要和我較量用毒，我怎的從未聽說過搖頭獅子單曉初也會使毒，此人如此深藏不露，倒是不可小覷了他！」一面含笑道：「好極，原來單老哥也是使毒高手，兄弟倒是失敬了。」

搖頭獅子深沉的道：「好說，好說。」

兩人相距不到一丈，搖頭獅子話聲一落，就沒有再開口。

唐崇智心頭有了戒心，也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面對面站著，四道目光，互注對方，誰也沒有再說話。

吳福礎也在此時，一下搶到了溫二先生面前，陰笑道：「溫老二，吳某也想跟你討教幾招。」

刷的一聲，從身邊抽出一柄兩尺長的闊劍來。

溫老二後退了幾步，笑道：「兄弟已有十幾年不和人動手了，吳掌櫃要和兄弟動手，豈非找錯了對象？」

吳福礎又逼近一步，陰沉的道：「你想不動手，只怕辦不到呢！」

闊劍往前一挺，喝道：「溫老二，你再不亮兵刃，吳某可要出手了。」

溫二先生又後退了一步。

吳福礎跟著又逼近一步，沉笑道：「你以為區區溫家的麻人草，能阻止得住吳某嗎？」刷的一劍朝前刺來。

溫老二連退三步，確已在地上佈下了「麻人草」，但看吳福礎居然若無其事，心頭暗暗

一怔，忖道：「準是老三和他們勾結了無疑！」

身子往側讓開，手中已經多了一支旱煙管，朝前一指，含笑道：「吳掌櫃大概認識舍弟了？」

吳福礎還沒開口，突覺忽然之間頭腦昏脹，幾乎站立不穩，心頭也大吃一驚！

他確是逼著溫老三交出溫家迷藥的解藥；但溫老三從二先生那裡取來的「解迷化毒丹」，僅只一瓶，自然不肯再獻出來了。（現在已落到雲中岳手中）溫老二因溫家「迷經」，被老三盜走，他數十年精研迷藥，改進了祖傳迷藥，是以他使出來的迷藥，已不是溫老三照祖傳配製的解藥所能奏效。（溫老三的解藥，只有對麻人草有效）。

溫二先生也沒去理他，正待朝區古柏等人的戰場中閃去，那知這一轉身，突覺全身骨節，在這一瞬間，好像完全僵化了一般，再也無法邁出一步，心頭也不禁大吃一驚，暗道：「自己這是什麼時候中的暗算，居然會一無所覺，就中了奇毒，原來這吳福礎竟然也是使毒能手，可惜『解迷化毒丹』被老三盜走，不然何懼這區區無形之毒。」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吳福礎已砰然倒了下去，溫老二只比他多支持了半晌，也跟著身子一橫倒了下去。

原來這無形之毒乃是搖頭獅子使的，他和唐崇智兩人，雖然面對面站立不動；但兩人早

已在暗中較量上了，用毒高手，在使毒之時，可以用本身眞氣內力逼出去，是以無須舉手投足，拂袖彈指等動作，才能置敵人於死地。

搖頭獅子使的是無形之毒，對唐崇智並沒發生什麼效力，但溫二先生在不曾防備之下，就中毒倒地。

唐崇智使出來的是唐門最厲害的「七絕散」，但使到搖頭獅子的身子，也毫無作用。

不，兩人都會使毒，也都是使毒高手，使的毒，又以本身眞氣逼出去的，是以視之無形，嗅之無味，只有當事人才會有感覺，至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

這雖然並不是比拚內力，但和比拚內力也是差不多，不，這可比拚鬥內力還難，因爲你使出來的內力上含蘊著奇毒，我使出來的內力上，也含蘊著奇毒，既要在兩種毒藥上互較長短，又要在內力上互作攻拒。

這種比拚，不僅要內力強，而且還要毒藥厲害，才能獲勝，在外表上雖然兩人相距一丈，除了四目互相凝視，外人看不出一點徵兆，但在兩人來說，這可是生死繫於一髮的拚搏。

此時他們除了不住的使出本身眞氣，也在不住的加強毒量，唯有誰的毒藥佔優勢，誰的內力較悠長，誰就可以獲得全勝，目前以他們的修爲，一時之間很難能夠分得出勝負來！

□

□

□

于文彬攔住自稱齊大元妻子的素衣婦人，先前一直並未還手，只是東躲西閃，用長劍封解對方攻勢，那知素衣婦人一支匕首愈出愈奇，源源不絕，于文彬手中空自有著一支長劍，依然有捉襟見肘，處處挨打，幾乎有封架不住之勢。

幸好這時那二十幾名健婦已經發動攻擊，把區古柏師徒困在群雌粥粥的聯手陣勢之中，區古柏看出對方陰謀，口中大聲道：「爲師來的時候，告誡過你們，設若懷幫的人先要動手，咱們不到萬不得已，不可出手，現在情勢已經十分明顯，這裡的一切，都是懷幫事前安排好的，咱們若是再不還擊，只怕大家都要暴屍在蘇門山麓了，大家只管出手還擊就是了。」

喝聲甫落，他門下四個弟子不覺精神大振，他們一直只守不攻，處於挨打局面，心頭早已憋不住了，聽到師父這一宣布，可以出手反擊，四支長劍，登時氣勢如虹，展開一輪反擊。

二十幾名健婦，縱然武功不弱，那是區古柏門下四大弟子的對手？一時之間，驚叫、慘呼之聲，就此起彼落，不時的傳出！

尤其區古柏喝聲出口，劍招突由守勢變爲攻勢，一片青光，從他身前像扇面般朝外展開，同時左手駢指如戟，在劍光飛洒之中，錯落點出。

他雖然發出了反擊命命，但對方這些人，總是女流之輩，不好痛下殺手，因此他揮洒出

去的劍光，看去雖然攻勢綿密，實則還是攻少守多，迎擊對方攻來的兵器，眞正攻敵的，還是他左手，指力勁急，猶如捏著一支點穴鑷，專取敵人穴道，令人防不勝防，瞬息之間，就被他制住了五六個之多。

對方二十幾個健婦，本身武功並不很高，只是仗著此進彼退，互相策應，互相支援，使敵人無暇兼顧，如此而已！若論眞實功夫，她們和區古柏以及四個門人相比，那就差得很遠了。

先前區古柏因怕對方都是未亡人，只守不攻，是以看起來這批娘子軍好像佔盡了上風，此刻一經展開還擊，她們自然不堪一擊了。

何況有五六個人被區古柏制住了穴道，就阻礙到其餘的人的進退速度，聯手陣勢自然會立呈滯鈍。

這是互相關連的事，陣勢進退稍見滯鈍聯手之勢也自然立呈鬆懈，就給敵人更多下手的機會。

不過頓飯工夫，二十幾名健婦，雖然沒有一個人死在廣幫的劍下，但斷臂缺手，卻是難免之事，其中有大半以上，還是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的，一場混戰漸告平復下來。

這二十幾名健婦，絕非區古柏的對手，也困不住區古柏，這一點搖頭獅子也清楚得很，

他指使出這些人來，無非增加區古柏的困擾，製造藉口，同時也可以多拖延些時間而已！

在區古柏發出反擊命令的時候，于文彬左肩吃素衣婦人匕鋒劃過，傷口長達三寸，滲出血來，不覺後退了一步。

素衣婦人得理不讓人，緊迫跟上，身形一個急旋，貼近于文彬身前，揮手一匕，朝他胸腹劃下。這一招十分毒辣，她身子貼著于文彬，他長劍無法運用，頓使于文彬處於危急之地。

于文彬心頭怒極，大喝一聲，左手奮力一掌，朝外推出把素衣婦人推出了三步。

素衣婦人突然左手抬起，三支袖箭朝于文彬咽喉射來。

雙方相距極近，袖箭是由機簧發射，至少可以打中二三丈以內的目標，如今只有三尺距離，勁力自然極強，于文彬左手五指夾住了兩支，肩頭一偏，另一支擦著耳朵射出。

素衣婦人打出三支袖箭，人又急欺而上，匕首閃電般朝于文彬攻到。

于文彬連退了兩步，素衣婦人一點也不肯放鬆，同時跟上了兩步，匕首左右疾翻，起落如風，著著緊逼，記記都是狠招；但于文彬有了這兩步後退，長劍已有迴旋之地，口中大喝一聲：「好個不知進退的賤人，妳當于某怕妳不成？」

振腕還攻，連發三招，劍光繚繞，疾劈而出。先前他只是處處忍讓，才落盡了下風，這

回長劍出手，一步不讓，素衣婦人手中終究只是一支匕首，招數雖然毒辣，但和長劍拚搏，未免吃虧，不出十招，便已落了下風。

于文彬一劍橫削，素衣婦人竟然不避不閃，這一劍若是削上，她可能會人頭落地，于文彬只當她閃避不及，只得劍勢稍偏，劍鋒掃過，削落了她一綹長髮。

好個素衣婦人，她原來是故意賣的一個破綻，于文彬劍勢稍一猶豫，她已身如陀螺，一個急旋，轉到了于文彬面前，左手一揚，食、中二指如鉤，使了一招「二龍搶珠」，朝于文彬雙目勾來。

她這一記原是虛招，聲東擊西，志在引敵注意，左手遞出，身形往右急旋，一記「訓水划船」，右手匕首卻在身形右旋之際，反手朝後刺出，刺向于文彬右肋。

于文彬左手五指還夾著她兩支袖箭，她身形右旋，于文彬左腳跟著跨上，這一來變成到了她的身後，左手迅疾下拍，把兩支袖箭，一齊插入她右肩。

素衣婦人驚「啊」了一聲，朝前竄了出去。

于文彬也不追擊，長劍一收，便自站停下來。

這時只有搖頭獅子單曉初和唐崇智兩人面對面凝立不動，兩人比拚的是劇毒，沒有第三個人敢上去。雖然兩人尚未分出高低來，但雙方的人，已可從兩人身前一片地面上，看出兩

人拚鬥的形跡來了。

兩人面對面相距約莫一丈光景，如果從中間劃一條線，那就是兩人面前各有五尺光景，現在兩人面前五尺的地面上，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毒跡！

搖頭獅子腳前五尺土地上呈現出一片烏草，正在冒著裊裊黑煙。唐崇智的腳前五尺土地上，較為鮮艷悅目，因為地上七彩斑爛，有紅、有黃、有綠、有藍，冒出來的也是七彩煙霧，其煙裊裊，其聲滋滋！

看得雙方的人怵目心驚，怕聞到毒煙，都離得遠遠的觀看！

這一情形，很明顯搖頭獅子使出來的劇毒，只有一種顏色，唐崇智使的唐門「七絕散」，卻有七種不同的顏色。

他們是以內功使毒，本來是無形的，但兩人內力不相上下，誰也並沒輸誰了，因此兩人使出來的劇毒，到了中間，誰也無法越雷池一步就紛紛落到地上去了。

好在兩人使的劇毒都是毒性劇烈，腐蝕性也極強，因此落到地上，就往地下鑽了下去，也腐蝕了一大片土地。

就在區古柏師徒制住二十幾個健婦，于文彬也以收來的兩支袖箭傷了素衣婦人，雙方戰事暫時停止的稍後，突聽搖頭獅子單曉初大笑一聲道：「唐兄可以住手了，唐門『七絕散』

，兄弟領教了。」

大袖一揮，人已朝旁閃出丈許開外。

唐崇智也跟著掠開，大笑道：「兄弟眞想不到單兄居然也是使毒的大行家。」

兩人比拚劇毒，生死俄頃，險惡無倫，但一旦停下手來，卻依然說得極爲客氣。

溫二先生道：「唐兄，咱們調人沒有做成，反而引起了懷幫的誤會，差點要把咱們也留下來了，單兄，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

他口氣之中，還是對懷幫憤憤不平。

區古柏走上一步，拱拱手道：「唐兄、溫兄，二位是兄弟邀請來的，原意希望二位是超然的第三者，不偏不倚，可以替咱們兩家充任中間人，調解誤會，也許可以代干戈爲玉帛，沒想到單兄並不諒解，反而認爲二位是兄弟邀來助拳的，而且還動上了手，這使兄弟對二位感到非常抱歉之至，不過兄弟的心目中，二位還是今晚這場評理會上的中間人，因爲今晚之會，除了懷幫和廣幫之外，只有二位是第三者，因此兄弟還要請二位稍留片刻，讓兄弟和單兄說幾句話，這幾句話，還要請二位作個證人。」

話聲一落，不待唐崇智、溫二先生二人開口，轉朝單曉初拱拱手道：「單兄，咱們廣幫和貴幫都是藥材商人，並非江湖上的幫會，咱們到百泉鎭，是採購藥材來的，數十年來，一向是兄弟之幫，沒想到會在泉會上放煙火這個餘興節目上，因隙成仇，三天前這一場爆炸事件，雙方都有死傷，眞正兇嫌，也尚未查明，兄弟想來，今晚這一評理會，雙方定可以心平氣和的商討出一個結論來，卻沒想到貴幫居然聲勢洶洶，一口咬定是敝幫做的手腳，而且還出動了這班自稱未亡人的婦女，只要敝幫的人稍一忍不住，刀劍無眼，又有了死傷，敝幫豈非更百口莫辯？好在這些人，今晚除了略有輕傷，並無一人死在敝幫刀劍之下，今晚之會，到此爲止，咱們兩幫的恩怨，似乎已非你我兩人幾句話所能了結，那麼咱們只好另訂日期，把兩幫過節，作個總結，也免得兩幫的人，日後仍是糾結不清，單兄如果同意，兄弟就聽候單兄吩咐，一定準時赴約。」

「哈哈！」搖頭獅子單曉初仰首一聲大笑，說道：「區古柏，你制住了幾個女流之輩，以爲就可以走了嗎？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

他說到最後這句「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聲音特別洪亮，這是他通知埋伏在樹林中的張宜生，要他及時告訴副總領雲中岳率領金獅堂高手，截住對方的人的暗號。

區古柏聽得方自一怔，怒聲道：「單兄之意，那是要和兄弟放手一搏了？」

隨身在松林上的雲中岳聽到暗號，立即一拉藍文蘭的手，低喝一聲：「我們出去。」

兩道人影一下穿林而出，落到草坪上。

他身後清源大師、宋志高、藍文蔚、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等人相繼掠出。

掠出去的一共是八個人這和搖頭獅子的計畫，一點沒錯，張宜生只是領路的人，武功也不高，當然不會露面，（其實他和金八阮文新都被雲中岳制住了）金八是要等雲中岳等人衝出松林，去點燃火線的，當然也不會跟隨雲中岳出去的了。

八個黑衣人掠出松林，手中已經亮出了兵刃。

區古柏看得一怔，因爲這八個黑衣人面貌冷漠，看來一個也不認識，（雲中岳等人都戴了面具）只當是搖頭獅子訓練的殺手，心下不覺一寬，這八個黑衣人，既非成名人物，武功也未必會高到那裡去，這就大笑一聲道：「單兄原來還在松林中埋伏了高手！」

搖頭獅子因爲金八（阮文新）已經在林中點燃火線，急於脫身，右手一抬，指著區古柏等人喝道：「截住他們，格殺勿論。」

然後左手向後一揮，示意吳福礎（他中迷倒地，業已救醒）率領五個門人後退。

雲中岳也右手一抬，指著搖頭獅子、吳福礎和他五個門人喝道：「截住他們，格殺勿論。」

自己卻直向搖頭獅子單曉初走了過去。

搖頭獅子看得駭異的道：「老夫是要你去截住他們。」

抬手指指區古柏，說話之時，急於離開，身形一閃，打算從雲中岳身側閃出。

雲中岳隨著他一側身，依然攔在他面前，說道：「只要截住你就好。」

搖頭獅子因火藥即將爆炸，心頭甚急，口中怒喝一聲：「你瘋了！」揮手一掌，迎面拍來。

雲中岳右手抬處，迎著擊出。

搖頭獅子爲了急於脫身，這一掌上使出了十成掌力，在他想來，縱然不能把雲中岳擊斃，或者擊傷，至少也可以把雲中岳震退幾步，只要把雲中岳震退，他就可以脫身了。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搖頭獅子只覺對方掌力極強，身不由己的被震得往後退出一步。

雲中岳也後退了一步，笑道：「在下只是神智被迷，人卻一點也不瘋，單老爺子急什麼呢？火藥爆炸了，也有這許多人陪著你呢！」

就在雲中岳攔住了搖頭獅子單曉初的同時，清源大師也一下攔在吳福礎的面前，宋志高、藍文蔚、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五人，也一齊攔住了搖頭獅子門下周振邦等五人。

區古柏眼看搖頭獅子埋伏的人，忽然窩裡反起來，截住了自己人，心裡雖覺奇怪，但這是狗咬狗，與他無關，不覺冷笑一聲，朝于文彬和三個弟子揮揮手道：「咱們走！」下待轉

身離去。

宋志高不過幾招，已把周振邦拿住，抬頭大聲叫道：「區老哥，別忙著走，還有唐老哥、溫二哥也請留步。」

區古柏聽得大奇，佇足問道：「閣下何人？」

宋志高點了周振邦的穴道，一手撕下面具，笑道：「兄弟丐幫宋志高。」

這時藍文蔚、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四人也先後制伏了搖頭獅子門下其他四個門人。

唐崇智驚奇的道：「宋長老，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志高道：「說來話長，總之今晚是懷幫的一個大陰謀……」

這時只有四個人還在動手，一對是清源大師和吳福礎，另一對則是雲中岳和搖頭獅子單曉初。

雲中岳邊上，還站著一個人，那是和雲中岳一起掠出來的藍文蘭，她手仗長劍，目光緊盯著單曉初，怕被他逃走了。

搖頭獅子簡直氣瘋了，但他害怕的還是即將引爆的地底炸藥，只須轟隆一聲，就會山搖地動，血肉橫飛，他越想越覺心寒，也越要及早脫身。怎知雲中岳偏偏糾纏著他，就是脫身不得。

這是性命交關的事，他焉得不急，焉得不怒？幾乎連拔劍的時間都來不及，口中連聲大喝，雙掌像開山巨斧一般，急攻而出。

這也是他的老謀深算之處，如果他拔出劍來，和雲中岳動手，雲中岳縱然不濟，也不可能在一兩劍之內，把他刺死；但如果用掌，他有數十年深厚的武功，雲中岳強煞也只有這點年紀，內力不用說自然不如自己遠甚，那麼不消三兩掌就可把他震傷內腑了。

他有了這一想法，所以出手就用上全力，雙掌輪替，擊劈而出。

雲中岳也早已撕下了面具，口中大笑一聲：「來得好。」身形迎起，有如虎步龍形，雙掌交替同樣一記接一記的迎擊過去。

一時之間，但聽雙掌交擊，發出砰砰之聲，搖頭獅子一口氣劈出了十四五掌，雲中岳絲毫不讓，也接了他十四五掌。

搖頭獅子全力擊出，一記重過一記，這十四五掌下來，內力消耗甚巨，已經額見汗水，氣喘如牛，雲中岳雖然不如搖頭獅子的氣喘，但一張俊臉也已脹得通紅。

搖頭獅子睜大雙目，喘息道：「龍形十八掌，你……是崑崙門下？」

突然身形一弓，一個人凌空躍起兩丈來高，雙手化爪，朝雲中岳當頭抓落！

不，他雙爪抓落之際，雙腳也連環踢出，一個人就好像一隻大蜘蛛，利爪划動，凌空攫

來。尤其他雙爪在這一瞬間，竟然變得色呈烏黑，有如黑骨雞爪一般。

原來他氣喘如牛，只是一種僞裝而已，好讓你鬆懈戒備，他再出手凌厲一擊。

搖頭獅子單曉初方才和唐崇智比試使毒，分明是一位使毒的高手，他既然急於脫身，何以對雲中岳不用毒呢？

這一點，搖頭獅子自然也想到了，他在第一掌沒把雲中岳震出去，早就使了，只是雲中岳練的是「九陽神功」，今晚又服過「解迷化毒丹」，是以無形之毒，也傷不了他，搖頭獅子沒有說出來，雲中岳沒有絲毫感覺，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雲中岳看他突然縱身撲起，雙爪烏黑，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毒爪，也立即功運雙臂，雙掌翻起，吐氣開聲，朝上拍去。

這一招名爲「雙手托天」，招式極爲普通，但用來迎擊搖頭獅子這一記怪招，卻是恰到好處！

這回雲中岳雙掌之上凝聚了九成「九陽神功」，雙手托起，「九陽神功」一股無形內勁，就像浪潮一般，掀天而起，朝上湧去。

搖頭獅子滿擬這一擊是他最厲害的壓箱子本領，雲中岳定可立斃掌下，那知人還沒撲到雲中岳的頭上，但覺一團奇猛內勁風起雲湧，朝自己撞到，他連悶哼都來不及，一個人就被

撞得往空中拋起，連翻了四五個觔斗，摔落到三丈外的地上。

清源大師以一雙肉掌和吳福礎二尺長的闊劍，已經搏鬥了五十招以上。

你別看吳福礎身軀矮胖，這一使起來，劍光繚繞，一個人就像包在一片劍光之中，不但身法靈活，忽左忽右，走著盤龍繞步，俐落已極！

清源大師雙掌開闔，掌風拍在他劍光上，發出「錚」「錚」鳴聲，一時居然奈何他不得。

吳福礎自然也知道地下埋了火藥，心頭焦急，豈肯戀戰，他舞起一團護身劍光，是爲了清源大師的掌力深厚，先求自保，清源大師每一掌擊到他劍上，他總是被震得後退幾步，這一陣工夫，兩人劍掌翻騰，好似激戰得甚爲猛烈，實則他步步後退，離鬥場已退出了數丈之外。

宋志高眼看兩人越戰越遠，口中大聲叫道：「大師當心他逃脫！」

他話聲甫出，吳福礎緊接著大喝一聲：「老和尚，吳某眞的怕了你不成？我和你拚了！」

闊劍突然一緊，刷刷刷一連三劍，劍光大盛，全力反擊過來，把清源大師逼退了一步，立即迴劍護身，又舞起了一團劍光。

清源大師被他逼退一步，揮起掌力，呼呼兩掌，追擊過去。

吳福礎早已把闊劍舞得個風雨不透，又是「錚」「錚」兩聲，兩記勢道奇猛的掌力，擊在他一團護身劍光之上。吳福礎早已等待著這兩記掌風，等到掌風劈到，他雙腳一點，連劍帶人化作一個銀團，隨著掌力滾了出去。

清源大師這兩記掌風力道何等強大，立時把他一個人一路滾出去三四丈外，吳福礎闊劍一收，雙足連縱，幾個起落，已逃出十數丈外，再也追趕不及。

清源大師怔怔的道：「好個狡獪之人，這等於是貧僧把他送出去的了。」

宋志高道：「走了一個吳福礎，並不重要，咱們只要拿住搖頭獅子就好。」

搖頭獅子單曉初給雲中岳摔出兩三丈外，他究竟功力深厚，立即一個「鯉魚打挺」翻了起來。

雲中岳身法何等快速，搖頭獅子站起身時，他也早已跟了過來。

這同時，大家因搖頭獅子是懷幫的首腦，豈能讓他逃走，他挺身站起的剎那間，藍文蘭、藍文蔚、清源大師、宋志高以及區古柏、唐崇智、溫二先生等人聽了宋志高簡單的述說之後，也紛紛圍了上來。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你是江湖上經過大場面的人，失敗了，就該承認失敗，此時此

地，你已是四面楚歌，萬難脫身，不如……」

「哈哈！」搖頭獅子忽然仰首大笑，聲震山谷，笑聲一落，巨目掄動，點頭道：「很好，老夫承認失敗了，有少林清源大師、四川唐門當家、廣幫龍頭、丐幫長老、嶺南溫家、雲南藍家，還有林慮、王屋、析城三派掌門人，這許多人陪葬，單曉初死得也不寂寞了！」

雲中岳微微一笑道：「單老爺子……」

底下的話還未出口，搖頭獅子突然雙足一點，一道人影拔空掠起，他早已看好方向，從武功較差的藍文蘭頭頂飛越而過。

藍文蘭及時警覺，口中一聲清叱，揮手一劍，朝上追擊過去，但搖頭獅子身法何等快速，這一劍自然沒有襲上，人已虹射出去。

清源大師、宋志高、唐崇智、區古柏等人紛紛發出叱喝，要待縱身撲起！

雲中岳忽然朗笑一聲：「單老爺子這樣走法，不是太不漂亮了嗎？」

雙手齊發，朝搖頭獅子背後招了招手。他使的是崑崙派「縱鶴擒龍功」中的「擒龍手」，本來只須右手向空一招就可以，但他知道搖頭獅子單曉初功力深厚，僅憑一隻手施展「擒龍手」，吸力不強，他還可能掙得脫，這雙手同發，已用上了十二成功力。

搖頭獅子最擔心的還是火藥爆炸，這一長身掠起，也用上了全身的功力，一個人宛如大

鵬展翅，從藍文蘭頭上掠過，一下已飛射出去三丈開外，突覺一股極大吸力從背後吸來，人在半空，就像被抓回去的一般，連半點掙扎的餘地也沒有，隨著吸力又倒飛回去，「拍達」一聲，背脊落地，跌墜在原來的地方，這一下直跌得他兩眼一黑，幾乎昏了過去。

這下，也直看得區古柏、唐崇智、清源大師、宋志高等人莫不神色爲之一動，大家雖然知道這位年輕人武功極高，但誰也想不到他輕輕年紀，居然練成了崑崙派失傳已久的絕世神功「縱鶴擒龍」！

清源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雲少俠這一手使的大概就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縱鶴擒龍』神功了？貧僧一向只有傳聞，今晚總算大開眼界了。」

區古柏道：「這麼說雲老弟果然是崑崙高弟了？」

搖頭獅子跌坐在地，一張本來紅潤的臉色，此時面如灰土，雙目包滿了紅絲，望著雲中岳，切齒道：「姓雲的，老夫和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老是和老夫作對？」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單老爺子怎不反躬自問，所作所爲，都是……」

「哈哈！」搖頭獅子又大笑了一聲，說道：「這樣也好，凡是和老夫作對的人，來個同歸於盡是怨是仇，豈不一筆都勾銷了？」

他這意思是自己既然活不了，火藥一經爆炸，誰也休想活命。

雲中岳含笑道：「方才在下的話，尚未說完，單老爺子就急著要走，在下現在不妨說出來給單老爺子聽聽。」

搖頭獅子沉聲道：「你說！」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你認爲自己走不了，咱們就會同歸於盡，對嗎？現在在下可以告訴你，咱們不會同歸於盡的。」

搖頭獅子道：「此話怎說？」

雲中岳道：「因爲單老爺子要『大家見識厲害』的『厲害』已經不存在了。」

搖頭獅子道：「你怎麼知道的？」

雲中岳笑道：「自然是阮文新說的了。」

搖頭獅子忽然長嘆一聲，頹然道：「完了。」

雲中岳道：「大家既然不致同歸於盡，單老爺子自然也不會死了。」

搖頭獅子搖著頭，苦笑道：「你們不死，單某卻非死不可，單某一家老少二十一口，也非死不可了。」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十道：「單老施主，泉會期中，發生了許多事故，所幸有驚無險，只要老施主覺今是而昨非，大家相交多年，自可原諒，目前只有懷幫、廣幫因煙火船

爆炸傷亡的人，已經人死不能復生，你們兩幫只要優予撫卹，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場干戈，儘可化爲玉帛，老施主還有什麼不可解的事呢？」

搖頭獅子重哼了一聲，說道：「大師很少在江湖走動，以爲事情就這麼簡單可以解決的嗎？」

宋志高已經聽出似乎其中另有原因，這就接口道：「單兄還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一言難盡！」搖頭獅子只是搖著頭，苦笑道：「兄弟說出來了，只怕也難以讓大家相信。」

區古柏道：「單兄一向豪氣干雲，今晚怎麼如此吞吞吐吐，不論有什麼困難，只要單兄說出來，咱們廣幫也負擔一半，赴湯蹈火，區某決不皺眉。」

搖頭獅子臉有愧怍之色，緩緩從地上站起，拱拱手說道：「區兄，兄弟實在對不起你，你老哥多多原諒。」

區古柏道：「單兄何用說這些話，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用再提了。」

「事情並未過去。」搖頭獅子沉痛的道：「兄弟一死，也許另有一個人會冒出來，總之……以後還會有事……」

唐崇智道：「單老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兄弟……唉……」搖頭獅子長嘆一聲道：「單某活了幾十歲，還在江湖上混過這麼多年，臨死還是弄不清楚，因爲兄弟只是被人牽著鼻子走路的傀儡而已！」

他這話聽得大家不由一怔，在大家想來，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故，懷幫龍頭搖頭獅子單曉初應該是幕後的主謀了，他居然說出只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傀儡，那麼這包藏禍心的陰謀分子，又會是誰呢？

雲中岳攢攢眉道：「單老爺子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搖頭獅子道：「兄弟身中奇毒，三日之後必死，兄弟一家老少二十一口，只要兄弟一死，也必死無疑。」

宋志高問道：「單兄是什麼人下的毒呢？」

搖頭獅子苦笑了笑，朝唐崇智問道：「唐兄，你方才試過兄弟使的毒了，不知兄弟使毒的手法如何？」

唐崇智道：「很高明，連兄弟家傳的『七絕散』都無法勝得過單兄了。」

搖頭獅子慘笑道：「兄弟這使毒之法，就是出之於那人傳授，兄弟會的，只是那人的皮毛而已！」

這話聽得在場諸人不覺齊齊一震！

宋志高問道：「那人是誰？」

「不知道。」搖頭獅子道：「那是三年前，兄弟一家大小，在一夕之間，都突患急症，一個個昏迷不省人事，延醫診治，連大夫也說不出症候，可說群醫束手，唯一可以看得到的，是每個人的指甲都色呈烏黑，第三天門外來了一個手搖虎串的遊方郎中，大聲叫著：「包醫疑難雜症……」

大家誰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聽著他述說。

搖頭獅子續道：「兄弟聽出古怪，就請他進來，那遊方郎中一見面就說：尊府大小二十一口，在下可以包醫，保證藥到病除，但必須接受敝上一張聘書，兄弟問他是什麼聘書，他從布袋中取出一個密封的信袋，說聘書就在這裡，內容如何，在下也不清楚，單老爺子不妨打開來自己瞧。那遊方郎中放下信袋和二十一顆藥丸，就揚長而去，兄弟打開封口，裡面果然有一張聘書，那是聘兄弟擔任蘇門山梵王宮總管……」

雲中岳暗哦一聲，忖道：「梵王宮地室只有副總管，沒有總管，自己還以為總管是吳福礎，原來竟是單曉初。」

搖頭獅子續道：「寒家二十一口服了他留下的藥丸，果然藥到病除，但兄弟卻從那時起，中了奇毒……」

唐崇智道：「莫非毛病出在那張聘書上了？」

「一點不錯。」搖頭獅子道：「過了一個月，有一天的子夜，兄弟突感全身經脈收縮，五內如焚，那種痛苦，當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兄弟可以看到手上每一根筋，都色呈翠綠，連指甲都是綠色的，一時不知中了何種劇毒？正在驚駭之際，那遊方郎中突然在兄弟面前出現，他說：他是給兄弟送解藥來的，兄弟身中之毒，每三十天就會發作一次，今晚只是要兄弟認得這種劇毒的厲害而已，過了三十天，如無解藥，就會毒發不治，只有聽從他主人的命令，方可獲得解藥，兄弟當時怒極，出手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脈門，他卻毫不掙扎，只是含笑道：「老爺子莫要忘了尊府二十一口，身中毒根，並未清除，他們也需要每月服一次解藥，老爺子劈了在下不要緊，老爺子不答應和敝上合作，就得不到解藥，老爺子一死，尊府二十一口就再也得不到解藥了。」

大家心中都不期而然的升起一個念頭，忖道：「這人會不會是毒君聞人無咎呢？」但這話卻沒有一個說出口來。

宋志高道：「單老哥就這樣聽命於他了？」

搖頭獅子苦笑道：「兄弟一家大小性命全繫在他手裡，能不俯首聽命嗎？」

他不待衆人發問，接著又道：「此後那遊方郎中還攜來了幾頁手抄的用毒書籍，要兄弟

依照書上配方，練習用毒，曾說：等兄弟練成了，就可替自己及家人解毒了，此後每過一、二個月，就來收回練過的幾頁，另外又給兄弟幾頁新的，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兄弟用毒的技術漸漸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解除兄弟身中之毒和家人所中劇毒的方法。」

宋志高問道：「單老哥沒問那遊方郎中，這幕後之人是誰嗎？」

搖頭獅子道：「兄弟問過幾次，他都推說不知道，以兄弟觀察，此人一身武功和用毒之能，只在兄弟之上，不在兄弟之下……」

剛說到這裡，突聽雲中岳回頭喝道：「什麼人？」

大家回頭看去，只見六七丈外，負手站著一個高大人影，應聲道：「老夫。」緩緩行了過來。

雲中岳定睛看去，來人是個白面長鬚的老者，身穿紫紅長袍，肩披杏黃大氅，貌相威嚴，雖然緩步行來，依然虎步龍行，另有一股懾人威儀！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原來是毒君駕到！」

這一瞬間，清源大師、宋志高，單曉初、區古柏等人都不覺迎了上去。

溫老二朝唐崇智看了一眼，兩人站在一起。藍文蔚、藍文蘭則傍著雲中岳，也跟著上去。

搖頭獅子呵呵一笑，拱手道：「聞人老哥久違了。」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十道：「貧衲久仰聞人施主大名，今晚何幸，在這裡得瞻豐采。」

區古柏也拱著手道：「聞人老哥幾時到百泉鎮的，怎麼不到敝公所落腳？」

大家都迎著和他招呼，毒君聞人無咎目光掄動，大不刺刺的道：「諸位老哥可知兄弟來意嗎？」

他既沒和大家寒暄，而且說話的口氣也不善。

唐崇智心想：「很明顯他就是幕後的主使人了。」一面洪笑道：「老哥來得有些突兀，咱們很想聽聽你的來意。」

這句話，就是暗中提醒大家注意，毒君來意只怕不善。

毒君呵呵一笑道：「這裡可有一位崑崙門下，叫雲中岳的人嗎？」

原來他是找雲中岳來的。

雲中岳走上一步，拱拱手道：「晚輩雲中岳，見過聞人前輩，不知前輩有何見教？」

他因和聞人俊兄妹論交，故而自執晚輩之禮。

毒君目光炯炯，打量著雲中岳，一手捋鬚，說道：「你就是崑崙傳人雲中岳？年紀很輕

。」

這話雲中岳不好回答。

毒君也不待他回答，點點頭道：「很好，你隨老夫走吧！」

雲中岳抱拳道：「前輩有什麼見教，晚輩洗耳恭聽，前輩有何差遣，也請明示。」

毒君道：「老夫沒有什麼見教，也沒有什麼差遣，就是要你跟老夫走。」

藍文蘭只道是聞人鳳跟她爹說了什麼，毒君才會要雲大哥跟他去的，心頭暗暗冷笑，不覺轉臉朝雲中岳看去。

雲中岳依然恭敬的道：「前輩要晚輩到那裡去？有什麼事，可否先讓晚輩知道一點端倪嗎？」

毒君不耐道：「老夫要你隨我走，你就隨老夫走，何用多問？」

這話大有氣勢凌人之感！

雲中岳道：「前輩不肯明說，晚輩……晚輩……」

他想說：「晚輩恕難從命」，但想到聞人俊兄妹和自己的交誼，不好出言頂撞，是以說了兩個「晚輩」，底下的話，一時說不出來。

藍文蘭冷冷的道：「雲大哥這還用問嗎？自然是……」

藍文蔚怕妹子口不擇言，急忙喝道：「妹子，妳不許多說。」

毒君目光一凝，朝雲中岳喝道：「你走不走？」

這話太逼人了。

雲中岳還是婉轉的道：「前輩不肯明示，晚輩只好有違尊命了。」

「哈哈！」毒君大笑一聲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山，雲中岳，你不去也得去，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已看出來了，毒君將對雲中岳不利。

唐崇智看了溫老二一眼，兩人不約不同的腳下移動，朝雲中岳緩緩走近過去。他們一個是使毒的高手，一個是使迷的能人，朝雲中岳走過去，就是怕毒君猝然出手。

雲中岳挺了挺胸，淡淡一笑道：「前輩這麼說，晚輩更不想去了。」

毒君雙目精光暴射，沉聲道：「你敢對老夫抗命？」

藍文蘭聽雲大哥說出不去，一顆芳心也就定了下來，輕哼一聲道：「人家不願意去，也能勉強的嗎？」

毒君巨目一轉，喝道：「小丫頭，妳是什麼人？」

藍文蘭道：「我叫藍文蘭，怎麼樣？」

「姓藍……」毒君略為沉吟，說道：「妳是雲南藍家的人？」

雲中岳目綻神光，朗聲道：「在下去不去，是在下的是，和她無關，有什麼事，前輩只管跟在下說好了。」

他本以晚輩自居，現在卻改稱「在下」了。

「很好！」毒君點頭道：「你既然不肯去，老夫只有把你擒回去了。」

雲中岳道：「毒君要把在下擒回去，總有理由吧？」

現在連「前輩」也不願再稱了。

毒君道：「老夫一向不重視理由，你敢抗命，老夫自然要擒你回去了。」

雲中岳朗笑一聲道：「在下和令郎是朋友，才尊你一聲前輩，毒君如果不講理，定要生擒在下，難下也未必任人擒得去。」

毒君濃眉掀動，怒笑道：「不擒生的，就擒死的也是一樣。」

突然一指，朝雲中岳迎面點來。

藍文蘭聽兩人漸漸說僵，不覺倏地跨上一步，和雲中岳站在一起。藍文蔚也跟了上去，三人並肩而立。

唐崇智大袖一拂，大笑道：「聞人老哥怎麼和一個後輩認起真來了？」

搖頭獅子單曉初也跟著搖搖手，笑道：「有話好說，聞人老哥何必動怒？」

雲中岳看毒君出指點來，正待舉掌，但他這一指竟然無聲無息，不帶絲毫指風，自己還未出手，唐崇智的大袖已經揮出，搖頭獅子雖然含笑搖手，好似勸解，實則他搖手的位置，也正好對著毒君指凌空點來之處，心中登時明白。毒君這一指很可能使了無形之毒，已由唐崇智和搖頭獅子兩人替自己化去了。

就在此時但聽「嗒」的一聲輕響，離毒君身前五尺光景，憑空落下一條尺許長的金頭蜈蚣，接著又有三隻金蜂，一齊落到地上便自一動不動！

那三隻金蜂，正是藍文蘭放出去的，金頭蜈蚣自然是藍文蔚出的手了。

雲南藍家以豢養毒物名聞江湖，他們眼看毒君驟然出手，兄妹二人也不約而同的放出毒物，但毒君以毒稱君江湖，一身俱是奇毒，毒蜂和毒蜈蚣到了他身前五尺，就被毒斃了。

毒君目光一瞪，洪笑道：「好、好，唐老哥、單老哥都護起這小子來了，兄弟想不到單老哥居然還是使毒的大行家！」

他此話一出，大家才知方才三人出指、揮袖、搖手之間，已經在暗中較量過一手使毒了。

搖頭獅子抱拳笑道：「見笑、見笑，在毒君面前賣弄使毒，豈不是班門弄斧嗎？」

唐崇智道：「聞人老哥成名多年，武林稱君，怎可對一個不會使毒的後輩，施展『天毒

指』？兄弟和單老哥能不出手化解嗎？」

毒君重重的哼了一聲，朝藍文蔚兄妹說道：「你們兩個，是藍大先生什麼人？膽敢對老夫暗使毒物，偷襲老夫。」

藍文蘭撇撇嘴道：「是你自己先出手的，暗使毒指偷襲雲大哥，還怪別人暗使毒物偷襲你呢！」

毒君目光厲芒連閃，洪笑道：「好、好，你們兩老兩小，既然都善於使毒，咱們就先較量起毒來了。」

搖頭獅子接著道：「不錯，兄弟只是看你對一個不會使毒的人使毒，才出手化解，並無敵意，聞人老哥不可誤會了。」

毒君沉笑道：「兄弟言出必踐，二位不用多說，只管出手好了。」

「不必。」雲中岳傲然道：「唐前輩，單老爺子只是因爲在下不善用毒，才好意勸解，他們和尊駕相識多年，不可因在下之事，有傷和氣，尊駕若要動手，在下自當奉陪，和任何人無關。」

隨手掣劍，「嗆」的一聲，亮出了長劍。

毒君看得濃眉一軒，大笑道：「年輕人，果然有豪氣，你以爲老夫除了使毒，劍上就勝

不了你嗎？好，咱們就在劍上較量較量，有何不可？」

抬手從大氅中抽出一柄烏黑的四尺長劍，左手撫著劍身，說道：「老夫外號毒君，劍上自然有毒，但年輕人，你只管放心，咱們自然比劍，老夫絕不使毒，若是老夫長劍傷了你，自會立即給你解藥，絕不讓你吃虧，好，你可以發劍了。」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慢點！」

雲中岳回頭朝她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應該和他說說清楚，你在劍招上勝了他，該怎麼說？」

毒君目芒飛閃，沉笑道：「老夫會敗在他劍下嗎？」

藍文蘭道：「那可說不定。」

「哈哈！」毒君洪笑一聲道：「除非雲中岳一劍把老夫劈了，否則老夫還是非把他擒回去不可。」

雲中岳道：「這是爲什麼呢？」

毒君道：「咱們不必說理由，年輕人，你有能耐勝得過老夫，最好把老夫殺了，老夫是絕不會手下留情的。好了，老夫話已經說得太多了，你發招吧！」

雲中岳因他是聞人俊兄妹的父親，自己不好先發招，這就抱拳道：「尊駕請先。」

「第一招先發後發，又佔不了什麼便宜，這有什麼好謙讓的？」

毒君口中說著，右手長劍一振，朝外揚起，口中喝道：「接招！」

劍光一閃，一道烏光有如一條烏梢蛇，朝雲中岳咽喉點來，出手之快，當眞像毒蛇噬人，又快又準。

雲中岳身隨劍走，先活開步法，施展「龍形九轉身法」，避開毒君劍勢，劍使「龍起雲從」，劍尖扇面般劃起一片劍光，朝前推去。

毒君洪笑一聲，運劍如風，展開一輪攻勢，急疾攻到。

雲中岳身法輕靈，曲折有如龍形，毒君攻出的劍勢雖猛，往往從他肩、臂、胸、腰之間擦身而過，沒有一劍能夠刺上他半點衣角，他刺出數劍，雲中岳才還擊一劍。

這不是雲中岳的劍法慢，因爲已經避開了對方的劍招，就毋須還擊。

他心裡總有著聞人俊急友之急的義氣，和聞人鳳對自己的嬌婉多情，自己自然不好意思對毒君過份逼攻。

毒君一向自視甚高，尤其獨創的一套「靈蛇劍法」，以辛辣見長，經常自詡縱然不用奇毒，也可傲視江湖，抗手無輩，要知這回連番出手，竟然連對方衣角都沒刺上一點，一時不由得勃然大怒，劍法一變，攻勢更急，劍如靈蛇亂閃，電光飄飛，剎那之間，一柄四尺烏黑

長劍，就似化成十幾柄一樣，每支劍都像毒蛇昂首，擇人而噬。

雲中岳使出「龍形劍法」，人隨劍走，依然身形飄忽，在他劍光之中，乘隙而入，乘隙而出，轉來轉去，見招拆招，雙方實在太快了，許多旁觀的人，但見一條條烏黑劍光，從雲中岳全身亂閃，看去不像是雲中岳在閃避，而像烏黑劍光從雲中岳的頸、肩、胸、腰等處鑽出來的，自然看得驚心動魄！

尤其是藍文蘭一顆心提在胸口，跳得好急，她明明知道雲大哥武功精妙，不會落敗的，還是十分緊張。

毒君眼看生擒不易，惡念頓生，他想把雲中岳刺傷，然後再活捉他，懸料劍招使得如此勁急，還是只打成平手，心頭更是又驚又怒，心頭愈怒，劍勢也更快，使得如疾風暴雨一般，十數條劍光到處繚繞，纏著雲中岳飛灑，一點也不肯放過。

他果然不愧毒君的稱號，別人劍使得快了，所謂劍走輕靈，發劍自然也輕了；但毒君劍使得越快，劍上內力迸發，居然每一劍都重逾千鈞！

這要換了別人，只怕接不下他三五招，就非落敗不可，雲中岳一發現他劍勢沉重，心知對方已在劍上凝聚了眞力，也就在和對方對拆之中，功凝右臂，貫注到劍身上去。

這樣又打了一二十招，還是不分勝負，但毒君一柄四尺長的烏黑長劍，因爲劍上淬有奇

毒，試想毒君以毒君臨天下，他自己用的長劍上淬的毒又豈是等閒？他這一不住的提聚眞力，劍上眞氣愈佈愈多，劍上劇毒，經他滿佈的眞氣催動，劇毒迸發，劍身就起了一層濛濛黑霧，他幻起的十數道劍光，就似散佈著一片薄霧，使到急處，他一個人就似在濛濛黑霧之中。

雲中岳人隨劍走，自然也在一片濛濛黑霧中出入；但奇怪的是毒君劍上迸發的黑霧雖毒，他出入其間，卻渾似不覺，了無異樣！

這原是毒君聞人無咎最厲害的殺著——「天毒劍霧」，如今對雲中岳居然會毫不發生作用，這對毒君來說，眞是驚駭萬分，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就在兩人劍光繚繞，劍風激盪，劍霧瀰漫，人影參差之際，突然有人嘶聲焦急的喊了聲：「爹！」

不，喊「爹」的有兩個人，一個聲音清朗，一個聲音嬌脆，喊聲甫起，兩道人影急如浮矢掠空，一下投入毒君和雲中岳兩人交織的劍光之中，同時響起「噹」「噹」兩聲金聲狂鳴，劍光幻影倏然消散，兩個投入劍光中的人，合兩人之力，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但也被毒君劍上迸發的眞氣震斷了長劍，人也同時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七八步，一個總算站住了樁，一個在驚「啊」中，砰然跌坐下去。

這兩人正是聞人俊兄妹，他們敢情堪堪趕到，看到老父施展「天毒劍霧」，對手卻是雲中岳，心頭大吃一驚，不約而同掣出長劍，一下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但此時毒君正在全力施展，聽到兩人的喊聲，要待收手，已是不及，立把兩人長劍震斷，差幸他喊聲入耳，心頭一驚，急忙收勢，還是把子女震了出去。

雲中岳聽出來人是聞人俊兄妹，他們兩支長劍架住了毒君的長劍，他立即收劍，飄身後退。

毒君巨目一睜，厲聲喝道：「你們來作甚，鳳兒妳傷到了沒有？」

藍文蘭跌坐在地，花容失色，臉上一片蒼白，張口喘著氣，叫道：「雲大哥，你快運氣試試，是不是中了毒……」

她不顧自己被爹劍上眞氣震傷內腑，但關心的卻是雲中岳。

雲中岳忙道：「在下沒什麼，妳傷得如何？」

藍文蘭喘息道：「我……還好……」

她負傷之後，沒有納氣，反而多說了幾句話，這時「還好」二字出口，突然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往後栽倒。

雲中岳看得大驚，這時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一下掠近，把她扶著坐起，右手按住她後心

「靈台穴」上，把眞氣度了過去。

毒君自然看得出女兒對雲中岳的情意，心中暗暗嘆息一聲，突然一指朝正在替藍文蘭度氣的雲中岳點了過去。

這一指使的正是他毒君一生最得意的「天毒指」。

唐崇智在左邊迅快拍出一掌，迎向毒君點出的一指，搖頭獅子也抬手彈出了三縷指風，在中途截向他指風。這兩人幾乎是同時出手，合兩人之力，自然把毒君的一記指風接了過去。

只有會使毒的人，才能接得下毒君的「天毒指」，其餘的人，縱然接得下指力，也無法承受指上的奇毒。

聞人俊也在此時一下攔到了雲中岳身邊，說道：「爹，雲兄是孩兒和妹子的好友，爹不能向他下此毒手。」

毒君聞人無咎突然間有如洩了氣的皮球，口中長嘆一聲道：「爲父早已知道他是你兄妹的好友，但爹若不殺此人，爹和你們兩兄妹只怕都保不住性命了。」

聞人俊道：「爹此話怎說，什麼人能要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呢？」

這時雲中岳已給聞人鳳度了一回眞氣，直等聞人鳳自己能夠運行眞氣，才緩緩收回右手

，他對方才毒君出手偷襲一事，渾似不知，回頭朝藍文蘭招了手道：「蘭妹，妳來照顧聞人姑娘，她方才臟腑被震離位，經我度入眞氣，現在剛剛復原，還需好好休息一會，不可讓她站起來，也不可跟她說話。」

藍文蘭看他當著許多人，叫自己「蘭妹」，叫聞人鳳只是「聞人姑娘」，顯然分出親疏來了。方才心裡還有些許不高興，現在也一掃而空了，點點頭道：「我會照顧聞人姐姐的。」

毒君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你不用知道。」

聞人俊道：「有人要和咱們爲敵，孩兒自然要知道個底細，才能有所防範，這人到底是誰呢？」

「防不勝防。」毒君搖著頭道：「直到現在，爲父還對他一無所知。」

雲中岳突然插口道：「前輩要對晚輩出手，也是此人支使的了？」

毒君目注雲中岳，問道：「小友也會使毒功嗎？」

雲中岳道：「在下從不使毒，也從沒練過毒功。」

「這就奇了！」毒君濃眉軒動，說道：「老夫方才使的『天毒劍霧』，純係由內功逼出劍上所淬的毒，這種毒藥，乃是罕見的幾種毒草配製而成，就算武功入化，也絕難在老夫天

毒劍下走得出二十招的，但小友似乎並不畏毒，這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雲中岳道：「前輩是使毒之君，還想不出來，晚輩自然更不知道了。」

搖頭獅子突然大笑一聲道：「兄弟想起來了，雲老弟，你還記得藍姑娘給你服用的那顆解毒丸嗎？那是昔年百草廊中煉製的『百草丹』，服過此丹，百日之內不畏劇毒，無怪你老弟百毒不侵了。」

唐崇智道：「聞人老哥，你非要把雲老弟擒去，究是爲了什麼？」

搖頭獅子道：「聞人老哥，咱們旁觀者清，雲老弟和你老哥動手之際，至少有幾次可以把你置之死地，但他放過了，這點你老哥心裡應該明白吧！你老哥爲什麼非取他性命不可？兄弟是身中奇毒，一家老小命懸人手，實在情非得已，以你老哥用毒之能，難道還會受人脅迫嗎？」

毒君聞人無咎一張白臉上忽然紅了一紅，長嘆一聲道：「雲老弟幾次劍下留情，兄弟豈會不知？實在……唉，兄弟今晚若不殺死雲老弟，兄弟和小兒、小女的三條性命都得賠上……」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雙手合十，走上幾步，說道：「老施主究竟有何困難，何不說出來聽聽，今晚聚集在這裡的人，縱然不能說武林精銳，盡集於此，但也差不多了，老施主

說出來，大家也許可以集思廣益，想想辦法，因爲此中只怕和大家也有關連，亦未可知。」

聞人俊道：「爹，大師說得不錯，有什麼爲難之處，大家可以……」

毒君仰首大笑道：「聞人無咎一生幾時要人家幫過忙來？爲父都無法解決之事，試問普天下還有誰能解決得了？」說完，轉身欲走。

聞人俊閃身攔在爹面前，道：「爹，你老人家遇上的難題，也許和大家有關，縱然普天之下無人能解，爹，也要當衆說出來才好。」

毒君看了他一眼，點頭道：「看來你和雲中岳交情很夠了，你想要爲父說出來，好讓他知道是不是？」

聞人俊道：「雲兒和孩兒兄妹是患難與共的交情，孩兒自然想知道你老人家爲什麼非殺他不可的理由，同時也想知道什麼人居然要取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既然有人要取爹和孩兒兄妹的性命，咱們總不能糊裡糊塗的死在人家手裡！」

「好！」毒君忽然沉聲應了個「好」字，目注他兒子，緩緩說道：「俊兒，你可知爹外號嗎？」

這話問得稀奇，天下武林誰不知道聞人無咎的外號是毒君。

聞人俊愕然道：「爹的外號……」

「毒君，對不？」毒君仰天狂笑一聲道：「爲父一生精研毒藥，在武林中以毒稱君，大概也只有爲父一個！毒君二字，使得江湖上人人都會談虎色變，但焉知爲父被人下了不知名的奇毒……」

他此言一出，聽得在場之人，個個都大感意外，以毒君用毒之能，居然還會被人下了奇毒！

尤其是搖頭獅子單曉初，聽得睜大了雙目，但也暗暗點了下頭，他猜測毒君的遭遇，可能和自己相同。

聞人俊幾乎不敢相信，望著爹，驚愕的道：「爹被人下了不知名的奇毒？」

「豈止是爲父？」毒君威重的臉上，忽然流露出無比憤怒之色，但又倏地變成淒涼之色，緩緩說道：「連你和鳳兒身上，只怕也被人做了手腳。」

聞人俊一怔道：「孩兒身上並無異樣的感覺。」

毒君沉笑道：「爲父若是沒人提醒，也絲毫不會有什麼感覺。」

聞人俊道：「提醒爹的是什麼人呢？」

毒君道：「那是兩天前的晚上，有人給爲父送來了一封信，信上寫著很簡單，說爲父業已身中奇毒，要爲父趕來百泉鎮，自會有人和爲父接洽，爲父使了一世毒，豈會懼他下毒，

那知略一檢查，身上果然有些異樣，而且分明潛伏已久，只是一直沒有發現而已！當時還並不在意，服下爲父自製的解毒丸，那知不服還好，這一服下解毒丸，潛伏的奇毒忽然蠢蠢欲動，爲父才感到事情不妙，經爲父化了半夜時間，試過十數種解毒丹藥，不但毫無效用，潛伏的奇毒經這些藥物的刺激，越來越嚴重，全身經脈很快收縮，五內如焚，那種痛苦，眞是不可言喻，最難堪的是爲父竟然連一點名堂也說不出來……」

搖頭獅子插口道：「那時聞人兄可是全身發綠，連指甲也翠綠欲滴？」

毒君一怔，目視搖頭獅子問道：「單兄如何知道的？」

這話就證明搖頭獅子說對了。

搖頭獅子苦笑道：「你老哥中的毒，和兄弟一樣。」

聞人俊關心爹的安危，問道：「後來呢？」

毒君續道：「爲父正在發作之際，從窗外射入一道白光，爲父伸手接住，那是一個信封，裡面除了一張信箋，還附有一顆白色藥丸，信上大意是說他料到爲父號稱毒君，自然不相信身中奇毒，要服用爲父自製的解毒丸，但服下毒性不同的解毒藥物，適足助長毒性發作，隨函附上一丸，可解眼前痛苦，只有依命前往百泉鎭，才會有人能解爲父之毒……」

聞人俊道：「爹就依言趕來了。」

毒君道：「爲父是今晚才趕到，方才又有人給了爲父一封信，要爲父速來此地，把一個叫雲中岳的人生擒最好，當場格殺亦可，如果違抗他的命令，不但爲父將於明日午刻毒發不治，而且你和鳳兒兩人，亦將在明午同時毒發無救，只有殺了雲中岳，他才會解去咱們三人身中之毒。」

聞人俊道：「爹沒看到他是什麼人？」

毒君道：「此人武功極高，一封信柬，從他手中發出，投擲到三丈外依然勁力極足，爲父接到手中，再縱身撲起，此人業已到了十數丈外，看到的只是一個黑影而已！」

宋志高道：「這麼說，此人用毒之能，還在聞人老哥之上了？」

毒君微微一笑道：「宋長老也是製藥的大行家，總該知道用毒一道，也和武功一樣，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兄弟雖然會使毒，但普天之下，會使毒的人，何止兄弟一個，即如四川唐門、雲南藍家，也都是用毒世家，這和江湖各大門派一樣，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一門有一門的秘傳，誰也壓不倒誰。」

區古柏道：「如今四川唐門、雲南藍家，都有人在這裡，聞人老哥又及時趕來，再加上單老哥，何不合四家之力，商討解毒之方，而且這人不但使毒，也在百泉鎭泉會期間，製造了不少事端，眼前諸位老哥，都是武林一流高手，大家又都是身受其害，正要找到這幕後主

使之人，依兄弟之見，大家不如先去敝公所休息，從長計議，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搖頭獅子心想：「自己懷幫之中，可能隱伏了對方奸細，不如同去廣輝公所，計議步驟，才不致外洩。」

心念一動，立即附和道：「區兄說得是，咱們那就到廣輝公所去商量吧！」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清源大師合掌道：「只有大家團結起來，才能不爲此一幕後主使人所乘，聞人老施主，自救救人都是非去不可的了。」

聞人俊接著道：「爹，清源大師說得極是，自救救人，你老人家應該和大家合作才是。」

毒君微微一笑道：「爲父身中之毒，明日中午，就要毒發無救，爲父必須在這短短幾個時辰之內，再試試解毒之方，總不能坐著等候毒發。」

聞人俊道：「難道爹中的奇毒，沒有藥物能解嗎？」

「有。」毒君道：「只有昔年百草廊中的『百草解毒丹』，也許可解。」

溫二先生忽然長嘆一聲道：「這也許是天數，若是寒門不出這個不肖之子，兄弟也許能解聞老哥之毒了。」

搖頭獅子道：「溫二兄能解聞人老哥身中奇毒嗎？」

溫二先生嘆了口氣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三十年前，兄弟在雁蕩絕頂，遇見一位異人，人枯坐石室，閉目垂簾，已將證道，兄弟經過之時，他忽然睜開眼來，點點頭道：「侶字難求，閣下總算是有緣之人。「兄弟聽他口氣，心知道法之中，有一個侶字，這就拱手道：『仙長有何指示？』那異人道：『老夫行道四十年，即將歸去，有一方相贈，可濟世人。』說完，從衣袖中取出一張發了黃的方箋，兄弟接過之後，再待問他，這位異人業已仙去…………」

區古柏道：「這人是誰，你也不知道了？」

溫二先生道：「兄弟當時打開方箋，乃是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才知這位異人就是江湖上人稱百草郎中的百草先生了。他傳兄弟這張方箋，自然要兄弟照方配製『百草解毒丹』濟世，兄弟也立下宏願，要遍涉名山大川，照方配藥，那知足足花了廿年心血，一百味草藥，只採了九十九種藥材，煉成了藥丸，因爲缺少的一味，幸虧並非主藥，但總是缺了一味，因此不敢稱它『百草解毒丹』，兄弟自己改了個名稱，叫做『解迷化毒丹』，如論功效，應該和『百草解毒丹』相同，只可惜被我那劣弟盜走，不然或可解得聞人老哥和單老哥所中奇毒，亦未可知。」

雲中岳聽到這裡，急忙說道：「二先生，『解迷化毒丹』就在在下身邊。」

一手已從懷中取出瓷瓶，遞了過去。

溫二先生聽得大奇，接到手中，仔細一看，不覺喜道：「正是此丹，雲老弟從那裡得來的？」

雲中岳就把自己進入梵王宮地底、石室，如何從溫老三身上搜來的，大概說了一遍。

溫二先生道：「如此就好，聞人老哥？單老哥二位是否相信兄弟，服上九顆藥丸試試，是否能把體內奇毒化去？」

聞人無咎大笑道：「兄弟用毒一世，反被人下了毒，明日午刻，毒發無救，既是溫兄煉製的解毒丹，兄弟豈會不信？何況就算是毒藥，兄弟也不在乎了。」

搖頭獅子道：「聞人兄說得極是，有藥可解，不管是有有效，總要試上一試的了。」

溫二先生打開瓶塞，數了十八顆藥丸，分給兩人吞服，塞好瓶塞，又把瓷瓶朝雲中岳遞了過去，說道：「雲老弟，你收好了。」

雲中岳道：「這本是前輩之物，應由前輩收下。」

「不！」溫二先生道：「老朽只負採藥修合之責，此丹從老朽處被人盜走，輾轉落到老弟手中，這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此瓶靈丹的主人應該是老弟的，而不是老朽，何況老朽也是行將就木之人，丹藥可以濟世，存放老弟這裡，比存放老朽這裡，更爲有用，老弟不用再

推辭了。」

雲中岳見他這麼說了，只好雙手接過，說道：「在下自當謹記前輩之言。」

一面打開瓶塞，傾出三顆藥丸，走到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三人面前，要他們把藥丸吞下。

這三人神智被迷，自然毫不考慮把藥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毒君聞人無咎和搖頭獅子單曉初服下藥丸，立即在地上盤膝坐下，行氣運功。聞人俊兄妹就站到了老父身後，清源大師、宋志高、雲中岳、藍文蔚兄妹，也分散開來，替二人護法。

區古柏雙眉微蹙，走近唐崇智身邊，說道：「唐兄，眞想不到連有毒君之稱的聞人老哥，都會被人下了奇毒，最可怕的此人隱身幕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這一禍患，如果不把他找出來，此番百泉鎮所發生的事，不過是開端而已，他日整個武林，都要遭他荼毒了。」

唐崇智忽然微微一笑道：「區兄還是剛剛發現，兄弟已經注意很久了，只是此人十分狡猾，兄弟一直沒有摸清楚他的底細……」

區古柏聽得一怔道：「唐兄早就發現了？」

「不錯！」唐崇智道：「普天之下，用毒出名的，只有聞人老哥、雲南藍家和兄弟這一

門了，五年前兄弟一個門人被人下了毒，全身發綠，兄弟用盡本門解毒藥物，依然無法可解，結果是中毒而死，兄弟懷疑此人無故向兄弟的門人下手，其目的不外乎二種，一是向兄弟示威挑釁，二是試探兄弟是否能解他的獨門奇毒？」

區古柏道：「後來如何？」

唐崇智微微一笑道：「此人行蹤雖然隱秘，但忽略了四川唐門，屹立江湖，已有三百年之久，在當地百里之內，沒有人可以隱匿得住，兄弟查到了此人行蹤，就命二十幾名門人子侄，一路輪替暗中跟蹤……」

「高明！」區古柏挑大拇指，笑著道：「結果如何？」

唐崇智道：「這一跟蹤，一直到了百泉鎮。」

區古柏聽得不覺一怔，急急問道：「此人會是誰？」

他剛說到這裡，聞人鳳忽然驚呼一聲！

原來聞人無咎和單曉初二人，這一陣工夫，他們臉色漸漸由青而綠，眼睛、頭髮都變成了綠色了！

顏色中間，本來綠色是代表柔和活潑的，只有人綠不得，臉色發綠，眼睛發綠，那不成了鬼怪？

如今這兩個人就是綠得使人觸目驚心，無怪聞人鳳要驚呼起來！

唐崇智忙道：「姑娘不用擔心，這是服下解藥，引發體內奇毒毒性的必然現象，此刻令尊和單老哥正在以本身內功，導引解藥，與毒物相搏，姑娘不可出聲，以免分了令尊的心。」

聞人鳳道：「唐伯伯，你看這解毒丹能不能解除家父中的奇毒呢？」

唐崇智道：「這很難說，如果是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應該可以解除二人身上奇毒，但溫老二這藥丸中，少了一味藥，功效自然也打了折扣了。」

心中卻暗暗忖道：「如果這解毒丹不能解去二人身上之毒，這一引發了毒性，只怕再無藥物可以壓制得住了。」

就在大家注意毒君和搖頭獅子之際，林慮宗大德、王屋谷長庚、析城戴崑山三位掌門人都已清醒過來。

他們在感覺上好像迷迷糊糊的做了一場春夢，春夢了無痕，他們人雖清醒過來，卻也記憶不起迷離夢境。

宗大德口中發出一聲輕「咦」，望望和自己坐一起的谷長庚、戴崑山二人說道：「谷兄、戴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谷長庚道：「兄弟也弄不懂，咱們怎麼會坐在這裡的？」

雲中岳因三人和自己動過手，他們一旦醒來，由自己去解說，怕引起誤會，因此叮囑宋志高，請他出面和三人說明原委。

谷長庚性子較急，站起身道：「是宋老哥，兄弟三人是不是中了什麼人的暗算？」

宋志高點點頭道：「不錯，此事經過十分複雜……」

當下就把經過情形，擇要說了一遍。

這段話聽得三人面面相覷，不勝驚異。宗大德道：「那是雲少俠救了咱們，咱們理該去向他道謝才是。」

雲中岳早已含笑走來，拱手道：「宗前輩言重，這藥丸是溫二先生配製的，在下只是分給三位前輩服下而已。」

谷長庚道：「若非雲少俠機智，咱們那能有還我清明的一天？」

宋志高笑道：「三位老哥也不用和雲老弟客套了，目前咱們正要找出這隱身幕後，發動陰謀的主使人，還要仰仗三位賜助呢！」

宗大德拱手道：「兄弟三人，同是受害的人，諸位有什麼差遣，咱們兄弟定當全力以赴。」

這時毒君和搖頭獅子兩人臉上綠色，已經漸漸由濃綠轉成淡綠了，正在逐漸淡了下去。

唐崇智是當代三大用毒世家之一的高手，眼看此時三人臉上綠色由濃轉淡，不覺輕輕呼了口氣道：「溫老二，恭喜，恭喜，你煉的解毒丹雖然少了一呆，總算奏效了。」

溫二先生道：「但也好險，兄弟當日缺少了一味藥，還以為有了九十九種，只少了一味藥，應該並不重要，直到方才，才發覺雖是一味無關重要的藥，但缺少了它，藥力就嫌不足，他們服的如果是百草丹的話，應該早就奏效了。」

聞人俊道：「溫老伯，你老是說家父可以無恙了？」

溫二先生笑道：「不礙事了，危險已過，奇毒已可消解了。」

聞人俊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謝謝溫伯父。」

溫二先生笑道：「你沒聽雲老弟說嗎，這瓶解毒丹是令妹鳳姑娘從劣弟身上搜來的，你該謝謝雲老弟和令妹二人才對。」

這樣又過了頓飯光景，毒君和搖頭獅子二人臉上綠色業已完全褪盡，臉色也漸漸恢復正常。

毒君首先睜開眼來，長長吸了口氣，笑道：「厲害、厲害，若非溫二哥煉製成解毒藥丸，兄弟這條老命就葬在這無名奇毒手裡了。」

搖頭獅子道：「聞人老哥都這麼說，兄弟這點微末之技，就更不用說了。」兩人同時站了起來。

唐崇智道：「你們二位怎不再多調一回息，仔細的檢查一遍，看看是否還有餘毒未消？」

毒君笑道：「這還用你說，兄弟早就檢查過了，這解毒丸果然神效無比，體內連一絲毒氣，都化得乾乾淨淨，那裡還有餘毒？」

溫二先生道：「你們二位不用感謝兄弟，兄弟雖然煉成了一瓶解毒藥丸，但若非雲老弟、鳳姑娘深入梵王宮，制住劣弟，從他身上搜出來，今晚兄弟也束手無策，只好乾瞪著眼了。」

區古柏道：「現在二位奇毒已解，咱們就該全力找到暗中使毒，發動陰謀的幕後主使人，方才據唐兄說，他似乎已經查到了一點線索……」

毒君雙目暴射，問道：「唐兄，你知道此人是誰了？」

唐崇智微微搖頭道：「兄弟還無法確定，只能說有一點線索而已。」

區古柏道：「此處說話不便，諸位老哥請到敝公所一敘如何？」

大家自是同意。

搖頭獅子回頭看去，吳福礎業已逃走，只有五個門人還站在遠處，這就揮揮手道：「振邦，你們先回去，這裡沒事了。」

周振邦躬身領命，率著四個師弟正待退走。

雲中岳道：「周兄，令師弟張宜生，還在林中，被在下點了穴道，你去把他放出來吧！」

周振邦點點頭，就率同師弟，入林找人去了。

一行人來至廣輝公所，在大廳上分賓主落座。區古柏特別關照廚下，做了幾色拿手的廣東甜鹹名點，一名青衣使女替衆人沏上了茶。

毒君忍不住道：「唐兄，你現在可以說了。」

區古柏朝三個門人一擺手道：「你們出去守著，任何人不奉召喚，不准入內。」

三名弟子躬身領命，退了出去。

唐崇智喝了口茶，就把方才告訴區古柏的話，從頭說了一遍。（五年前他一個門人中毒，不治身死，他派出二十幾名弟子輪替追蹤，一直跟到百泉鎮）

毒君雙目神光暴射，問道：「這會是誰？」

清源大師、宋志高、搖頭獅子等人也全都目光注視著唐崇智，靜待他的下文。

唐崇智道：「這人就是達生堂藥舖的成天生。」

「豬頭！」大家不覺異口同聲的叫出豬頭來。

成天生豬頭的外號，是他花不溜丟的渾家姚姐兒替他取出來的，豬頭也者，又蠢又呆又不解風情之謂，譬如晚上，姚姐兒年紀輕輕，總希望丈夫多「體貼」「體貼」，那知他倒頭就睡，連擰都擰不醒！

一個人會叫豬頭，其人老實可知，大家聽唐崇智說出那使毒的人是豬頭時，誰都不敢相信，這樣一個老實人，會是使毒的高手？

唐崇智微微一笑道：「諸位可是不相信嗎？兄弟當時也派人查了多天，他左鄰右舍都說他是個木頭木腦的老實人，但經兄弟追查下去，他的來歷，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兄弟就命門下一名女弟子住到百泉鎮來，慢慢結識天成生！由他主動的挽媒說合，嫁給了他，那就是他渾家姚姐兒。」

大家聽到這裡，不由佩服唐崇智是有心人。

「阿彌陀佛。」清源大師合掌道：「唐老施主高瞻遠矚，那位姚姑娘犧牲幸福，更是令人敬佩不止。」

唐崇智道：「姚姐兒就是被豬頭成天生用毒藥毒斃的妹子，她立志要替她兄長報仇，兄

弟才定下了這條埋伏，要她注意成天生的行動，那知成天生果然深藏不露，這五年來幾乎一天到晚，都在舖子裡，一點線索也沒有，甚至連半點毒藥的影子都沒見過……」

宋志高道：「做了夫妻，還查不出他一絲破綻，若非大奸巨惡，那一定是認錯了人。」

唐崇智道：「不錯，兄弟幾乎懷疑當年兄弟幾個門人盯錯了人，一直到前幾天兄弟無意經過達生堂藥舖門口，發現有一道人影，騰空飛起，輕功身法，均臻上乘！兄弟竟然沒有追得上他，只好在附近耐心等候，差不多等了一個多更次，才見那人影，越牆而入，等走到階前，才伸手揭下面具，赫然是成天生，兄弟一直看他回入房中，脫去長衫，入睡之時，右手在姚姐兒臉上輕輕一拍，像是替她解除什麼似的，兄弟直到那時，才知道姚姐兒嫁給他五年來，始終查不到一點眉目，那是成天生每晚出去之時，都在她身上做了手腳，使她酣睡不醒，對他行蹤，自然一無所知了。」

搖頭獅子道：「唐兄猜測他會是那一方的人呢？」

唐崇智道：「至少不是兄弟唐門的人和聞人兄的門人了。」

藍文蔚道：「咱們雲南藍家的人，都是姓藍的，也沒有姓成的人。」

毒君聞人無咎道：「不管他是什麼人，先拿下了，不怕他不招供出來。」

搖頭獅子道：「對，咱們先把他拿下了再說。」

毒君虎的站起，說道：「事不宜慢，趁目前單老哥和聞人老哥奇毒已解之事，尚未傳出消息之前，把他逮住了，等他警覺，躲了起來，就不容易找到他了。」

區古柏道：「好，咱們這就出發。」

唐崇智道：「豬頭成天生外貌老實，內心奸詐，只要從他和姚姐兒成親五載，姚姐兒依然摸不到他一點證據，就可看出來了，咱們要去逮他，自然要防範他逃脫，若要被他逃脫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搖頭獅子點著頭道：「我看唐兄對他較為了解，就請唐兄主其事好了。」

唐崇智道：「此人既然精於用毒，咱們還須防他暗中施毒，哦，溫二兄，從前百草郎中煉製的『百草丹』據說服下一顆，百日之內，百毒不侵，你的『解迷化毒丹』呢，大概有多少時間的功效？」

溫二先生道：「兄弟當年化了二十年工夫，其中有很多味藥，比方箋上寫的還要好過甚多，譬如雪蓮子吧，方上只寫雪蓮子十二粒，兄弟在大雪山、天山等處，找來的雪蓮子，其中有三顆差不多是五百年以上的神品，譬如人蔘吧方上只寫老山野蔘五兩，兄弟在長白山親自向蔘客購來的一株野山蔘，已快有三百年之物，超過了十兩，諸如此類，差不多有二十幾種之多，因此兄弟這解毒丹，雖然缺少了一味草藥，如論效力，自思絕不在百草丹之下，服

一顆百草丹，百日之內，百毒不侵，也是江湖上稍稍誇張了些，其實三十日之內，可防百毒，卻是有的，兄弟的解毒丹，就算在效力上稍差，那麼服藥七日之內，可防百毒，應該不算過甚其詞了。」

「有七天就夠了。」搖頭獅子道：「咱們這裡還有什麼人沒有服過解毒丹的？」

所有的人，都服過解毒丹，沒有服過的，只有區古柏、唐崇智、溫二先生三人。雲中岳取出瓷瓶，傾了三顆藥丸，送給三人。

唐崇智接過藥丸，納入口中，嚼碎了仔細辨認著藥味，不覺呵呵笑道：「溫二哥，你說得不錯，這些藥丸和百草郎中的百草解毒丹稍稍有了些出入，這藥丸除了解迷化毒之外還有大補真元，有化弱為強之功呢！」

搖頭獅子道：「唐老哥，這次擒拿豬頭，你是主帥，那就該發令了。」

唐崇智看了大家一眼，說道：「這次行動，絕不能讓他逃脫，兄弟和聞人老哥，單老哥三個會使一手毒，就由咱們三人入室擒人，清源大師、區老哥、溫二哥、雲老弟四位，守第二道，就是守在圍牆，不可讓他越牆而出。宋老哥、宗老哥、谷老哥、戴老哥、聞人老弟兄妹、藍老弟兄妹，守住第三道，就是守住四周屋面，如見他突圍而出，就只好格殺勿論了。」

衆人看他把豬頭成天生說成這麼厲害，也就各自點頭，依計而行。

大家趕到達生堂成記藥舖，已經快四更了，各人的任務不同，立時分散開去。

唐崇智、聞人無咎和單曉初三人躍落小天井，清源大師、區古柏、溫二先生、雲中岳四人也躍上了牆頭。

唐崇智直奔豬頭成天生臥房，「砰」的一聲，一腳踢開房門，三個人飛快品字形閃入房中。

唐崇智喝道：「成天生，你還不起來？」

豬頭成天生在睡夢中被踢門的一聲大響驚醒，人還迷迷糊糊的，等到聽到唐崇智的喝聲，才完全嚇醒了，口裡答應一聲，從床帳中鑽了出來，月光照在床前，看到三個人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撲的跪到地上，連連叩頭，哆嗦的道：「三……位好漢……小店一天也做不到一二兩銀子，好漢要……錢，小的都放在櫃裡……」

唐崇智喝道：「成天生，明人不做暗事，你少裝佯了，快說，那個隱身幕後，擅於使毒，在百泉鎮搗亂的人是誰？」

豬頭成天生道：「這……這……小的……不知道……」

搖頭獅子喝道：「成天生，到了此時，你還不說實話，那是不要命了。」

豬頭成天生在黑暗之中看不清人面，但聲音聽出來了，爬在地上吃驚道：「你……老是單老爺子。」

「不錯。」搖頭獅子道：「你只要實話實說，咱們可以饒你不死。」

豬頭成天生道：「但……小的說出來了，小的就會沒命……」

搖頭獅子道：「你說出來，還可以有活命的機會，不說，現在就沒命了。」

「我說，我說。」豬頭成天生爲難的道：「小的也不知道他是誰，但小的知道他住的地方。」

「那好。」唐崇智道：「你起來，此刻就領咱們去。」

豬頭成天生戰戰兢兢的站起身來，唐崇智出手如風，一下點了他身上三處穴道，喝道：「走吧！」

聞人無咎問道：「他落腳之處，離這裡遠不遠？」

豬頭成天生忙道：「不遠、不遠，只有十來里路。」

他表現得太窩囊了，這和他平日爲人倒是很符合，但和唐崇智說的，卻完全不同。不過從他承認和知道這幕後主使人這一點看來，唐崇智倒是沒有說錯。好在他已經被點了幾處穴道，諒他也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搖頭獅子喝道：「你在前面領路。」

豬頭成天生倒是很合作，乖乖的走在前面，來至小天井，唐崇智舉手打了個暗號，清源大師、雲中岳等四人都飄身落地，接著守在四周屋面上的人，也紛紛飛掠而下。

豬頭成天生看得吐吐舌頭，笑道：「你們來了這許多人！」

搖頭獅子喝道：「少廢話，快走。」

「是，是。」豬頭成天生聳聳肩，走在前面，打開大門，大家魚貫走出藥舖，于文彬、闕小倩也率了二十名廣幫弟兄趕來。

當下由豬頭領路，穿行大街，一路朝蘇門山行去。到了山麓，他又折而向東。

他在衆人面前，裝作不會武功，腳下走得並不快，但十來里路，也不過片刻工夫，便已到了一處林木參天，背山而起的莊院前面。

此時已是月落參橫，天地晦暝，這座大莊院看去黑壓壓的似是佔地頗廣。

唐崇智問道：「此人就住在這裡嗎？」

豬頭成天生道：「是、是，他是這裡的主人。」

唐崇智道：「這莊院裡有多少人？」

豬頭成天生首：「好像很多，但都是些下人。」

唐崇智又道：「你平日是什麼時候來的？」

豬頭成天生道：「都是半夜裡。」

唐崇智又道：「是翻牆進去的嗎？」

「不！」豬頭成天生道：「是敲門進去的。」

唐崇智問道：「那是有暗號的了。」

豬頭成天生道：「是。」

唐崇智回頭道：「咱們人手也得分配一下，聞人老哥、單老哥、區老哥、雲老弟，咱們一起進去，成天生叫開門，大家出手要快，見人就先出手，制住他們穴道。清源大師和宗老哥、谷老哥，戴老哥作接應，宋長老、溫二哥和藍老弟兄妹、聞人老弟兄妹，配合于文彬、闕小倩帶來的廣幫兄弟，在莊院外佈下埋伏，不論莊院中出來什麼人，都得拿下。」

搖頭獅子笑道：「瞧不出唐老哥點兵派將，倒是井井有條，可惜咱們懷幫的人都沒有來。」

唐崇智道：「咱們人手已經夠了，懷幫有你龍頭來了，不是一樣嗎？」

聞人無咎道：「好了，現在各就各位，成天生，你可以去敲門了。」

唐崇智冷然道：「成天生，這是你的生死關頭，若是想耍什麼花樣，唐某先叫你粉身碎

骨。」

豬頭成天生打了一個冷噤，說道：「不會的，螻蟻尚且貪生，小的還不想死。」

唐崇智沉聲道：「你知道就好。」

這時宋志高、溫二先生等人和于文彬、關小倩率來的二十名廣幫弟兄首先退了下去，在四周陰暗之處隱蔽起來。

豬頭成天生戰戰兢兢的跨上石階，又走上幾步，舉手在門上叩了五下銅環。

此刻天色未明，四野寂靜，這銅環叩動之聲，可以傳出老遠。過沒多久，只聽裡面有人問道：「敲門的是什麼人？」

豬頭成天生道：「我是南風。」

裡面門閂啓動，大門呀然開啓。雲中岳搶先閃入，一指點了他穴道。

聞人無咎、唐崇智、單曉初、區古柏等人，押著豬頭成天生進入大門。

唐崇智喝道：「你在前面領路。」

豬頭成天生沒有再作聲，領著大家穿行天井，從左首長廊朝第二進進去。

清源大師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遠遠尾隨著過去。

這座莊院之中，除了看門的人已被制住，其餘的人敢情全在睡夢之中，因此大家深入到

第二進，還沒有人發覺，一路幾乎如入無人之境！

唐崇智悄聲問道：「他住在那裡！」

豬頭成天生道：「平常小的來見他，都是第二進的一間起居室中。」

搖頭獅子道：「平常你來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嗎？」

豬頭成天生道：「是，小的都在半夜子時來的，除了莊主，其餘的人很少看到。」

就在唐崇智等人走到第二進大天井中間，清源大師等四人也閃到了左首廊間。

突聽一陣腳步聲從大家身後傳來。

唐崇智等人迅速轉過身去，只見一名青衣人手提燈籠行了過來，躬身一禮道：「莊主聽說諸位大俠光臨寒莊，請諸位到前廳奉茶。」

眾人聽了一怔，看來這莊院的主人果然不簡單，但人家既然有請，自然不能再深入了。

唐崇智道：「好，請管家帶路。」

那青衣人躬身一禮，回身朝前面行去。

唐崇智等人既已挑明了，清源大師等四人也不用隱蔽行藏了，大家押著豬頭退出第二進，從長廊回出。

剛跨出迴廊，陡覺眼前大亮，原來第一進的大廳前面，業已挑起了八盞氣死風燈，照得

如同白晝。

青衣人把衆人領到大天井左首的一間廂房中落座，一面躬身道：「莊主正在更衣，諸位請在此小息。」

說完躬身退去。

這間廂房敢情平日也是會客用的，佈置極爲精緻，大家到了此時，也就大大方方的在廂房中落座，一名青衣漢子立時沏上了茗茶。

接著又有一名青衣人走入，朝大家抱抱拳道：「敝主人不知來的是那幾位貴賓，先要問問成掌櫃，請成掌櫃到廳上去。」

到了此地，豬頭成天生已並不重要。唐崇智點頭道：「你就去吧！」

豬頭連連應「是」，跟著那青衣人退出廂房。

過了不過盞茶工夫，又有一名青衣人在門口躬身道：「敝主人請諸位大俠到廳上敘話。」

唐崇智、豬頭成天生、清源大師等人一同站起，跨出廂房，不禁看得一呆，原來這一瞬，大廳前面左右兩邊，已經多了三十六個身穿甲冑，頭戴鋼盔，一手持盾一手持戟的彪形大漢，這一情形，倒像進入了皇宮大內！

最使大家感到震驚的，自己幾人就坐在大天井左側的廂房之中，這些人走到廳前，居然會不聞一絲腳步聲！

一行人由唐崇智、毒君聞人無咎、搖頭獅子單曉初三人領頭，那是因爲對方是一位用毒的高手，萬一對方乘人不備，施放奇毒，由三人可以擋他一擋。稍後是清源大師、區古柏、雲中岳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等。

大廳極爲深廣，此時早已燈火輝煌，照耀著畫棟雕樑，更顯得氣勢堂皇。中間一張高背大圈椅上，端坐著一個臉如淡金，身材高大的黃袍人。他身後站著四個身穿長袍的漢子，但每人穿的長袍顏色各異。

左右兩邊的下首，垂首侍立八名青衣人，那是專供使喚的下人了。

那黃袍人看到唐崇智等人走入，已經站起身來，洪笑一聲道：「諸位夤夜莅止，兄弟有失迎迓，甚是抱歉，快快請坐。」

此人舉手說話，自有一種威儀，大有王者之風。只是臉上神情冷漠，似是戴著面具。

在他左右兩旁，早已放好了十幾張繡披錦墊的太師椅，大家剛剛落座。

黃袍人一抬手道：「還有幾位嘉賓，留在外面，你們也去一併請來了。」

站在下首的八名青衣人中有人答應一聲，匆匆走出，一會工夫，宋志高、溫二先生、藍

文蔚兄妹、聞人俊兄妹、于文彬、關小倩都被請來了，魚貫走入。

黃袍人連連抬手道：「請坐，請坐。」

宋志高等人也一齊在椅上坐下。他好像算準了人數，兩旁排立的椅子，居然不多不少，正好讓大家坐下。

一旁青衣人端上茗茶。

唐崇智拱拱手道：「咱們夤夜造訪，還未請教尊駕大號如何稱呼？」

「哈哈！」黃袍人洪笑一聲道：「兄弟和諸位說起來並不陌生，尤其是唐老哥，咱們應該更熟了。」

唐崇智道：「閣下既是熟朋友，應該以眞面目相見，何用再戴面具？」

黃袍人呵呵一笑，點點頭道：「唐老哥說得也是。」

隨著話聲，果然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來。

他這一揭面具，看得在座衆人不由得陡然一震！

原來這位神秘的黃袍人赫然是方才替大家領路的達生堂生記藥舖掌櫃豬頭成天生。

他本來生得一張滿臉是肉的大圓臉，就是給他渾家姚姐兒一口一聲的叫著豬頭，把男人氣概都給叫光了，看去就猥猥瑣瑣，像個縮頭烏龜似的，聽著渾家支喚，所以平常也沒人去

注意他的相貌了。

此時換上了黃袍，高踞上首，堂下一呼百諾，氣概又是不同，一張黑中帶紫的臉上，面團團，濃眉大眼，鷹鼻闊口，看去和平日的豬頭，好像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但他卻明明就是豬頭成天生，一點也不假！

豬頭成天生眼看大家望著他怔住了，不覺得意一笑，說道：「諸位想不到吧？」

唐崇智沉哼一聲道：「果然是你！」

「不錯。」豬頭成天生笑道：「兄弟承蒙唐老哥不棄，還賜了一隻唐門的破鞋給兄弟。」

姚姐兒叫他「豬頭」而不名，他也替姚姐兒起了個外號叫做「唐門破鞋」，這叫來而不往非禮也。

唐崇智怒聲道：「姚姐兒是個好女孩，你不能污衊她。」

「哈咻！」豬頭成天生大笑一聲道：「好女孩才做得出好事來！」

說到這裡，舉手拍了兩掌，喝道：「把他們抬進來。」

他話聲甫落，廳外有人應了一聲，接著只見兩個青衣人扛著一大塊門板走了進來，門板上覆著一條棉被，裡面似乎有人，兩個青衣人把門板一直扛到豬頭成天生面前，才放到地上

，便自退下。

豬頭成天生一張黑而且圓的臉上已經佈滿了殺氣，沉哼一聲道：「唐崇智，這就是你的兩個好高足了。」

他右手呼的一聲朝地上劈去，一道掌風擊在地上，再由地上吹起，又是呼的一聲，把覆在門板上的錦被揭了開來。

他露的這一手，好像只是隨手而發，但在內力上卻拿捏得十分精確，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直看得在座的群雄心頭暗暗一震。

覆著的棉被被他掌風揭開，門板上赫然綑綁著一對赤條條一絲不掛的男女，男的三十來歲，皮膚白淨，是唐崇智的三弟子，也是侄兒唐玠人，女的秀髮如雲，眉目如畫正是又嬌又騷的姚姐兒。

他們兩個身子面對面合在一起，被手指還粗的麻繩綑得甚是紮實，這叫做「肉餛飩」，一般捉到奸夫奸婦，都是這樣綑法的。

這下，直看得藍文蘭、聞人鳳、關小倩三位姑娘家面紅耳赤，趕忙別過頭去。

唐崇智一張老臉也不禁紅了，怒聲道：「成天生，你這畜牲，姚姐兒那裡對不起你了，你不念夫妻之情，這般對待她？」

「夫妻之情？」豬頭成天生大笑道：「姚姐兒只是你唐崇智派來臥底的奸細，那是我成天生的老婆？她和你三弟子唐玠人偷偷摸摸的敘舊，幾時把我當她丈夫？」

說話之時，左手朝門板上的兩人拂去，這輕輕一拂，居然解開了兩人被制的穴道，喝道：「姚姐兒，妳師父來了，妳還不從實招來？」

姚姐兒雙目一睜，發現自己和三師哥綑在一起，也不由脹紅了臉，怒聲罵道：「豬頭，你這死烏龜，你要殺要剮，老娘都認了，你這樣對我，是出你成家的醜，老娘並不在乎！」

「哈哈，罵得好！」豬頭成天生現在倒反而毫不氣惱，大笑道：「賤人，妳想激怒我，給妳痛快？哈哈，我要妳一直看下去，看到反對我的人一個個，都會倒下去，那時，妳就會後悔不該聽妳師父的話，來做我奸細的，也更會後悔，不該背叛即將稱尊武林的丈夫，去戀姦昔日的師哥了。」

說到這裡，喝道：「來人，把他們抬下去，豎立到左邊牆壁下去。」

兩個青衣人答應一聲，果然扛起門板，走到左首壁下，把門板豎立了起來。

唐崇智看得目眥欲裂，要待發作。

豬頭成天生朝他搖手一笑道：「唐崇智，你們結夥而來，自然是有正經事來的了，別爲了兩個沒出息的門人，誤了正事，咱們現在就該談談正經的了。」

他轉身一指身後站著的四人，說道：「諸位來到毒皇府，兄弟應該先給諸位引見毒皇府的四位護駕將軍，待會萬一一言不和，動起手來，諸位至少對他們也有個認識了。」

接著朝那四人微微一笑道：「本座已經把面具取下來了，你們也不用再戴著面具了。」

大家都看到豬頭成天生身後站著的四人，身分似乎很特殊，好像是他的衛士，如今聽他說了出來，居然還是「護衛將軍」。

只見四人躬身應「是」，各自伸手從臉上揭下了面具。

這下看得衆人不禁又是一怔！第一個矮小中年人，正是雲中岳從地窟中把他救出來的，他自稱胡求福，是藥材商人，後來乘衆人不備，偷偷的走了，原來還是四個「護駕將軍」之首。

第二個是身穿一襲青衫的白面書生，看來不過三十出頭，手中搖著一把摺扇。

第三個身材高大，濃眉紫臉，年約五旬，腰佩一把闊劍。

第四個大家都認識，又矮又胖，竟是搖頭獅子視同心腹的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

這自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搖頭獅子單曉初更是瞪大雙目，幾乎不敢相信，但豬頭成天生，平日猥猥瑣瑣，你能相信他竟是這場禍亂之首嗎？事實就是如此，也不容你不相信了。

搖頭獅子怒笑一聲道：「吳福礎，原來你還是毒皇府的護駕將軍，單某眞是虧待你了。

」

吳福礎沒有說話，豬頭成天生笑道：「他在懷幫當一個藥行掌櫃，當然不如在雄霸天下武林的毒皇府擔任護駕將軍要好得多了。」

區古柏道：「成天生，你就是毒皇府的毒皇嗎？」

「這還用問？」豬頭成天生笑道：「成某一生下來就是毒皇了。」

毒君聞人無咎點點頭道：「昔日自稱毒皇的成金城，已有四十年不聞下落，也就是老夫的師伯，自從老夫出道江湖，他老人家就突然隱去，沒想到你竟是老夫師伯之子。」

豬頭成天生笑道：「這麼說，你我原是同門，那是願意歸降毒皇府了。」

聞人無咎嘿然道：「毒君之號，在武林中已經傳了七代，師伯成金城自以爲他是師祖的大弟子，必可繼承毒君名號，怎料師祖臨終前認爲他好高騖遠，繼承毒君，必將遺禍江湖，因而把毒君名號傳給了先師，成師伯失望之餘，心頭怒惱，又因師祖仙逝，無人能制，遂自號毒皇，表示他尚在毒君之上，這『毒皇』二字，只是他的僭號而已，老夫豈會歸降僭號之人？」

清源大師道：「成施主，你統領毒皇府，已是一呼百諾之人，何以要在泉會上迭使陰謀呢？」

「哈哈！」豬頭成天生大笑道：「這個老和尚就不知道了，泉會，是全國藥材集中之地，成某繼承毒皇府，所使奇毒，天下無人能解……」

搖頭獅子沒待他說下去，接著道：「只有黑梔子能解，所以你必須每年收購黑梔子。」

「哈哈！」豬頭成天生道：「收購，是每年都有人運貨來此，成某當然要收購他運來的黑梔子，但主要卻是收購這運貨之人。」

「收購運貨之人？」清源大師奇道：「那是爲什麼？」

豬頭成天生道：「五年來，成某已經收購了一二十名販運黑梔子的人，因爲他們知道黑梔子是從那裡採集來的，成某要他們去把產黑梔子的地方，連根一起剷除，天下沒有黑梔子，就沒有克制化解成某奇毒的東西了。」

清源大師道：「今年你沒找到販運黑梔子的人，所以要把拍賣藥材的人，全數劫持了去，囚禁地底石室，逐個偵查了。」

豬頭成天生大笑道：「老和尚，你說對了，嘿嘿，現在諸位也大概全明白了，咱們多說無益，諸位既然乘興而來，成某至少也應該讓你們死而無怨，好，諸位自己說吧，是不是想放手一搏？」

唐崇智大笑道：「成天生，你只有四個護駕將軍，口氣倒是不小！」

豬頭成天生道：「唐崇智，咱們不用多說廢話，主隨客便，你們要如何打法，成某悉聽尊便，讓你們盡力施爲，一直等到你們自知不敵爲止，這樣總夠公平了吧？」

衆人聽他說得如此有把握，心頭也止不住暗暗生疑，豬頭成天生除了使毒，還有什麼厲害人物支援他不成？

搖頭獅子沉喝道：「成天生，你看到咱們這裡有多少人嗎？」

豬頭成天生微微一笑道：「人多沒有用，好吧，你們來意，自然是要想除去我這毒皇的了，但你們想除去我，必須先除去我四位護駕將軍才行，你們不妨先跟四位將軍交交手看？」

他安坐在高背椅上，似是絲毫未把眼前群雄放在心上，他話聲甫落，那四位護駕將軍已分別從他左右走出。

毒君聞人無咎、唐崇智等人紛紛站起，退向左首。

唐崇智和毒君聞人無咎交換了一個眼色，意思是由他們二人監視豬頭成天生，一面以「傳音入密」朝搖頭獅子單曉初道：「單兄，這四個人由你負責，派人應戰，兄弟和聞人老哥、雲老弟監視成天生。」

一面又以「傳音入密」朝雲中岳道：「雲老弟，咱們監視成天生，先讓他們去剪除四個

護駕將軍。」

雲中岳點點頭。

搖頭獅子單曉初朝區古柏、清源大師、宋志高三人笑道：「四位護駕將軍既然有意賜教，區大哥、大師、宋長老，咱們先出手試試吧！」

區古柏掣出長劍，迎向四將軍之首的矮小中年人胡求福，清源大師使的是一支禪杖，迎向手搖摺扇的青衫中年文士。宋志高是丐幫長老，使的是一支鑌鐵棍，迎向手持闊劍的紫臉漢子。

搖頭獅子單曉初長劍一擺，滿臉鐵青迎向吳福礎，沉笑道：「想不到單某一手提攜出來，視作心腹的同門師弟，結果卻是吃裡扒外，勾結外人，單某今天不把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牲劈了，誓不為人。」

揮手一劍，朝吳福礎劈了過去。

吳福礎使的是一柄闊劍，他避開搖頭獅子一劍，圓臉綻起笑容，說道：「師兄何必動這大的氣，你身中奇毒，是氣不得的。」

搖頭獅子也不和他說明，大喝道：「單某縱然毒發而死，也非劈了你不可！」

又是一劍直劈過去。

吳福礎道：「師兄劍法神妙，如此相逼，小弟也只好出手了。」闊劍就隨著出手。

這四對人，就在大廳上動了手，一場激烈的搏鬥，隨著展開。

豬頭成天生端坐在上首椅上，顧盼自雄，生似沒把眼前的搏鬥看在眼裡。

雲中岳自從進入大廳，四位護駕將軍取下面具之後，他一直在注意著那個青衫文士，如今他目光也一直沒離開過青衫文士，似是要從他施展的武功上，看出他的門派路數來。

那青衫文士使的只是一柄尺八長的白紙摺扇，而他的對手清源大師使的卻是一支勢道沉重的鑌鐵禪杖，兩件兵刃輕重簡直不成比例；但青衫文士的摺扇，卻使得揮洒自如，任憑你清源大師把一套「降龍伏虎杖法」使得勁風如濤，記記重逾千鈞，他依然從容應付，有時劃出的一道扇光，還把清源大師逼得後退不迭！

清源大師是少林寺方丈善源大師的師弟，修為功深，一連兩次被青衫文士摺扇逼退，老和尚心頭止不住火發，口中沉喝一聲，虎地跨上一步，禪杖挑處，有如風起雲從，剎那間，泛起十八條杖影，有如十八條龍，籠罩了一丈方圓，把青衫文士裹在一片如山杖影之中。

青衫文士猛吃一驚，突然口中發出龍吟般一聲清嘯，一道人形忽然騰空而起，脫出杖影，身在半空中一個迴旋，摺扇倏地劃起一道扇面般的白光，清源大師當頭罩落！

雲中岳看到這裡，心中暗叫一聲：「果然是他。」

雙足一點，去勢快若流星，在半空中掣出長劍，朝青衫文士劃出的扇光截去。

只聽大廳上空，響起急驟的三聲金鐵交鳴，青衫文士身形左迴，雲中岳身子向右迴飛，這不過一瞬間事，兩人又在空中相遇，青衫文士扇影飛洒，雲中岳手中長劍劍光連閃，緊接著又是「噹」「噹」「噹」三聲劍扇交鳴，兩道人影同時落到地上。

青衫文士目芒迸射，直注雲中岳喝道：「你是什麼人？」

雲中岳抱拳一禮，說道：「小弟雲中岳，拜見凌師兄。」

青衫文士怔怔的道：「你……」

雲中岳道：「小弟是奉師尊之命，找師兄來的，師尊曾說凌師兄迷途未還，應該知返。」

說到這裡，從懷中取出一片朱紅竹片，脫手飛了過去。

青衫文士伸手接住竹片，怔立半晌，突然一語不發騰身朝外飛去。

豬頭成天生坐在上首，距離較遠，聽不見兩人說的話，此刻看到青衫文士忽然朝廳外飛去，抬手一指喝道：「凌將軍快回來，你要到那裡去？」

青衫文士堪堪飛出大廳，突然一個倒栽蔥，跌墜下來，雙腳一軟，幾乎站立不穩。

雲中岳看他已經飛出大廳，忽然間無故栽了下來，不覺大吃一驚，急忙一晃雙肩，追出

大廳，問道：「凌兄怎麼了？」

豬頭成天生坐在上首，冷冷的道：「凌兄可是想背叛我而去嗎？」

青衫文士神情痛苦的把手中朱紅竹片，遞還給雲中岳，說道：「小師弟，愚兄體內中他毒符，不出百步，必死無疑，師尊縱有原諒愚兄之心，愚兄也不能回山去了，請師弟把朱竹令帶回去呈繳師尊吧！」

雲中岳道：「凌師兄，小弟身邊有專解奇毒的丹藥，你服三顆試試看？」

青衫文士道：「不成，毒皇所賜毒符，奇毒入骨，無藥可解。」

雲中岳道：「我們有許多人都是中了他的奇毒，服藥之後好的，師兄何妨試試？」

他怕豬頭成天生看到，迅快取出藥瓶，傾了三顆「解迷化毒丹」，一下塞到他手中。

青衫文士不忍拂逆小師弟的好意，果然很快就吞了下去。

豬頭成天生自然不是簡單的人，眼看青衫文士和雲中岳低聲說話，心頭不禁犯疑，坐著的人呼的一聲平空直飛而來，陰笑道：「雲中岳，你一再破壞毒皇府行事，已是死不可赦，你到了毒皇府，還想說服我手下護駕將軍叛我而去嗎？」

他這筆直飛來，不但奇快無比，而且也在平飛之時，隨口說話，話到人到，揮手一掌劈了過來。

雲中岳豈會把他放在心裡，舉手一掌迎擊出去。

兩股掌力乍然一接，雲中岳但覺對方掌力之強，竟然還在搖頭獅子和毒君聞人無咎之上，身不由己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豬頭成天生喝道：「倒下！」

豬頭成天生的突然平飛而出，連監視他的毒君聞人無咎和唐崇智兩人，都猝不及防，直等他和雲中岳硬對了一掌之後，兩人才同時跟著從廳門掠出。

雲中岳做夢也沒想到豬頭成天生的掌力會有如此強勁，豬頭成天生也瞪著兩眼流露出不信之色。

原來他在這一掌上，已經施展了無人能解的奇毒，但雲中岳卻並未倒下去。

「哈哈！」豬頭成天生大笑一聲道：「原來黑梔子果然被你小子捷足先得了，無怪你們敢來毒皇府撒野了。」

說話聲中，人已欺到了雲中岳身前，左掌一探，劈了過去，他動作如風，快到令人目不暇接。

雲中岳看他欺來，同樣推出左掌，硬接一掌。

這回他運起了「縱鶴功」，以為可以把豬頭震飛出去，那知雙掌接實，發出蓬然一聲大

震，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忽然間寒芒一閃，聞人無咎一支烏黑的長劍朝豬頭成天生刺到。

豬頭成天生既是毒皇的兒子，自然認得天毒劍，他也的確有過人的武功，被震後退的身子忽然斜滑出去，疾退五尺。

唐崇智也掣出了他很少使用的唐門七絕毒劍，沉笑道：「姓成的，今天咱們誅殺的是毒害武林的敗類，用不著和你講江湖規矩了。」

藍芒飛洒，攻出一劍。

豬頭成天生目中透出冷厲的殺機，右手一翻，從他大袖中取出一柄寒光耀目的短劍，那劍上光芒，隱含著一種無法形容的色彩，顯然也淬過奇毒，厲笑道：「你們再多幾個人上來，毒皇也不在乎。」

雲中岳和他連對兩掌，都沒有佔到一點便宜，心知這一向深藏不露以豬頭自居的成天生，確是一個從未遇見過的強敵，當下也摘下長劍，施展「龍形身法」，長劍連揮，一連刺出四劍，身如龍形，劍如龍飛，這四劍快速絕倫，劍劍都指向成天生的要害。

豬頭成天生目光轉動，喝道：「好劍法！」

手中短劍左右上下連連撥動，將雲中岳的四劍盡撥蕩開去。

毒君聞人無咎嘿了一聲，四尺長的黑劍有如靈蛇亂閃，攻到左首，唐崇智七絕毒劍嘶嘶兩聲，攻到了右側。

豬頭成天生暴怒之下，身形疾退半步，短劍「嗒」的一聲，黏住了毒君四尺長劍，順勢朝右送出。

毒君一驚，急忙收劍後躍，唐崇智也因毒君長劍朝自己刺來，急忙躍退。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時間的事，雲中岳被他蕩開四劍，足走「之」字龍形步，長劍又刷刷刺出，毒君和唐崇智兩柄毒劍也及時夾擊過來。

這三人在當今武林中，可以說是三位頂尖高手了，三支長劍聯手合擊，就算千軍萬馬，也可如入無人之境，但豬頭成天生一柄短劍不過兩尺來長，在三人中間直來直往，行動如電，竟是誰也奈何他不得。

這時原在廳上的溫二先生、藍文蔚、藍文蘭、聞人俊、聞人鳳、關小倩等人都趕了出來。只留下于文彬和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四人，監視著廳上的戰況。

藍文蔚回頭道：「妹子，妳站在這裡，愚兄去助雲兄一臂之力。」「鏘」的一聲掣出了雲南藍家天藍劍。

聞人俊也道：「兄弟也去。」

兩人隨著撲上，一道藍光，一道青光同時投入戰圈。

這一來，變成以五鬥一的局面，那知兩人堪堪加入戰圈，動手還沒兩招，陡聽「噹」「噹」兩聲，緊接著響起聞人俊和藍文蔚兩人驚啊之聲，一藍一青兩柄長劍被震脫手，兩人同時一個觔斗從戰場中翻出來，兩人右肩同時冒出黑血。

藍文蘭、聞人鳳看到大哥負傷，急忙迎了上去。

毒君因兒子負傷，略爲分神，也被成天生一招逼退了兩步。

豬頭成天生精神不由一振，口中發出一聲厲笑，又把唐崇智逼得連連後退，他短劍陡然一緊，轉身朝雲中岳猛力攻刺過去。

清源大師本來和青衫文士捉對斷殺，後來被雲中岳以「雲龍三折」身法，接了過去，兩人在半空中比劃了幾招，落到地上，才知那青衫文士竟是雲中岳的師兄，豬頭成天生飛身出之時，他也隨著出去，眼看青衫文士服了雲中岳的解藥，忽然就在前廳走廊上盤膝坐下，這時雲中岳已和成天生動上了手，老和尚就手持禪杖，站在青衫文士不遠之處，算是替他護法。

此刻突見聞人俊、藍文蔚中了成天生的毒劍，聞人無咎和唐崇智又被他逼退，心頭猛然一凜，急忙雙足一點，揮動禪杖撲了上來。

聞人無咎和唐崇智一退即進，兩柄長劍同時攻到。雲中岳也長劍揮舞，把「龍形三十六劍」源源使出。

豬頭成天生僅以一柄短劍周旋於四大高手之間，依然兀無敗象。

但此時大廳上卻接連傳出了兩聲慘嗥！

原來大廳上區古柏和那自稱「胡求福」的矮小中年人捉對廝殺，胡求福手上是一對判官筆，使得神出鬼沒，又穩又狠，專點敵人三十六大穴，飄洒如風。

區古柏一柄長劍，使得大開大闔，劍風呼嘯，也十分凌厲；但對方身材矮小，靈活非凡。兩人激戰了一百多合，兀自打得個難分難解！

區古柏心頭又怒又急，陡地長劍一緊，劍光閃電般擊出，一劍快過一劍，胡求福被逼得連退了數步。

于文彬手執長劍，眼看兩人纏鬥多時，依然不分勝負，幾次要上去加入戰圈，此時乍見胡求福往後退來，這機會豈肯錯過，抖手一劍，朝他後心刺去。等到胡求福發現身後銳利金風直刺過去，再待閃避，已是不及，于文彬的長劍已經穿心透過，數寸劍尖露出胸膛，心頭一驚，口中發出驚駭的尖叫，被于文彬一腳踢倒地上，抽出長劍，便已氣絕。

搖頭獅子和吳福礎也激戰多時，雖然略佔上風，但兩人是同門師兄弟，你有多少絕招，

兩人心裡都清清楚楚，是以打來打去，兀自無法得手。

于文彬一劍刺殺胡求福，口中大笑一聲道：「三位掌門人還等什麼？咱們收拾了這個賊人，就可以出去生擒豬頭成天生了，大家上呀！」

喝聲中長劍一挺，朝吳福礎撲去。

區古柏道：「對，咱們先劈了這兩個剩下的賊黨，去找自稱毒皇的豬頭去。」

隨著喝聲，舉劍朝正在和宋志高纏鬥的紫臉漢子攻去。

站在一旁監視戰況的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三人今晚始終沒有出過手，正感到無聊，聽了區古柏和于文彬兩人的話，立即紛紛撲入戰圈。

吳福礎本來已落下了風，這下加入了一個于文彬，立時被逼得手忙腳亂，正好宗大德撲過來，人如旋風，一掌擊在他右肩之上。

吳福礎但覺右肩骨痛如裂，口中堪堪「啊」了一聲，搖頭獅子一招「直劈華山」，劍光一閃，劈去了他半個腦袋，于文彬也在同時一劍刺進他右肋，一個人早已了帳。

宋志高的「打狗棒法」，和那紫臉漢子的闊劍，也一直相持不下，區古柏大喝一聲，一劍劈到，谷長庚和戴崑山也同時掠來，王屋雷雨，拳風如搗，析城風雷，掌勢如濤。

紫臉漢子縱然武功高強，也抵不住人多，前胸、後肩，各自中了谷長庚一掌和戴崑山的

一掌。宋志高及時一招「老樹盤根」，鐵棍橫掃過去，「咯」「咯」兩聲，雙膝立被掃斷，區古柏又補上了一劍。

大廳上三位「護駕將軍」，都爲毒皇壯烈捐軀。

搖頭獅子劈了吳福礎，心頭更是仇怨交集，口中厲笑一聲洪喝道：「豬頭成天生，現在該你納命了！」當先仗劍衝了出去。

區古柏跟在他身後大笑道：「對，咱們若是不能活捉豬頭，就該把他亂劍分屍！」

他們兩人身後，還有宋志高、于文彬、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一個個如猛虎出閘，衝出大廳，朝豬頭成天生包圍上去。

豬頭成天生以一柄不到兩尺長的短劍，力戰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雲中岳四人，了無懼色，也了無遜色，此時驟睹搖頭獅子等人紛紛趕來，心知要糟，雙足一頓，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往上直衝而起。

雲中岳大喝一聲：「那裡走？」

跟蹤拔起，揮劍追擊過去。

豬頭成天生厲笑一聲：「小子找死！」右手一抬，打出一蓬彩煙。

唐崇智大聲叫道：「雲老弟快快閉住呼吸。」

雲中岳自然知道他自稱毒皇，這蓬彩煙自是天下最厲害的毒煙了，早就閉住呼吸，身子一偏，使出「雲龍三折」迴翔身法斜飛開去。

那知豬頭成天生恨透了雲中岳，右手打出一蓬彩煙，左手悄無聲息的打出一把毒針。

雲中岳堪堪斜飛出去，再待迴翔撲去，突覺身上一痳，好像有數十點細針扎上身子，一個人登時一個觔斗從空中跌了下來。

這時但見另一個人影快若流星，凌空直上，到了成天生頭上，忽然一個盤旋，一道白光像匹練般飛出。

豬頭成天生不會「雲龍三折」身法，他只是憑著一口眞氣，飛身直上，左手打出一蓬毒粉，右手打出一蓬毒針，就身形一偏，朝南首劃空飛去，那道急襲過去的白光，「拍」的一聲，正好擊在他背上。

成天生大叫一聲，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往下垂直落去。

他飛身脫出衆人合圍的戰圈之際，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單曉初、區古柏等人立時紛紛散開，有的縱身上屋，有的掠上圍牆，反正人總是人，不是飛鳥，你飛得再高，也會落下來的。

如今豬頭眞的從半空中翻著觔斗掉落下來，清源大師、聞人無咎、唐崇智、搖頭獅子、

區古柏、宋志高、宗大德、谷長庚、戴崑山、于文彬等人又紛紛從屋面，圍牆等處飛撲而下，把豬頭成天生圍在中間。

只有聞人俊、聞人鳳、藍文蔚、藍文蘭和關小倩幾人，圍著從空中跌落下來的雲中岳，藍文蘭抱著雙目緊閉昏迷不醒的雲大哥，直是流淚，聞人鳳也眼淚汪汪的望著雲大哥低聲哭泣。大家都惶惶然沒了主意。

溫二先生攢著眉道：「雲老弟服過『解迷化毒丹』，毒皇的奇毒，明明對他一點也不發生效力，怎麼還會昏迷不醒的呢，你們且莫傷心，雲老弟不是英年夭折之相，決然無礙，且讓老夫仔細看看。」

豬頭成天生落到地上，已經傷得很重，落地之後還想再一躍而起，那知這一運氣，但覺脊樑劇痛，原來脊骨已斷，口中悶哼一聲，又砰的一聲跌坐下去，廢然道：「我早知黑梔子會剋制我的奇毒，五年來一直要把它連根剷除，今日之敗，我還是敗在黑梔子上的，憑你們這些人，是無法奈何我的，這是天亡我了。」

這時從半空中翻然飛落一個人來，大家都認得他正是毒皇四大護駕將軍之一的青衫文士。

他目光凝注著豬頭成天生，徐徐說道：「在下五年前泉會之期，來到百泉鎮，借宿達生

堂藥舖，忽然身罹大病，蒙你夫婦百般照料，今日想來，在下那場大病，也是你姓成的一手造成的了，在下還感你救命大恩，一直對你忠心耿耿，直至方才我看到恩師令諭，要趕回山去，你才露出猙獰面目，原來早在我身上下了奇毒，隨時都可以置我於死地，在下居然被你僞善面目，蒙蔽欺騙了五年之久……」

豬頭成天生望著他道：「你身上之毒，是誰給你解的？你不可能在匆忙之間，去煎服黑梔子湯的……」

聞人無咎道：「你不是也在老夫和單兄身上下了奇毒嗎？咱們也沒煎服黑梔子湯，如何會解了毒？」

豬頭成天生道：「這不可能，天下除了黑梔子，沒人能解毒皇之毒……」

溫二先生站在遠處接口道：「他們都是我溫老二配製的『百草丹』解的毒，你不相信也沒用，咱們一進大廳，你就不只一次，暗施奇毒，都沒有成功，黑梔子本身奇毒無比，除了先中你毒皇之毒，才可煎服，兩毒相剋，方能抵消，沒有中毒的人，豈能預服？」

豬頭成天生聽得仰天大笑一聲，道：「百草丹可解毒皇之毒，所以我失敗了……」

他笑聲比哭還難聽，說到最後，他身上突然裊裊冒出彩煙，豬頭成天生一個人慢慢的在彩煙中消失。

大家看得相顧愕然，他是以毒自戕了，圍著他的人雖然都知道自己服過「解迷化毒丹」，不畏毒皇之毒，還是紛紛後退。

溫老二大聲叫道：「聞人老哥、唐老哥，你們快過來看看，雲老弟到底如何？」

大家給他一嚷，紛紛圍了上去，聞人無咎道：「服過你老哥『解迷化毒丹』的人，應該不會中毒了，方才小兒和藍老弟都被成天生毒劍刺中，只流一回黑血，終於無恙，雲老弟怎會昏迷不醒的呢？」

溫老二道：「這就是兄弟無法解開的結了，只有請二位老哥仔細看看了。」

聞人鳳滿臉淚水一下跪了下去，咽聲道：「爹，你一定要救救雲大哥……」

聞人無咎點頭道：「妳起來，這還用說嗎？」

唐崇智走近藍文蘭身邊，用手翻起雲中岳的眼皮，仔細的看看了，說道：「雲老弟並未中毒……」

忽然他目光看到雲中岳衣衫上有許多極細小孔，他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名聞全國，口中突然「哦」了一聲。

聞人無咎正在察看雲中岳的指甲，聽到他哦聲，立即抬目道：「唐兄看出什麼來了？」

唐崇智大笑一聲，朝藍文蘭道：「藍姑娘，妳把雲老弟放下來，讓他平躺了。」

藍文蘭一臉掛著眼淚，問道：「他……還有救嗎？」

唐崇智大笑道：「不出一盞茶的工夫，唐伯伯保證還妳一個生龍活虎的雲大哥。」

藍文蘭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就把雲中岳放在地上。

唐崇智從懷中取出一塊黑黝黝的磁鐵，一面默默運功，在雲中岳身上吸距寸許，緩緩的移動，不多一會，那些毒針被他從雲中岳的身上吸了出來，一塊磁鐵上牛毛般細針，愈吸愈多，他仔細的重複吸了幾遍，才把雲中岳體內毒針吸盡，一面搖著頭道：「這姓成的當眞厲害，若非雲老弟服過解毒丹，一支毒針就可以要一個武林高手的性命。」

他剛直起身，雲中岳也倏地睜開眼來。

藍文蘭、聞人鳳同時驚喜的叫出聲來：「雲大哥，你沒事了！」

兩位姑娘在衆人面前也顧不得羞恥，一左一右扶著雲中岳坐起。

關小倩看到兩位姑娘對雲中岳如此親切，她偷偷擦乾淚水，也悄悄的退了幾步，心中忖道：「只要雲大哥好了就好。」

雲中岳站起身來，目光一掠，師兄已經走了，他到百泉鎮來的任務已了。

同時自稱毒皇的豬頭成天生已死，陰謀也揭露了，本書故事，也到此結束。但一年一次的盛會——泉會，依然在百泉鎮上如期舉行，一直到了民國，仍然熱鬧如故，讀者諸君等我

們國土重光，不妨去百泉鎮一遊，那是一個值得去觀光的地方。

——全書完——

時空系列－*霍小玉傳奇*

C01 水雲深處　晏苓　著　160元
C02 微雨燕雙飛　晏苓　著　160元
C03 今宵酒冷　晏苓　著　160元
C04 縹渺孤鴻影　晏苓　著　160元
C05 泣血殘紅　晏苓　著　160元

靈幻系列－*「浪子高達」傳奇故事*

B01 微晶之秘　倪匡　著　160元
B02 蛇王石　倪匡　著　160元
B03 貴妃重生　倪匡　著　160元
B04 恐怖之旅　倪匡　著　160元
B05 神童　倪匡　著　160元
B06 速成人　倪匡　著　160元
B07 魚面妖姬　倪匡　著　160元
B08 撒旦的誘惑　倪匡　著　160元
B09 幽浮再現　倪匡　著　160元
B10 賭鬼難纏　倪匡　著　160元
B11 網路倩魂　倪匡　著　160元

奇幻新系－*新木蘭花傳奇*

D01 流星曳擊　李涼　著　180元
D02 失落的秦俑　李涼　著　180元
D03 蠟像驚魂　李涼　著　180元
D04 熊貓特使　李涼　著　180元
D05 鸚鵡秘圖　李涼　著　180元
D06 黯月狼嚎　李涼　著　180元
D07 古墓玄機　李涼　著　180元
D08 香吻斷魂　李涼　著　180元
D09 邪教巫師　黃容　著　160元
D10 賭城喋血　黃容　著　160元
D11 冰海沉冤　黃容　著　160元
D12 盜皇冠　黃容　著　160元

科幻系列

E01 木星情劫　展蔚　著　160元
E02 運氣燈神　展蔚　著　160元
E03 靈山祝由　展蔚　著　160元

東方玉　武俠大系(25K)

Z01 神劍金釵　共三冊　540元
Z02 雙玉虹　共三冊　540元
Z03 雙龍堡
(北山驚龍)　共三冊　540元
Z04 折花令　共四冊　720元
Z05 一劍小天下　共四冊　720元
Z06 毒劍劫　共四冊　720元
Z07 金笛玉芙蓉　共三冊　540元

憶文　典藏武俠(25K)

V01 魔面情俠(疤面人)　八冊 1440元

司馬翎　武俠推理(32K)

Y01 名捕沈神通傳奇共 十冊　1400元
Y02 白刃紅粧　八冊　1200元

古龍　武俠大系(32K)

X01 彩環曲　共三冊　450元
X02 護花鈴　共六冊　900元
X03 風雲男兒　共四冊　600元

司馬紫煙　玄幻武俠(32K)

W01 風雲奇俠錄　十冊　1500元
W02 孤劍行　八冊　1200元

李莫野　歡樂武俠(32K)

U01天才混混

李涼　輕鬆武俠(25K)

1.神賭綠小千 (正續)　六冊 1080元
2.酒狂任小賭　四冊 720元
3.快樂強盜　三冊 500元
4.淘氣世家 (正續)　六冊 1080元
5.江湖一擔皮 (正續)　六冊 1080元
6.夜遊神孫小毛　四冊 720元
7.天才混混 (正續)　六冊 1080元
9.霸氣江湖　四冊 720元
10.我是龍頭　三冊 540元
11.花心杜小帥 (正續)　八冊 1440元
12.妙賊丁小勾 (正續)　六冊 1080元
13.會醉才會贏　四冊 720元
14.歪歪小馬哥 (正續)　六冊 1080元
16.劍嘯西風寒　四冊 720元
17.天才小痴　三冊 540元
18.矛盾天師 (正續)　六冊 1080元
19.大俠任仔龜　四冊 720元
20.胖帥洪金寶　四冊 720元
21.狂俠南宮鷹 (正續)　六冊 1080元
22.女捕頭故事　七冊 1260元
23.賭混鬥賭棍　四冊 720元
25.邊塞瘋情錄 (正續)　六冊 1080元
26.原野瘋情盟 (正續)　六冊 1080元
30.新蜀山劍俠　十二冊 2160元
31.江湖急救站 (正續)　六冊 1080元
32.又見探花郎 (正)　四冊 720元
33.又見探花郎 (續)　四冊 720元
34.江湖風神幫　四冊 720元
35.陸小鳳新傳　六冊 1080元
36.七星龍王　四冊 720元
37.憤怒小馬　六冊 1080元
38.暗器高手　六冊 1080元
40.龍行江湖　四冊 720元

泉會俠蹤（下冊）

作　　者：東方玉
出 版 者：皇佳出版社
聯絡地址：台北市同安街28巷9弄1-3號1樓
電　　話：(02)2367-2288
傳　　真：(02)2368-1707
發 行 人：趙芷君
負 責 人：趙震中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4854
承 印 廠：本社特約印刷廠
郵政劃撥：0158130-9　趙震中 收
初版日期：民國87年5月
定　　價：新台幣180元
國際書碼：ISBN 957-541-497-7

雲中岳　武俠

書名	冊數	定價
1.血劍蘭心	三冊	540元
2.劍海清濤	三冊	540元
3.劍嘯荒原	四冊	720元
4.大地龍騰	三冊	540元
5.劍海騰龍	三冊	540元
6.幻劍情花	三冊	540元
7.情鎖巫山	三冊	540元
8.劍影寒	四冊	720元
9.霸海風雲	四冊	720元
10.古劍殲情記	四冊	720元
11.鋒鏑情潮	四冊	720元
12.匣劍凝霜	三冊	540元
13.秘笥飛虹	三冊	540元
14.鐵膽蘭心	三冊	540元
15.比翼情鴦	三冊	540元
16.亡命之歌	四冊	720元
17.血漢妖狐	四冊	720元
18.八荒龍蛇	三冊	540元
19.四海遊騎	三冊	540元
20.絕代梟雄	四冊	720元
21.情劍京華	四冊	720元
23.古瑟哀絃	三冊	540元
24.莫仇兒女	二冊	360元
25.鹿苑書劍	二冊	360元
26.珠簾銀燭	三冊	540元
28.劍壘情關	四冊	720元
29.故劍情深	三冊	540元
30.火鳳凰	三冊	540元
31.邪神傳	四冊	720元
32.莽野龍翔	四冊	720元
33.草原奇人	四冊	720元
34.江漢屠龍	四冊	720元
36.天涯江湖客	四冊	720元
37.亡魂客	二冊	360元
38.逸凰引鳳	三冊	540元
39.青鋒驚雷	四冊	720元
40.魔火情燄	四冊	720元
41.強龍過江	四冊	720元
42.風雲錄	四冊	720元
43.冷劍飛鷹	四冊	720元
44.湖漢群英	四冊	720元
49.紅塵碧玉	二冊	360元
51.霹靂刀劍情	三冊	360元
53.京華魅影	四冊	720元
60.虎嘯金陵	四冊	720元
64.草莽英雄	四冊	720元
66.猛龍威鳳	四冊	720元
67.矯燕雄鷹	四冊	720元
68.霹靂天網	四冊	720元
69.武林情仇	四冊	720元
70.刀氣撼春情	四冊	720元
71.魅影魔蹤	四冊	720元
72.鋒刃綺情	四冊	720元
73.劍影迷蹤	四冊	720元

東方玉武俠大系